

关于真理与爱的大讨论

01.

五条悟按照公告里的地址找到了社团活动地点，是二楼露天的食堂。他到的时候已经距离规定的时间迟了二十多分钟，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又看了看远处已经坐好的一堆人，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样子。他啧了一声，还是走了过去。

第一个看到他后站起来的人是电影研习社的社长，是个大二的学姐，一头染得不错的金发，就是发根没来得及补染，实在不太好看。她看到五条悟走过来就忙热情地招呼他到一边坐下。五条悟不着痕迹地皱皱眉，点了点头，没对自己的迟到有任何解释，长腿一迈，坐在了最左边的位置，还故意和他右边的人空出一个座位，刚一落座就靠着椅背，翘起二郎腿，掏出手机看了起来。

他的突然加入让本来活跃的社团气氛冷了一瞬，不过社长立马重新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刚刚的话题上，她正在让新加入的成员逐一进行自我介绍。

因为是电影研习社新加入的社员互相之间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桌上提前摆了不少零食和甜品。五条悟来得比较晚，其他人已经拆了一些包装吃了一部分了，只有他正对着的桌面空落落的。五条悟对此不甚在意，他本来就对所谓的社团活动性质缺缺。之所以报名这个社团，不过是学校要求大一新生至少要有一项课外社团活动。他才在数不清的麻烦社团中挑了一个看起来事最少的，至少社长当时是如此推销的。

他没有通过社团活动结识任何人的打算，他还惦记着在电脑上存档的游戏，估摸着自己最多再多坐半个小时，之后就马上开溜。

只是余光瞥见一只手突然把一个草莓蛋糕推到他面前，五条悟愣了愣，第一次把目光从手机上移开，注意到他对面坐着的这位男同学。

“同学，这都是社团活动免费提供的零食。你来得晚，蛋糕刚刚他们都快分完了，这里还有一块草莓蛋糕，你看你需要吗？”

五条悟看了看面前工工整整切好的一小块草莓蛋糕，又看了看对面的热心男同学，他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对面坐了个人，这人存在感也太低了吧，五条悟心里有些无语。黑色的长发，黑色的卫衣，东亚人的长相，本来就已经是夜晚了，他整个人更像是要融进黑夜了。还有那双笑咪咪的狐狸眼，看起来就不像个什么好人，五条悟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你刘海好怪。”

对面男同学本来一脸温和的笑意被五条悟突如其来的话语弄得僵硬了两秒钟，随即又恢复正常，还把塑料叉子放在蛋糕旁边，接着便没有和五条悟再搭话。

他们边上的一点小摩擦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五条悟倒是心态良好地真的吃起了蛋糕，吃到一半突然听到社长喊自己的名字，他抬起头来，才知道原来自我介绍轮到自己了。

本来还想夸这个蛋糕选的不错，还准备问问是在哪家甜品店买的，结果突然被打断，这让他心情有些不爽。五条悟抬起头来环视了周围神色各异的同学们一眼，随随便便介绍了两句：“我叫五

条悟，我来自日本。好了，我的介绍完了，下一个是谁？下一个？嗯？没有下一个了吗？好的，那么本次的活动就到此结束吧。”

他说完，正准备端起吃到一半的草莓蛋糕站起来，小腿就突然被对面的男同学踢上一脚。

五条悟吃痛之余大为震惊，他满脸不可置信地盯着踢他的罪魁祸首。这个家伙怎么回事，刚刚还好声好气和自己说话还给自己小蛋糕吃，怎么突然间就打人了！

还没等他发作，就看见对面男同学用口型对他说：好好坐下，不能这么没礼貌。

五条悟一下子更生气了，你是谁？你管我有没有礼貌，家里面那些老橘子一个都不敢管我。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哈哈，五条同学真是幽默。”社长趁五条悟发愣的片刻迅速抢过话头，当时是自己费尽口舌把他招进来的，之后还借由进电影社里可以认识帅哥，又招揽了几个新的女同学。没想到五条悟实在是个不顾任何人面子的刺头，她一边在心里默默擦汗，一边暗自发誓再也不以貌取人。拉人进社团前一定要提前考察这个人的好相处程度。

不过社团里被五条悟外貌吸引的女生还真不缺，不等社长另外找话题，和五条悟中间隔着一个空座，坐五条悟旁边那个女生就主动向他搭话：“五条也是日本人吗？”

五条悟嘴上笑着回答：“对的哦。”餐桌下却狠狠地报复性地踢了对面男同学一脚，看着男同学面上的笑容又僵硬了两秒，心里很是得意。

“完全不像呢。”旁边的女同学继续说。

“哈哈，很多人都这么说。”对面的男同学没他表面上那么沉得住气，又想要朝五条悟踢回来，但被五条悟提前预判到躲了过去。那位男同学显然更加生气了，眉间快皱成一个川字，五条悟倒越看越开心。

“是混血吗？”那位女同学又问。

五条悟发觉对方还在执着于问自己的信息，有些不耐烦，更不想解释，每次遇到他的外貌和种族的问题，解释起来都会很麻烦，而五条悟最怕的就是麻烦。于是他索性点点头，就让他们以为是混血吧。

女同学也察觉到五条悟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转而抛向在场的另一位同学。她看向五条悟对面，正和五条悟在桌下进行一些“友好”交流的男同学，问到：“对了，夏油也是日本人吧。”

“对。”夏油杰侧过脸看着提出问题的人，笑容真诚地点点头。

“夏油？”五条悟这才第一次得知对面这位，时而对自己好时而对自己坏的家伙的名字。好像知道这位男同学的名字，就获取了多大的胜利一样，一脸自得地念着对方的名字，挑了挑眉。

坐夏油旁边的男同学突然一拍桌面：“夏油杰（Getou Suguru），五条悟（Gojo Satoru），天啊，你们的名字真像啊，不仅发音奇怪音节还一模一样，你们日本人的名字都是这种的吗？”

夏油杰笑了两声，不置可否。

五条悟切了一声，心里有些不满，谁要和他名字像啊。

“不要一口一个你们日本人，朱利安，这可是种族歧视。”一旁的女生打趣道。

“啊，这也算种族歧视吗？对不起对不起，我就随口一说，老天，我真的发誓，我妈妈是黑人，我爷爷是西班牙裔，我绝对不可能是种族歧视分子的。”男生有些慌张，就差举起双手大喊饶命了。

这个小插曲惹得众人欢快地笑了起来，不过一旁的五条悟和夏油杰还是在互相干瞪眼。

只有社长隐隐察觉出两人之间不太融洽的气氛，抢先说道：“对了，夏油刚刚不是还在说想找人合租吗？五条现在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啊，找…”他说到一半瞥了夏油杰一眼，对方察觉到他的视线迅速别开脸，就是这样越烦他的人，五条悟越想变着法子折磨他，顿了顿随即说，“正在找。”

然而夏油杰并没有五条悟预期的慌张，还是维持着那张令人生厌的笑脸，说：“好啊，那我们交换个联系方式吧，后面有合适的公寓我推给你。”

五条悟心里窃喜，好啊，敢给我联系方式，你就等着我后面怎么骚扰你吧。接着拿出手机和和气地和夏油杰交换了联系方式。一旁的女生趁此机会也想要到五条悟的联系方式，五条悟看了看手机，无奈地说：“哎呀，突然没电啦。”

02.

距离上次的社团活动过去已经两周，换句话说就是已经有半个月了，但是为什么，明明交换了联系方式，那个叫夏油杰的家伙没有主动联系自己！

五条悟第无数次翻开和夏油杰的聊天框，里面只有对方最开始通过验证的一句简单自我介绍——“我是夏油杰。”

五条悟自然是不会回复的，他才不屑于做任何多余的自我介绍，他还等着对方主动来找他呢。

可是为什么都这么多天了，明明满口答应给自己推荐公寓的人没有半点响动，只会嘴上说说的骗子！大骗子！表面装得好好先生，实际上特别小心眼的大骗子！五条悟再次坚信这个结论。

他此时正躺在自己曼哈顿顶层公寓的沙发上，一边用力戳着手机屏幕，一边生着闷气。

是的，他的公寓早在抵达美国前三个月就联络好了，之后就由五条家在美国的人手以及本家的几位资历颇深的仆人过去置办好了所有用具，全是按照五条悟喜好挑选的。他自然不需要靠什么夏油杰给自己介绍公寓，他生气的是这个夏油杰竟然如此冷漠，不仅言而无信，甚至一点同胞关怀都没有。同为日本人至少也该问候自己几句吧，到底谁没礼貌啊？

正当五条悟准备删掉这个没礼貌的同学的联系方式时，电影研习社的又一次社团活动刚刚发布通告。五条悟一下子从沙发上坐起来，盘着腿，好好阅读起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

另一边夏油杰倒是五条悟的心理活动一无所知。他刚刚换好衣服，到酒吧营业的时间了，正准备把手机收起来，就看见社团的活动通知。

他皱了皱眉，这次活动的时间刚好和他打工时间冲突。可他是大一新生，刚刚进入社团，自觉实在没理由第二次活动就请假。于是他打开自己的日历，调整了几项方便变动的日程。如果提前和同事说好了换班，应该可以解决时间冲突的问题。

这样想着，夏油杰迅速切换到聊天软件的界面，向店长说明情况，接着又询问了几位可能有空闲代班的同事。

在滑动通讯录列表时，他看到了五条悟的名字。他对这位同胞印象实在深刻，不仅是因为那张完美戳中他审美的漂亮脸蛋，还有那实在幼稚顽劣的个性。

夏油杰当然记得自己答应过给五条悟推荐公寓，但他清楚那只是两个人的表面客套罢了。再迟钝的人只用扫一眼就能知道五条悟肯定是个家境不一般的大少爷，怎么可能用得着他推荐公寓，更别说合租了。

所以就算脸蛋长得再漂亮又怎样，和这种人接触没有任何意义，不在一个阶级，怎么可能谈得到一起。于是夏油杰选择不做任何联系，这家伙应该也看自己不爽，以后当陌生人相处显然是最好的选择。

他一面如此说服着自己，一面把手机屏幕按灭，放进了储物柜里。

他洗了洗手，推开员工休息室的门，换了副熟稔的笑容，朝外走去。

很快到了第二次社团活动的时间，这次是由电影社和隔壁戏剧社联合举办的校级活动，主题是打破隔阂，消除偏见，寻找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本质的联系。

宣传的主题显得很有深度，实际上就是一群人在一间屋子里，关上灯，在黑暗中跟着音乐走来走去。一首歌结束后灯会亮15秒，接着灯再次熄灭。在每首歌曲的黑暗时间里，每个人都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走，不知道会撞上谁。

虽然不理解这种活动的意义，倒像是为了完成学校政治正确宣传活动指标。可作为社团成员，夏油杰还是早早就来到活动场地帮忙布置。他一边帮忙调试设备，一边观察着随着活动时间接近而入场的同学们。他注意到，一直到活动正式开始，五条悟都没有来。

活动地点是在体育馆内，参加活动的同学可以选择去中间被清出来的空地亲身参与，也可以选择坐在旁边阶梯的椅子上旁观。

到场的人越变越多，夏油杰在做完基本的工作后就坐在一旁的阶梯上。一只手撑着下巴，有些兴致缺缺。

随着电影社与戏剧社的两位社长介绍完规则，宣布活动开始，体育馆的几盏大灯被同时关闭，视野范围内陷入一片漆黑，场馆中央响起几声小小的惊呼。

夏油杰打了个哈欠。第一首歌响起，是一首最近在短视频比较火的流行歌曲，应该是用来炒热气氛的。

黑暗中夏油杰听见场馆中央的脚步声从最开始的小心试探，变得越来越自然。偶尔有人撞到彼此，接着会互相道歉，接着小声笑起来。

他有点想打开手机消磨一下这种无聊的时光，但活动规则是只要进入场馆就不能使用任何会发出光亮的道具，否则会被工作人员请出场馆。

夏油杰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熬过四五首歌，看着灯光从熄灭到亮起场馆中人们变换的表情。旁观了这么久，他发现两三首歌后似乎就有些人固定在了一起。从原来不认识的陌生人，开始牵起手，接着拥抱在了一起。

不会真有人通过这种活动看对眼了吧？夏油杰有些不信。不过就算看对眼了，那充其量只是一时的激情罢了，从黑暗到光明，还有那种伸手不见五指情况下意外碰撞的相遇，种种因素使人荷尔蒙分泌失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错把一时的心脏加速当做喜欢，这该怎么说来着，吊桥效应？

在第五首歌到第六首歌灯亮的间隙，社长突然走了过来，让他也下去体验一下这种活动。

夏油杰笑着摇了摇头表示拒绝，可跟着社长的几个社团成员也鼓动着他参与其中，他们刚刚已经体验了一番，分分述说这种活动的奇妙之处。突然被架起来，夏油杰也抵挡不住，站起来走下了台阶。

其实他也提前观察好了，体育馆左侧上方有一块区域一直没什么人涉足，他估摸着时间在灯光熄灭后刚好站到那个位置，接着便没有移动。就站在那里，等待这首歌的结束。

听社长说这次活动一共有十首歌，他觉得自己意思意思，就在这儿站完两首歌应该也差不多了。

黑暗总是令人犯困，反正什么也看不清，夏油杰干脆闭目养神。而第六首歌听到一半，耳后冷不丁地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杰。”

夏油杰被吓了一跳，身体突然僵住，而脑子已经快速做出判断，这是五条悟的声音。

他不知道这么漆黑的环境，五条悟是怎么一下子找到自己，然后不声不响绕到自己身后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如此快速地分辨出只见了一面的社团同学的声音。

“杰找到室友了吗？”

五条悟是用日语问的这句话。夏油杰有点恍惚，他都不记得上一次用日语和人交流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似乎是半年前父母送自己进机场时，他们说了一两句千篇一律的祝福语。具体说了什么，

夏油杰也忘记了。

不论怎样，与人交谈应该面对面，可夏油杰就是转不过身子。虽然五条悟根本没有碰他一下，但他传到耳边的声音，还有那呼吸产生的微弱气流变化，让他从耳廓到脊梁骨涌起一种奇异的酥麻感，整个人被定住了一般，好像他在怕什么似的。

五条悟自然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可夏油杰觉得自己心跳有点快。他想，应该是五条悟的突然出现，有点吓到他了。

“找到了。”他找回自己的声音，回答道。

“啊，真的吗？好可惜哦。”五条悟的语气倒是听不出一丝可惜，“本来想和杰好好做朋友的。”

“别闹了，五条同学，我们有那么熟吗？”夏油杰这样说着，仍旧闭着眼睛，没有转过身来。

接着五条悟便没有说话了，夏油杰听不到周围任何响动，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离开。第六首歌结束时，他仍旧皱着眉紧闭着双眼。

“噗嗤，”面前的人憋不住笑了，“睁眼啊杰，灯亮了。”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五条悟又站到了自己面前。夏油杰慢慢睁开眼，一边觉得自己怎么又在五条悟面前出糗了，一边发现，五条悟比自己想象得要高大，竟然比自己都还高个好几厘米。

他那双湛蓝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但里面并没有任何恶意或者嘲笑，倒是有种单纯的快乐，或者说，傻乐。

夏油杰不得不微微抬头看着五条悟，不满道：“你怎么走路没一点声音，你是猫吗？”

03.

“杰对这种活动不感兴趣吧，为什么还要勉强自己参加呢？”五条悟伸手想碰夏油杰额前的那缕很引人注目的刘海，下一秒就被夏油杰用手挡开了。

“你凭什么断定我对这种活动不感兴趣？”夏油杰笑了笑，“那五条同学对这种活动感兴趣吗？还是说对于在黑暗中吓人很感兴趣。”

“我可没有吓人，”五条悟努努嘴，“是杰太迟钝了。”

他的话音刚落，15秒的亮灯时间结束，体育馆又再次陷入一片黑暗。

夏油杰当即决定离开这里，他觉得自己一碰上五条悟就太沉不住气了，他不喜欢这样。他自觉也算是方向感比较好那一类人，在黑暗中也能判断出离开活动场地的大致方位。可是他走得比较急，一边对路上不小心撞到的人说抱歉，一边越走越快，可不知道脚边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往前栽去。

下一秒他就被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手扶稳，熟悉的笑声又从右前方传来。

他生气地推开面前的人：“你是故意的吧，绊我很有意思吗？”

五条悟的笑声停了下来，语气变得没有起伏：“别往我身上泼脏水，明明是杰走太快了，我可是为了防止杰摔倒，好好抓住了杰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看不见五条悟的表情，夏油杰心里有点没底。

“我是来参加活动的啊，杰难道不是吗？”

“呵，迟到了这么久才到现场，也没有尽到一个社员的义务来帮忙，这可真有你的风格。”

“杰怎么知道我迟到了，难道杰一直在找我吗？”

夏油杰倒是想狠狠瞪五条悟一眼，可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干瞪眼。

“你那么显眼，只要是出现了没人会忽略掉吧，别过多解读我的话。”

“诶，杰也认为我很显眼吗？这我倒是知道啦。那就说明杰没有忘记我吧，那为什么不主动联络我呢？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好冷漠哦杰。明明最开始还给我小蛋糕，显得很友好的样子。啊啊，难道杰其它的没学会，倒学会日本人虚伪客套那一招了吗？”

夏油杰深吸一口气，在选择出国留学时他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毕竟在异国他乡，如果随便发生冲突，倒霉的往往是自己。可现在他实在憋不住了，凭直觉往前一抓，竟然真的握住了五条悟的手腕。

五条悟小小地咦了一声，接着就被夏油杰用力往前猛地一拉。

五条悟一直自诩有个好眼睛，因此往往在黑暗中也能看清大概的轮廓。他刚刚看笑话似的观察着夏油杰慌慌张张地逃离，接着不紧不慢地跟在对方身后，还故意绊倒对方。可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眼睛有点好得过分了，他知道夏油杰看不清自己，可这么近真的好吗？鼻尖都快碰上了诶，这位男同学该不会暗恋他吧？

“这里不方便，要出去谈谈吗，悟？”夏油杰如此说到。

诶，要和自己表白吗？自己该怎么拒绝呢？太麻烦了吧。唉，都怪自己魅力太大。五条悟如是想到。

“好哦。”他应道。

随着音乐停止，灯光亮起，两人不约而同地迈步向场馆外走去。

五条悟先一步踏出场馆，转过头来正说着：“我先说明，我不准备——”

话说到一半，夏油杰一个拳头就从旁边袭来，五条悟堪堪避开，往后退了几步，把刚刚还插在兜里的手拿了出来，上下打量着夏油杰，吃惊地问：“为什么打我？”

“哈？不是你先挑衅我的吗？我知道我那天说你没礼貌让你不高兴了，但你这个人的性格真的糟糕透顶。如果你还觉得今天的恶作剧不满足，那就和我打一架好了。”

看出夏油杰是真的生气了，五条悟也有点委屈。他自认为自己说的全是实话，怎么在夏油杰看来就是故意挑衅了。自己绊倒他是有点不好啦，但这人怎么一点玩笑也开不起，亏自己还觉得他挺有趣想逗逗他的。

直接在校园里打架显得太不成体统，夏油杰保持着最后理智将此次约架换到了学校健身房的拳台上。夏油提前联系好健身房的工作人员拜托他们空出拳台，接着一路上两个人各自憋着气没有说任何话，到了场地后立马脱掉外套。夏油杰正准备戴护具，五条悟一句打架还带护具的调笑，让他气得把刚刚整理好的拳套取下来，利落地翻上拳台，朝台下的五条悟动动手指：“行啊，直接来吧。”

五条悟站在台下，仰头看着逆光正对着自己的夏油杰，挑了挑眉。

周五夜晚的健身房里人不少，两个东洋人的对决原本吸引不了什么注意。毕竟两个人的体型和量级与专注健身的欧美本地人比较起来都算纤细了。可两个人打着打着还真引来不少人围观，因为他们打得实在太精彩了。

一般的拳击往往结束得很快，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失去行动力便可宣告另一个人的胜利。可两个人显然都没有按照拳击的套路进行，没有熟悉的钟摆式摇闪，也没有直奔肝肺的重拳，反而是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格斗术，看的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打着打着还有人掏出手机准备录下视频发到Tik Tok上。

稍微懂行的人都会惊叹其中黑色长发青年的格斗技术，不仅有扎实的柔术功底，还兼有泰拳的招式和散打的风格。另一边那位白发青年看似一直处于格挡和躲闪的状态，但如果观察一下，会发现即使在黑发青年快速连续攻击下，他也没有丝毫的慌张，似乎总是能看穿对手的下一步攻击。就算是对方成功抱摔，他也会立马借力打力从地上弹起来。

两个人一招一式打得周围惊呼不断，对决的最后是由夏油杰的一个飞身十字固结束的。五条悟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对方双腿紧紧锁住脖子，牢牢按在了地上。

“认输了吗？”夏油杰边喘着粗气边问道。他本来不准备对五条悟下重手的，但五条悟的表现太大出乎自己所料。他有预感，如果不赶快结束，可能真的要输了。

五条悟本来左手撑在地上准备再次发力，但不知怎么就突然改变了想法，痛快地笑了：“哈哈，真有意思。杰，你太有意思了。”

夏油杰松开他后率先站了起来，解开了刚刚打斗中有些散开的丸子头，把发绳套在手腕上。

围观的人群响起一阵掌声，夏油杰这才注意到拳台旁站了不少人。他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但仍礼貌地笑了笑，朝他们鞠了一躬，接着向躺了个大字在中央的五条悟伸出了右手。

五条悟看着披散着头发的夏油杰稍微愣了一下，接着牢牢抓住夏油杰的手，站了起来。围观的人也随之散去。

“没事吧。”夏油杰问，把被汗打湿的发丝捋到耳后。

“杰好强哦。”五条悟紧盯着夏油杰，直白地发出赞叹。

“你也是，最开始一直在试探我吧。老实说你真的出乎我意料了，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没想到这么能打。”夏油杰笑了笑，转身走下了拳台。

“杰的招式好复杂，有好多我都没见过，杰是怎么学的？”五条悟跟在他旁边，一起往健身房的浴室走。

“呃，有些是学校格斗课教的，有的是跟着一些网上教程自学的。”

“那也太厉害了吧！杰是天赋异禀吗？而且而且，杰的身材也好好哦。”说着说着，五条悟就开始把手往夏油杰身上伸，先是摸摸肩，又是摸摸腹肌，正准备摸上对方胸肌时又被对方一把抓住。

“你——”夏油杰本来准备说什么，但看到对方一脸无辜的表情却也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倒是知道直男之间互相欣赏身材，摸一摸是很正常的事，但他实在不是很喜欢和人肢体接触，更何况他本人还不是直男。

从浴室出来到把头发吹得半干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夏油杰本以为五条悟早该走了，没想到对方仍在健身房门口站着等他。看他出来后，便立马收起手机，笑嘻嘻地问他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4.

夏油杰发觉自己实在有些摸不清五条悟的脉络，原以为五条悟应该是讨厌他的，可现在又高高兴兴的，好像两个人刚刚的剑拔弩张是一场幻觉一样。

但夏油杰又很羡慕这种性格，永远自由自在，直来直去，可以随意地喜欢随意地讨厌。

于是他也收掉了对五条悟之前的成见，意识到对方其实性格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单纯，便老老实实回答：“时间不早了，我要我住的地方了。下周有三个Midterm，得回去好好准备。”

“诶，”五条悟又是一脸大惊小怪，“原来杰还是好学生类型啊。”

实在没力气纠正对方直呼名字的不良习惯，夏油杰便也随着他叫了，他和五条悟并肩走在校园的小路上，问道：“悟是什么专业啊，难道没有期中周吗？”

“我目前读的是神经心理，期中周有倒是有啦，但那种东西不是看看就会吗？不用特别抽时间准备吧。”

“哇，悟真的好厉害，是天才吧。我可没有悟那么厉害，我还是要认真准备准备的。”夏油杰毫无感情地称赞道。

“既然要准备考试，为什么杰还要来参加这种没有意义的社团活动。”五条悟又问。

“那你为什么要来？”

“我…我就顺路过来看一眼。”五条悟支支吾吾地回答。

夏油杰有些无语，把路上的石子踢到一边：“你也觉得这种活动没有意义吗？”

“是的吧，黑灯瞎火，撞来撞去，很搞笑不是吗？”

夏油杰点点头：“嗯，我也这么觉得。但听社长说，这不是学校第一次举办这种形式的活动，而且似乎每次举办，真的有不少原来陌生的人走到了一起，听起来很不能理解对吧。”

“确实难以理解，但却很现实。因为爱情的产生，本质就是和理智背道而驰。杰知道吗？处于爱的状态的人的MRI成像，就像一个渴求可卡因的人的大脑成像一样。”

“真的吗？听起来真有趣。所以我一点也不相信爱的力量。爱欲的确是人的本能，就像性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一样。但那是动物性的需求和本能。由此之上而诞生的爱太空洞太虚无，我不相信爱。人都是自私的，爱也只是暂时的。如果对此类活动有跟踪调查，我想那些暂时走到一起的情侣估计很快就会分开。”夏油杰说到这看向五条悟，“悟一定也这样觉得吧。”

“啊？”

“我说，爱是空洞的，暂时的，这种活动也是没有意义的。”

五条悟眨了眨眼睛，思考了一会儿：“后半句我认同，前半句太绝对了吧。”

“哦，这样吗？原来悟的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嘛。”

“没有！怎么可能！”这句话一下子激得他手舞足蹈，满脸通红起来。他最不想的就是和封建传统这两类字词扯在一起，他才和那些老橘子不一样！

“啊啊啊，是这样吗？那么悟对爱情的最终幻想难道不是代表永恒与纯洁的白无垢吗？”夏油杰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反应。

夏油杰吹完头发出来后就没有立刻绑上，偏着头看自己的时候有些许发丝从肩上滑落了下来。

“才不是！”五条悟立马反驳，“那个什么，西式婚纱也可以嘛。”

夏油杰看着他笑。

“你笑什么笑？”五条悟有些不满地撅起嘴巴，“要是杰不同意我的观点，那好啊，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合理讨论好了。”

“讨论？”夏油杰突然觉得五条悟较真的样子特别可爱，因此笑得更开心了，“你想怎么讨论？”

“话说回来，杰是什么专业？”

“我？我学的是金融。”

“哦，难怪。杰就是那种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吧。”

夏油杰静静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你刚刚的发言让我想起了之前读到过的一项经济学中的猜测游戏实验，报纸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让每个人在0到100之间选择一个数字，谁的数字最接近所有人选择数据的平均数的一半，谁就获胜。获胜者可以获得500美元的奖金。杰知道这个故事吗？”

“当然，”夏油杰点点头，“我猜你说，因为我是经济学的理性人，所以我会选择数字0。”

五条悟满意地笑了：“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最开始每个人都是100，那么平均数就是100，平均数的一半应该填50。可如果每个人都想要赢得这个游戏，他们也会预计到这一点，接着每个人的选择都变成50，平均值的一半就变成了25。接下来别人也会思考自己是否应该选择25，这种二分的过程会持续进行下去…”

“所以最后选择的都会无限性地接近于0。”夏油杰补充了他未尽的话语。

“所以啊，我觉得，杰就是那样的理性人吧，一开始就自以为算出来了所有人的想法，所以会填上0。一开始就估计好了最后的结果，所以干脆直接就放弃尝试了。说爱是没有意义的，不就是秉持理性人选择错误估计结果，然后做出的决策吗？这就是杰的理性吗？然而事实上，那次游戏中平均数的一半其实是13.5。不同情况下这个游戏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但不会是0。因为真正的理性是假的，没有人能够做到，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

“悟懂得真多呢。”夏油杰说，“这一点我确实无法反驳，所以说人会陷入盲目的爱里，但这仍然不代表爱不是空洞的。”

五条悟双手插在兜里，皱着眉又好好思索了一会儿。

“杰听过隆布罗索计划吗？”

“没有。”夏油杰老实回答。

“这是个很符合杰理性人思维的计划哦。”

“洗耳恭听。”

五条悟思路清晰地解释道：“隆布罗索全称是Legal Offensive on Murder: Brain Research Operation for Screening of Offenders。这是一个概念性质的计划，目标是为了最大程度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它要求所有男性公民必须在十八岁时前往所在地医院，接受一次快速脑扫描和DNA测试。

“整个过程也就手指取一滴血，10秒不到，然后是五分钟的脑扫描，确认大脑的基本功能，比如一些脑解剖图、静息脑活动图、脑中白质纤维系统什么的。不仅如此，受试人员的医学记录、学

业成绩、心理状况、人口普查、所在社区等数据也会纳入综合评测之中，所有庞大的DNA、脑数据都纳入一个全方面的生物数据库，从而确定某个人的危险程度。”

“通过脑功能从生物水平和基因水平判断一个人的危险程度，这现实吗？”夏油杰皱了皱眉，质疑道。

“目前科技肯定实现不了，所以这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假设。不过我觉得随着科技发展，肯定还是可以实现高置信度的预测的。”五条悟继续说，

“当测试结果显示为LPs即隆布罗索阳性的人，会立即遭受无限期羁押的命运，接下来的每年重新接受测试，重复判定，直到确定阴性才可能解除羁押。”

“杰觉得这种计划现实吗？”

夏油杰摇了摇头：“就算你说的这个计划在未来有实现的科技支持，也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推行的。因为冒犯了人权，而人权是现在的人们最热衷的话题。”

“人们不会因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判定，就认为一个人生来邪恶。那么你也不能因为生物学上爱多变的激素反应，就判断爱是短暂易逝。生物学终究只是理性的部分反映，它代表不了真理，也不可能揭示爱的本质。”五条悟自信地总结道。

夏油杰眯起眼，沉默地看着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迅速摆出两个充分论据，他得意洋洋地问：“杰有什么想说的吗？”

夏油杰还是淡淡地笑着：“没有哦，悟说得很有道理。”

05.

不知怎么，两人后来的交往开始渐渐变多。等到夏油杰意识到的时候，这位男同学已经不知不觉侵入了他的大方面生活，他已经习惯性地做什么都要想着五条悟了。去图书馆自习的时候会问五条悟要不要一起，去健身房也会和悟约好相同的时间，虽然上课的地方经常在不同教学楼，但又总会一起在食堂吃饭。

相处的时间久了，自然对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知道了他的发色和瞳色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并不是混血；比如悟的视力特别好，所以当时才能在黑暗中捕捉到自己的身影；比如悟的眼睛有点畏光，所以平时出门总是习惯性地戴一副墨镜；又比如悟特别爱吃甜食，但牙齿和皮肤又好得出奇，实在让人生气。

夏油杰一开始并没有抱着能和五条悟成为朋友的心思与他相识的，可在真真正正和悟接触后，又遗憾怎么现在才认识悟。悟的身上有一种其他人中难寻的气质深深吸引着他，他潇洒自在，不在乎任何人任何事，永远都是一副随心所欲的耀眼模样。光是看着他，夏油杰都会觉得心情舒适，像是冬日里端着板凳在门口晒太阳一样。有时候望着悟，夏油杰会心想，有谁会不爱悟呢？有谁会不被他吸引呢？不过他也清楚，对于悟，能做朋友就已经很好了，也不要再去肖想其他的事情了。

在图书馆准备期中周的时候，夏油杰一般看的都是专业课的教材以及从学姐那里要来的上学期midterm题目，而五条悟就会在图书馆里晃悠晃悠，抱着很多各种各样的杂书回到座位上，随便一放，翘起二郎腿，靠在座椅上就开始翻起来。那些书里面有生理学基础，神经解剖学，也有西方哲学，甚至还有欧洲宫廷史。

有次他忍不住问悟：“这些东西不是你们的专业要学的吧？”

“嗯，不算吧。我就是感兴趣才看的。”

“看这些书没有任何意义吧，悟不准备考试吗？”

“天天意义意义的，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了。考虑那么多干嘛，喜欢不就行了？”

“噗嗤，”夏油杰笑了出来，“也是，悟那么厉害，自然不用考虑效率问题了。我总觉得自己时间有限，所以做事的时候只会选择有价值回报的事。”

五条悟被他夸得很是舒服，拿过夏油杰旁边的中级宏观经济，翻了翻：“这也不是一年级学习的内容吧，看来杰也很聪明哦。”

夏油杰谦虚地摇了摇头：“当时选择专业之前我就自学完了初级宏观微观还有货币金融学，最后才确定金融学这个专业。”

“杰做出每个决定都需要考虑那么多事情吗？好累啊。不过——金融，”五条悟耸耸肩，“也就那样吧。杰不要一直看书啊，太累了，要不要休息，和我一起打打篮球什么的？”

夏油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list，犹豫地说：“可我今天的任务还没完成。”

“什么任务不任务的，打会儿球而已嘛，一直坐着人都要发霉了。”五条悟趴在桌子上歪着脑袋看他，伸出右手去够坐面前的夏油杰的手指，轻轻地晃动起来，好像是在撒娇一样。

他老早就看出夏油杰这个人比较会摸透别人脾性，一般人受不了自己脾气，夏油杰好像天生知道怎么顺他的毛，说句很玄学的话来说就是他俩场特别合。五条悟确信，待在夏油杰身边，会让他非常舒服。这种舒服并不是因为身边有人伺候，有人百依百顺或者阿谀奉承，这些事他从小到大都经历遍了。这种舒服是你知道，即使这个人跟你有着不同的思想，你也不会因此感到焦虑或者烦躁。换句话说，他们两人有种相融的场。

“好吧。”夏油杰垂着头笑着应了下来。是啊，他怎么可能拒绝得了悟呢？谁能拒绝得了悟呢？

时间到了最后一门midterm结束，夏油杰刚刚走出教室，就差点撞上等门口的五条悟。他左手拿着吃到一半的巧克力冰淇淋，右手扶着肩上的书包，看到夏油杰后一下子变得眉开眼笑。

“恭喜啊，杰，考试结束了。”

“你又提前交卷了吗？”夏油杰朝他点点头，与他一起并肩离开教学楼。

“概率论很简单嘛。”五条悟满不在乎地说，舔了口冰淇淋，“杰现在时间多了吧，这周末想不想去迈阿密啊？”

夏油杰先是愣了愣，随即笑了笑看向五条悟：“悟怎么总想着出去玩啊。”

“早就想和杰一起出去旅游了，但杰一直都没时间，我一个人都要无聊死了。”

“悟除了我之外没有其它一起玩的朋友啊。”他们边聊边走，很快就下到一楼。

“怎么可能有嘛！那些人和杰根本不一样，还是和杰在一起更开心。”五条悟一脸认真地说。

夏油杰低着头笑，也没什么特别的回应：“再说吧，我得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安排。悟可以再问问其它同学有没有空。”

他们刚刚走出教学楼，就看见不远处花坛旁有人向他们招手。仔细一看正是电影研习社的社长，旁边还有个比较面熟的人。夏油杰回忆了一下，上次体育馆那个活动上好像见过她的，是戏剧社社长吗？

五条悟本来想装没看见，但被夏油杰拉着过去一起打了个招呼。

“夏油，五条，”电影社的社长先开口问好，“你们的midterm是不是都结束了。”

夏油杰点头：“是的，谢谢社长，你之前给的那些学习资料很管用。”

“其实你那门课完全不需要担心，我去年也上过这门课，老师很好，不会刻意为难学生的，”社长高兴地笑着说，“对了，忘了介绍，我旁边这位是戏剧社的社长米娅，上次活动你们或许见过她。”

米娅忙抬起手，热情地对着他嗨了一声。

夏油杰也笑着朝她微微欠身。

“对，当时的主持人之一，我有印象。”夏油杰回应道。

五条悟在他后面默默吃着冰淇淋望着天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那就好，上次活动她对你也有很深的印象，本来想活动结束后就来找你的，没想到你中途离开了。”

“啊，真是不好意思，上次临时有点事就离开了，忘了给社长说，”夏油杰想起那次活动促成了他和五条悟的不打不相识，忍不住勾起嘴角，“不过，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还没等社长开口，她旁边的米娅一下子冲上前来紧紧抓住夏油杰的两只手，举在胸前，问：“夏油，你看过黑塞的《荒原狼》吗？”

本来还在观察天空云朵形状的五条悟一下子把视线转到两人的手上，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

“看过，我很喜欢那本书。”夏油杰没有避让，礼貌地回答道。虽然对方举动有些让他措手不及，但是应付周围人的热情他倒是也很熟练了。

“太棒了！”米娅松开他的手，小小地握拳庆祝了一下，接着清了清嗓子，眼里冒着星星，飞快地说到，“夏油，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真心想邀请你，担任我们这个学期大戏的主演，也就是饰演《荒原狼》里面的哈里。上次在忽明忽暗的场馆内，我隔着十几米远的距离看了你一眼，当时你坐在台阶上，你的侧脸，你周身的气质，太符合我心中哈里的形象了！所以，请你一定要答应，我向上帝发誓，如果你答应了，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杰，《荒原狼》是什么东西啊？”五条悟上前了两步，一只手搭在夏油杰肩上问道。

夏油杰侧过头耐心解释：“是黑塞的一本小说，黑塞你知道吗？赫尔曼·黑塞，一个德国小说家，《悉达多》、《德米安》还有《在轮下》都是他写的。我中学的时候有段时间还挺喜欢他的作品。”

“没听过，我对小说不感兴趣。”五条悟撇撇嘴，“这不是什么著名戏剧吧，改编出来有人看吗？而且你们戏剧社是没人了吗？干嘛找上我们啊？”

“悟，不要这么说，小说也有很多成功改编的案例的，”夏油杰顿了顿，接着转向米娅，以一种客套又疏离的微笑问道，“不过，怎么想这部小说都不适合改编成戏剧吧，你们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米娅倒是很粗线条，没怎么被两人的话打击到：“没问题的，我们上一部改编的是萨特的《他人即地狱》。”

“哈？你们的戏有人来看吗？”五条悟问。

米娅自信地点头：“有的有的，你们可能不了解吧。我们戏剧社可是在整个州都是小有名气的，之前好多次还有名导座谈会，都是我们社团组织的。”

“要不夏油，你先试试看看剧本，米娅今天特意带了一份给你。”社长建议道。

“对对对，你瞧瞧我，一看到帅哥就全忘完了。”米娅先是一拍脑袋，接着赶忙从旁边的挎包里掏出打印好的剧本，双手朝夏油杰递过去，“你随便翻，如果可以的话念能一两句话试试看吗？”

“对啊对啊，试试嘛。”社长也附和道。

五条悟一只手仍搭在他肩膀上，没有说话。

夏油杰在对面两个女生期待的目光下，有些迟疑地接过本子，翻开来，对着第一句台词，清了清嗓子读了起来：“他的意志太坚强，为人又太高傲、勇敢。他们没有摧毁他的个性，反倒让他学会了如何恨自己。”

“太适合了吧。”米娅小声地鼓着掌，感叹道。

“主人公不应该是德国人吗？找我一个日本人来演合适吗？而且我从来没有演过戏，英语口语也没那么好。”夏油杰还是有些迟疑，想要尝试拒绝，可没想到对方没有给他丝毫拒绝的机会。

“不不不，你的英语非常好，完全听不出口音。而且你既然看过《荒原狼》，也应该知道他的台词其实并不多，即使没有演戏经验你也一定能轻松驾驭的，”米娅忙称赞，“最主要的是你的这个气质，太像了。亲爱的，你简直就是哈里本人。”

“诶，我呢？我这么帅，没有给我的角色吗？”五条悟突然凑了过来，脑袋搭在夏油杰肩上，想靠近看看夏油杰手中的剧本。

米娅面带歉意地解释道：“真是不好意思，这位同学，我们这次只是主角位空缺才特意找到夏油的。”

“欸——”五条悟故意发出不满的长叹。

夏油杰拿手肘碰了碰五条悟胸口，笑到：“别装了，你本来对戏剧也不感兴趣吧。”

“说是这么说，但是想和杰待在一起嘛。”

米娅朝五条悟笑道：“啊，真不好意思，我们不会占用你男朋友太长时间的。而且我们排戏的时候你都可以来的。”

“嗯？”夏油杰愣了愣，五条悟也愣了愣，接着两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误会了，我们不是一对。”夏油杰开口道。

“啊？哦，是这样的吗？我还以为——抱歉抱歉。”

“没关系。”夏油杰微笑着摆摆手。

“那就这样说定了，”米娅飞快抓住机会，“我刚刚已经给你发好友申请了麻烦你通过一下，过会儿我就把你拉近我们剧组的群聊里。真是太感谢了，我们其实筹备这个戏很久了，主演也招募了一段时间，但实在没看见合适的。就是上周在体育馆见了你，我就感觉看到了我想要的哈里。我无法完整表达我的谢意，这个是我们校内咖啡厅的礼品卡，并不贵重，请你一定收下。”

看着米娅递来的礼品卡，夏油杰犹豫了下，还是收下了。

“记得通过我的好友申请。”离开的时候米娅一边用力挥着手，一边大声喊道。

夏油杰掏出手机也向她挥手，回答道：“好的。”

看到她们走远后，夏油杰打开手机轻轻叹了口气。上台表演这件事他倒没什么所谓，他主要担心的还是自己酒吧的兼职。排戏肯定会耽误不少时间，下个月的房租和水电又要交了，兼职肯定要去做的，本来他还想在日间找另一个兼职的，现在看来肯定没办法了。算了，主要是顾好酒吧那边的兼职，那里薪水比较可观。

“怎么了，杰不想参加吗？那就拒绝好了。”五条悟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接着就拉起他的手就要转身去找刚刚离开的米娅和社长。

夏油杰抽回手：“不用了，悟。既然已经答应别人了，我就会好好对待的。况且戏剧社和电影社经常互相帮助举办活动，我作为电影社的社员，这种时候理应伸出援手。”

五条悟脸上的表情抽了抽，把头偏到一边：“随便你，反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你总是这样也太容易受欺负了吧。”

夏油杰笑了：“我受欺负？悟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刚刚犹豫，是我觉得时间比较紧张，稍微觉得有些难办。但其实现在想来，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时间紧张？期中周不是结束了吗？杰又在忙些什么啊？”

夏油杰神色闪过一丝躲闪，接着说：“没什么，一些私事罢了。”

五条悟很不开心，漂亮的眉毛又皱在了一起。明明成为了朋友不是吗？到底还有什么事要瞒着自己啊？

06.

拿到正式剧本后，夏油杰很快参与进了戏剧社的排练当中。他们排练的场地是在学校小剧场，五条悟开始还来看过几次，但觉得无聊，就是一群人拿着本子走来走去，就回家打游戏去了。

有时五条悟故意掐着排练结束的时间来找夏油杰，想找他一起打游戏什么的，确被对方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五条悟早就察觉出来夏油杰有事瞒着自己，开始他没那么介意，可现在能见到杰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便越来越难受。

难道杰背着自己有了其它朋友？难道杰交女朋友了？不可能吧！虽然杰确实很受女性欢迎，但是平时没听他提过任何女生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无论是什么事情，杰都没理由瞒着自己啊。

几次下来五条悟实在憋不住了，准备偷偷跟着夏油杰，看看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当然，这绝对不是恶劣的跟踪，他只是关心他的好朋友罢了。

当天晚上排练结束后已经是八点了，他守在小剧场外不远的花坛后面，看着夏油杰背着书包走了出来和其他人告别，等他走出去一段距离后，便悄悄跟在身后。夏油杰先是走出了校园，接着上了公交，五条悟赶紧拦住后面的的士，让他跟着那辆公交。

很快夏油杰就下了车，五条悟也扔下一张钞票跟了上去，穿过几条街道和小巷，最后看着夏油杰进了一间酒吧。

“搞什么啊，这家伙和谁约在酒吧见面了吗？”五条悟在街道对面观察了一会儿，是个爵士酒吧，看样子应该是八点半开始营业。他等了会儿见夏油杰没有出来，心一横，便穿过马路走进了那间酒吧。

酒吧应该是刚刚开始营业，还没有客人，店面也不大，但是布置很精致。他一进来正碰上一个服务生端着写了“今日特饮”的酒单的牌子走了出来，和他擦肩而过。见客人来了，她忙问道：“您好，是一个人吗？”

五条悟没立即回答，他朝里面张望了一周，没有看到夏油杰的身影。怪事，杰跑哪里去了？自己不可能看错的。难道杰察觉到自己跟踪从后门溜走了？不，想想都不可能吧，又不是谍战片，杰怎么可能发现自己跟踪。

“您好？”见五条悟没回答，那个服务生又问了一遍。

五条悟正准备问她酒吧后门通向哪儿时，就听见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克莱尔，我刚刚检查的时候发现红石榴糖浆要用完了，我先写在备忘录里，明天记得采购一些新的——”

那人刚刚从准备间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单子，正一边拿笔写着，一边往门口走，话刚说到一半，抬起头来，看到门口站的人是谁后，一下子僵住了：“悟？”

五条悟倒是一点也没有跟踪被发现的窘迫，反而笑得很灿烂。他上下打量着面前换了一身衣服的夏油杰。杰里面穿的是件紧身的白衬衫，袖口挽起一点，露出半截小臂；衬衫外是一件修身简约的黑色马甲，利落地展示着腰线；腰上围了件藏青色的半身围裙，下身是黑色直筒西装裤。这样看起来杰的腿又直又细又长，可不比他平时穿的那些阔腿裤好看多了。

看着五条悟笑得不怀好意的样子，夏油杰最终也只能叹口气，无奈地说：“既然你都看到了，那就进来吧。”

说罢便撕下手里的便签纸，交给在门口收拾的服务生，接着把五条悟引进店里，自己则推开挡板走进吧台洗了个手。

五条悟一进来就左瞅瞅右看看，最终选定了夏油杰面前，吧台旁边的位置坐下。一只手撑着下巴，笑嘻嘻地盯着夏油杰，以及他脑袋后面扎得一丝不苟的丸子头，故意提高声音，大惊小怪地说：“诶，杰怎么一个人偷偷在外面当调酒师啊。”

“没有偷偷哦，只是不喜欢声张罢了。”夏油杰一边往制冰机里加水，一边反驳道。

他的确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打工的事，美国本科没有奖学金，他是负担着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来这里念书的。在来之前也做好了心里准备，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必定会遇到许多家境优越的同学，但仍旧有种骄傲与自卑混杂的情感，让他觉得，袒露自己的经济状况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尤其是对悟。不过现在看来，就算悟知道了，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打工是贫穷所致，只是觉得发现了自己当调酒师很好玩罢了。

只要不影响和悟之间的关系就好，夏油杰心里默默松了口气。这段时间一直瞒着悟他心里也很不舒服，他什么都不怕，就害怕悟与他心生嫌隙。他希望能自己与悟的关系是平等的，只要悟意识不到他们之间贫富的差距，这种虚假的平等或许就能一直维持下去。

“真是的，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一直瞒着我，”五条悟终于可以一次性抒发自己这段时间的不满，“我还以为杰背着我有女朋友了呢。”

“哈，怎么可能，”夏油杰被逗笑了，“我可太忙了，怎么会有时间谈恋爱呢？”

“也是，我就说杰怎么可能谈恋爱不告诉我。”五条悟听完满意地点点头。

“不过悟为什么会这么想呢？难道悟最近有喜欢的人了吗？”夏油杰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啊？我倒是完全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欸。谈恋爱什么的，听起来就麻烦死了。”

“确实，”夏油杰把吧台收拾得差不多后，拿来一份酒单，走到五条悟面前，“悟准备多坐一会儿吗？要来点什么？”

“我不能喝酒的，我超级容易醉。”五条悟摆摆手。

“酒精过敏吗？”

“谁知道啊，可能是吧。”

“倒是可以做无酒精的。我想想看——要不试试‘富士山下’，我觉得这一款很适合悟呢。”夏油杰思考了一会儿，把酒单翻到一页，指着其中的一款酒问道。

五条悟一听见这款鸡尾酒的名字便皱巴着一张小脸抱怨道：“都已经离开日本了为什么还要喝那种名字？”

“试试吧，悟。”夏油杰放缓了语气，坚持道，“我也想让你尝尝我的技术嘛。”

五条悟突然觉得自己又发现夏油杰另一面的形象，作为调酒师形象的夏油杰好像散发着一一种让人难以拒绝的魅力。看着夏油杰的脸，鬼使神差地，五条悟点了点头。

“百香果和柠檬的味道你都能接受吧。”夏油杰背过身从橱柜里拿出几个花花绿绿的瓶子，问道。

五条悟盯着他的后背以及那窄窄的腰，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渴了，咽了口口水：“当然呢，我喜欢什么味道你还知道吗？”

“当然，”夏油杰笑道，“我会为你多加一点糖浆和奶盖的。”

接着，他先是把冰块捣碎，拿出已经清洗干净的富士山梯形杯，用冰渣填满杯子的三分之二。

注视着夏油杰手中的动作，五条悟突然问道：“对了，杰，我还没问你，《荒原狼》到底讲的什么？”

在陆续把几样各色的液体以及冰块都加入摇壶后，夏油杰盖住了摇壶，侧过身摇晃起来。

“一句话总结，就是讲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如何走向疯狂的故事。问我的理解的的话，一般只见感性压倒理性，很少见理性压倒感性。事实上，我觉得这本书讲的就是一种疯狂的理性。其实读这本书还必须要带入当时的历史来看，它写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德国，这样

一个重理的国家，一个诞生了歌德、黑格尔、康德这类伟大理性哲人的国家，是如何发动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又是如何孵化出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制造了数百万人的种族清洗。”

“哦哦，这不就像弗洛伊德的那句话吗？”

“什么？”夏油杰把摇壶放下，问。

“光辉的理性和疯狂的暴力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夏油杰没搭腔，五条悟顿了顿继续说：“所以杰不要太理性了。”

“怎么，你怕我会变成纳粹吗？”

“这可不是什么有趣的玩笑。”五条悟撇撇嘴。

“哈哈，总之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试图寻找自我救赎的故事，只是故事里充满着暴力与挣扎。”

“结局是什么？”

“结局是——”说到一半夏油杰停了下来，“悟到时候自己来看就好了。”

五条悟故意矜持起来，双手抱臂向后仰去：“我可没说我有时间来看这什么破戏剧。”

“啊啊，那可真是遗憾呢，我还是非常希望悟能来的。”夏油杰不慌不忙，故作遗憾地说。

五条悟一下就坐不住了，问：“你真的…希望我能来吗？”

“嗯，我希望悟能在。”夏油杰拿过旁边装好冰的杯子，将摇壶中已经混匀的液体倒入其中，最后往上加了一层厚厚的奶盖。

“做好了。”他说着，将杯子放在杯垫上，推到五条悟面前。

五条悟盯着面前这杯，据夏油杰所说，很适合自己的鸡尾酒。不得不承认这一杯酒外观做得非常精致，下面蓝色的液体充当山体，最后加的一层奶盖逐渐向下流去，像极了富士山顶的皑皑白雪。

五条悟先是尝了一小口，上面的奶盖甜甜的，下面的蓝色液体酸酸的，非常合他的胃口：“哇，挺不错的。杰，你还蛮有一套嘛。”

“其实我想把这杯酒做给悟，是因为这个蓝色很像悟的眼睛。”夏油杰轻轻敲了敲玻璃杯，发出清脆的声音，眯着眼笑着看向五条悟，“不过还是悟的眼睛更漂亮。”

五条悟突然感觉脸热热的，不知道是不是喝了酒的原因，可这不是无酒精吗？

随着后面夜更深，另一个调酒师也来了，顾客逐渐多了起来。吧台边这时又来了几个女性顾客，一进来就叫着杰的名字。

夏油杰微笑着走了过去：“萨宾娜，我没想到能在周三看到你。”

“今天我特意带我两个朋友来店里，告诉她们这里有个特别会调酒的东方帅哥。”

夏油杰招呼她们三人在吧台坐下，拿来三份酒单，递给她们。

萨宾娜接过酒单就把它盖上，目光炽热地望着夏油杰：“猜猜今天我喝什么？”

夏油杰撑着下巴装作思考的样子，随即说：“你今天打扮得比较隆重，应该是刚刚参加了一场不小的宴会吧。要不要来点清爽的解解腻，度数不高，‘玛格丽特’怎么样？”

“你真是天才，宝贝，”萨宾娜朝她旁边的两位女伴眨眨眼睛，“我说的吧，这位东方调酒师真的会读心术。”

“你这可就夸张了，萨宾娜。”夏油杰从容不迫地接受赞美，又把视线转到另外两人身上，“这两位有什么想喝的吗？需要推荐吗？”

五条悟就坐在一旁看着他们有说有笑。虽然五条悟臭着一张脸，但因为模样俊美实在引人注目，中途还是有几个人壮着胆子端了杯酒朝他搭讪，结果都被他一眼瞪了回去。

没想到来找夏油杰的熟客还不少，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个萨宾娜又来个伊莉莎，走了个伊莉莎又来个克莱门汀。

“我记得你凯西，你的‘威士忌酸’加蛋清，少放糖浆是吧，当然。不过你皮肤已经这么好了，还要这么严格控糖吗？”

吵死了。现在听到夏油杰的声音，五条悟只想把耳朵捂住。

来的很多熟客都是女性，夏油杰似乎能记清她们每一个人喜好似的。看着夏油杰对她们个个都游刃有余的样子，五条悟开始不满起来。

什么嘛，原来不是单独对我一个人吗？

面前的“富士山下”很快喝完了，只剩下没化完的冰块。这时另一个调酒师过来了，问他还要不要再加点什么。

五条悟本来都想直接离开了，但心里还是闷闷的，便转过头，指着那个女生手里的酒，说：“我要那个。”

“‘威士忌酸’吗？好的。”那位调酒师很快便做好了一杯一模一样的威士忌酸，递给了五条悟。

然后五条悟只喝了一口，下一秒便“砰”的一声趴在了桌子上。

那个调酒师被吓着了，连忙去找夏油杰，他刚刚有听到他们对话，知道他们是认识的。

夏油杰也被吓了一跳，他这才知道五条悟又点了杯威士忌酸，心里连连叹气，自己也就是一会儿没把注意力放五条悟身上，这家伙怎么就乱喝东西呢？

他轻轻推搡了几下，看五条悟是完全醒不过来了。便走出吧台来到五条悟旁边，先是检查了他的脖子，还把他衣服翻过来看他后背，没有发红和起斑点，确定不是过敏或者中毒反应，应该单纯就是不能喝。

没办法，他只得换了衣服提前下班，把五条悟带离这里。

他不知道五条悟住哪，本来想在旁边酒店给他写个房间，但考虑到自己欠缴的房租，犹豫再三，夏油杰还是决定带他回自己公寓。

他走的时候另一个调酒师满脸歉意地送他出去，说实话自己也挺不好意思的，让对方在最忙的时候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班，两个人便站在门口互相鞠躬。五条悟好像是失去意识了，但又没完全睡着。整个人像八爪鱼一样缠在夏油杰身上，弄得自己连鞠躬都没法好好做。

虽然心里有点小埋怨，但对五条悟也有点小愧疚，要是自己早注意到，就不会让他喝那杯威士忌酸了。不过这个人也真是的，又不是小孩子，知道自己不能喝酒，也不多问问，就直接要了杯有酒精的鸡尾酒来喝。

好笨哦。

夏油杰这样想到，又情不自禁笑起来，伸出手捏了捏五条悟的脸。

五条悟毛茸茸的脑袋搭在他肩膀，蹭着他脖颈。从这个角度，连五条悟的睫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家伙连睫毛也是白色的欸，好神奇。接着视线移到鼻梁，再移到嘴唇。一个男人的嘴唇粉成这样真的正常吗？看起来好软，亲起来是什么样呢？

夏油杰突然意识到自己视线的逾越，连忙收回来，望着马路对面的红绿灯。

这时还是红灯，马路上的车辆来来往往。夏油杰浑身僵硬，喇叭声、引擎声、风声他什么也听不到，唯一可以听到的只剩自己越来越快，无法掩藏的心跳——咚，咚，咚，咚。

怎么办，他好像，根本控制不住，不去喜欢悟。

07.

等到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五条悟迷迷糊糊睁开眼，看到陌生的天花板愣了好一会儿。

接着昨晚的记忆一下子涌进脑袋，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身下的弹簧床发出吱呀呀的响动，他这才觉得腰酸背痛，低头一看，自己睡的床又矮又小，床垫也硬得很，难怪睡得那么不舒服。

接着他抬头就看见夏油杰拿着个扫把站在门口，再仔细一看，他正弓着背，不慌不忙地赶房间里的老鼠。几个小老鼠吱吱地叫，慌忙逃窜着。

“你醒了？”夏油杰看都没看他一眼，把老鼠赶出视线外后，又去打开窗帘，拉开了窗户通风。这个房间离街道很近，人声车流声在失去了窗户的隔绝后清晰得仿佛就在耳边。

五条悟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没想到杰住的地方长这种样子。接着他掀开被子，下了床。发现自己穿的还是昨天的衣服，但现在已经变得皱皱巴巴了。

他低头看着昨晚睡的这张弹簧床，接着环顾了一圈，这个房间非常小，陈设极其简单。除了一张床，就是一张书桌和一个椅子，旁边是非常简易的可折叠衣柜。天花板很矮，他稍微伸手就能直接摸到。

“你昨晚喝了口威士忌酸后就晕了，我不知道你住哪儿，就把你带我住的地方了。”夏油杰看五条悟不说话，主动开口道。这时是他今晨第一次转头看向五条悟，他的两眼底下青黑，一看就是昨晚没睡好觉。

昨晚夏油杰把唯一一张寝具让给五条悟睡后，自己就在客厅的二手单人沙发上窝着休息，中途醒了三次，等到最后一次五点醒来后，他便再也睡不着了。半夜，合租室友起床上厕所时，还被客厅里睁着眼一动不动的他吓了一跳，问他这么晚不睡在想什么。

夏油杰只说自己的床让给朋友睡了，没多解释。

喜欢却又不敢触碰的人就睡在自己床上，睡在一墙之隔的地方。这让他怎么可能睡得安稳？

“卧室没有洗手间，这是一次性洗漱用具，”说着夏油杰朝他扔来一个透明袋子，“我先带你去洗手间，你去洗漱一下，然后我带你出去吃早饭吧。”

五条悟还是懵懵的，揉了揉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哦…好。”

夏油杰刚推开卧室门就被扑面而来的带着辣味的浓烟熏得直咳嗽，接着便听见烟雾报警器的声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快步走到厨房。

“夏油，救我！”他的室友慌乱地举着锅铲，欲哭无泪地看向赶来的夏油杰。烟雾报警器正一边发出刺耳又具有规律的滴滴声，一边往下大范围地洒水。

一边拿手扇开眼前的浓烟，一边堪堪挡住一部分洒下的水，夏油杰问：“咳咳咳，你这次又放了什么？”

“对不起夏油，这是我昨天在唐人街买的辣椒粉，我以为没问题的，结果一放下去起的烟太浓了。”室友双手合十，接着鞠了个九十度的躬。

“你，唉，算了。”夏油杰实在不想发脾气，只能按下怒火。

五条悟尴尬地站在厨房门口，说是厨房其实小得可怜，中间空地堪堪站下两人，连转身都很困难。于是五条悟只能站在客厅，在夏油杰背后探头探脑。不过客厅也很小，简单地摆了一张茶几和一个单人沙发。墙壁空荡荡的，墙纸也翘边了。几个插座凌乱地分布在本应放置电视的一面

墙，电视机似乎是被搬走了，在发潮的墙纸上留下淡黄色的边框印迹，另一侧还有个坏掉的挂钟。

“悟，没事，你去洗漱吧，右转就好了。这个处理起来很快的。”

说罢就见他熟练地拿过一旁的晾衣杆，踩上灶台，把烟雾报警器拆了下来。

五条悟听话地去洗手间洗漱，出来后就看见杰把烂掉的烟雾报警器扔进垃圾桶。

他的上衣被淋得湿透了，本来就已经烦恼了一个晚上，大早上起来又让悟看见这么狼狈的自己，夏油杰心情更糟糕了。

“我先去换个衣服，悟，你就在外面等我一下。”

“哦，好。”五条悟点点头，侧身让夏油杰从自己身前过去，看着他回到房间又关上房门。

“你好。”室友看起来是个印度人，很热情的用咖喱味口音打招呼。

五条悟这才有空打量起杰的这位室友，个子不高，皮肤黝黑。

“真是不好意思啊，夏油第一次带人回来就碰见这种事，我们这儿不经常这样的。”室友表情憨厚，态度十分诚恳。

不过五条悟被他身上的香料味熏得直皱眉，捏着鼻子后退了几步，埋怨了句什么怪味。刚好夏油杰换好衣服出来，看到五条悟表情，马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赶紧上前把他拉走，说不要在人家面前说这种话。

“我是用日语说的。”五条悟努努嘴抱怨。

“那也不行，这样很没礼貌。”夏油杰义正辞严地说。

杰住的房间就在一楼，推开公寓的门几步远是相邻几栋公寓共同的垃圾箱，这个点垃圾车还没来。黑色的垃圾袋已经堆得溢了出来，有几个老鼠在垃圾袋旁寻找食物，察觉到人走过又躲进了阴影里。

再往外走很快来到主路上，夏油杰拿着手机记账，由于消防要求，烟雾报警器肯定是会重新安装的。这样下来又得花钱，虽然说是室友引起的，但毕竟是合租，自己还是该摊钱。

退出记账软件后，他发现一旁的五条悟不住地回头张望，忍不住对悟低声说了句走快点。好像只要离开那栋公寓，就能远离他不想被暴露的人生一样。

五条悟本来想说些什么，但想了想只是抿了抿嘴，没有开口。

跨过两个街道，来到一家法式餐吧，早晨这里的可颂和咖啡卖得最好，夏油杰准备进去点单，五条悟看到门口的价签却犹豫了，拉住了他：“杰，没必要在这里吃，这家店有点贵。”

夏油杰侧过头剐了他一眼，语气有点强硬：“悟是觉得我没钱付吗？”

五条悟敏锐地察觉到杰有点生气了，但他还没搞懂为什么，杰就径直走过去买单付款了。

吃的时候，五条悟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杰。

“悟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我呢？”夏油杰突然看向他，语气冷冰冰的，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理问题情绪化了。

他只觉得五条悟的眼神好像生怕惹他生气似的，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呢？因为自己刚刚说了重话吗？但那也不是对悟生气，说到底，他只是对自己生气罢了。他不希望和悟间有任何嫌隙，他不希望悟与平常不同地看待自己。可表现出来却变成自己莫名其妙发脾气了。他不喜欢这样，尤其不想在悟面前这样。他自以为能在所有人面前保持一个情绪稳定的可靠形象，偏偏总是在悟面前丢脸。

“啊，什么？”五条悟好像听不懂他说的话似的，故意问。

“悟——”夏油杰看不下去他的装傻，正准备主动挑明。

总觉得杰会说出来什么不好的话，五条悟连忙打断，嘴巴里东西还没咽下去就大声说：“杰！你们那个戏多久表演，我想去看！”

夏油杰话说到一半被噎住了，他低头喝了口咖啡，隔了会儿说道：“应该是两周后……到时候我会把票给你。”

“我会是前排的位置吗？你懂的，那种家属位？”五条悟又摆出那副眼睛亮晶晶的表情给自己。

夏油杰沉默了会儿，眼见着悟主动想跳过这茬，自己也不想纠结了。便接着点头：“肯定会有的。”

五条悟看着杰倔强的侧脸，狠狠咬下一口手中酥脆的可颂。他知道了关于夏油杰的更多信息，比如杰真的很忙，不仅要忙学业忙社团活动还要兼职打工；比如杰真的很厉害，不仅会调酒还能赶老鼠、拆报警器；又比如杰好像存在一点经济问题，但不想让自己关心。或者说，杰很排斥这样的关心。

对朋友了解更多后，不是应该更开心吗？可五条悟却没有那种感觉。他反而觉得，如果夏油杰是一款游戏的话，那他的收集进度一定才只达到了10%。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后他就用力晃了晃脑袋，说什么呢，杰才不是游戏，杰是杰。

之后的几天，两人仍像往常一样相处，一切看起来相安无事。可五条悟总觉得心里堵着堵着不太舒服。他睡觉前会想起杰，睁开眼睛还是在思考杰的事。这样反复几天后，五条悟决心给自己曾经的高中同窗打个电话。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深交的朋友，但是曾经聊得来的，还是有那么几个。

在反复拨打同一个号码的第四次的时候，电话终于接通，那边似乎已经忍无可忍：“五条悟，你知道现在日本是几点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问硝子！”五条悟回答得理直气壮。

“你在给我打国际长途吗？我挂了。”家入硝子显然对他的近况没有丝毫关心。

“别挂别挂！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想问，我找不到别人聊了。”五条悟显得很委屈。

“心理咨商四万日元半钟头。”她懒懒散散地说。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家入的手机上就收到钱款到账的信息，五条悟说：“给你打过去了。”

家入硝子看他应该是有急事，便从床上爬了起来，披了件外套，走到阳台点了支烟：“行吧，看你出手大气，说来听听。”

五条悟便一股脑把这段时间自己认识了怎么一个人，以及困扰他的所有问题都说了出来。

“所以说，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

“对。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做才不会伤害到他。我又想尊重他，又想让他生活得更快乐舒适一点。”

“啧，真后悔我浪费时间听你这点烦恼，你的青春期是不是来得太晚了？话又说回来，你和人相处什么时候在意过别人的想法？”

“是吗？”五条悟挠了挠脑袋。

“是的哦，就像你根本不在乎我晚上要睡觉，明明深更半夜还给一个花季少女打电话一样。”

“不好意思啊，硝子。”

“欸？”

“怎么了？”

“你还会道歉？这件事我必须得和歌姬讲讲，去美国后你这家伙竟然还更有礼貌了？真是不可思议。”家入硝子一副幸灾乐祸的语气。

“哪有。”五条悟嘴上不承认，心里又想起夏油杰。都怪他天天在自己旁边耳提面命，不然自己才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听你这样形容，对方倒不像是你的朋友。”

“那是什么？”五条悟不解。

“像个阔少爷谈了个心气很高的女朋友，想要对人家好，又怕伤害人家自尊心，啊啊，就是那种三流小说的剧情。如果是普通朋友的话，一般也不会那么在意吧，就正常相处就行了。本来有些关系是强求不来的，如果你们价值观不合，以后联系自然会慢慢淡了。”

“才不是普通朋友，”五条悟突然有些气恼地反驳，“杰可是我的挚友。其他人贫穷或是富有我都不在乎，可发生在杰身上的每一件事我都在乎。我不希望因为这些外在因素和他渐行渐远，我希望能够和他一直自然相处下去。”

“呼，挚友吗？或许吧。”家入硝子呼出一口烟，总感觉自己好像得知了什么不得了八卦，在电话另一头悄悄笑了笑，“毕竟友情和爱情有时分界线确实比较模糊，这两者都具有强烈的独占欲和排他性。但有一点，只有爱情会产生的，或许可以拿来辨明清楚。”

“什么？”

“看你想不想和他发生性关系。”

08.

“我今天要对你说一件事，这件事我埋在心里很久了，你也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

面前的黑发女孩两只焦糖色的大眼睛凝望着自己，夏油杰盯着她真诚的眼睛，竟有些闪躲，视线下移到她脸颊的雀斑，它们随着她说话时面部肌肉的运动而跳跃起来。

“你，哈里，一直是个艺术家、思想者，是一个充满快乐与信仰的男人，总是在通往伟大与永恒的路上走着，但生活越多的唤醒你，笼罩着你的痛苦、恐惧、绝望就会变得越深重，直到你快被他们淹没。你曾经熟知、热爱的，被你视为美丽、被你尊为神圣的东西，你曾经对于人类以及我们的高贵命运所怀有的一切信念顿时没了用处，没了价值，变成了一堆碎片。你的信念再也找不到可以呼吸的空气，最后只能落个窒息而死的下场，我说的对不对？哈里，这是不是就是你的命运？”

悟有几天没有找过自己了，夏油杰想到。

是在忙吗？可他也没有给出什么解释。那是因为什么？仅仅是想主动淡化这场关系吗？总不可能悟意识到自己喜欢他了吧？不，这肯定不可能，自己明明隐藏得那么好。可为什么悟不来找自己呢？要主动联系悟吗？上周就已经把首演的票亲手给了悟，这次能用什么借口呢？说想看看他的概率论笔记？不不不，这太白痴了，悟根本不可能做笔记的吧。

“夏油，夏油？夏油！”

“抱歉。”被连续喊了三声名字，夏油杰这才回过神来，看向台下表情不甚愉快的导演。

面前的黑发女孩饰演的是《荒原狼》里的女主角赫尔米娜，在导演叫停后她起身离开了位置，下台去喝水。

导演朝舞台又走进了几步，手里的剧本卷成圆筒，敲了敲舞台的边沿：“再过三天就要首演了，你刚刚是在走神吗？”

面对导演的质问，夏油杰忙站起来鞠了一躬：“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最近有些失眠。”

“你确定你没问题吗？”导演皱了皱眉，“虽然米娅社长很喜欢你，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替补。如果你不想演现在就提出来，首演就让文森特来。”

不，不想这样，不要这样。本来是无所谓什么首演的，可是悟说他会来看自己演出。想见到悟。

“抱歉，”他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喂，你之前是不是还有安眠药啊，给他两颗。”导演没理会他的道歉，而是推了推旁边的场务，他们都是戏剧社的，互相之间早就非常熟了。

场务笑着捂紧了自己口袋，说这可是宝贝可不是安眠药，接着又对台上的夏油杰吼道：“你睡不着去找校医院开个单子就行，安眠药还是挺好弄到手的。”

“谢谢关心，我还没到需要吃药的程度。”夏油杰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

“啧，吃点小药片又没事。”

导演显然不想多管，催促着：“唉，算了算了，别浪费时间。女主角别喝水了，快回到台上。”

赫尔米娜的饰演者懒散地回复了句是，接着又回到舞台上，朝夏油杰轻轻点了点头，他们便又开始对台词。

到了首演当晚，五条悟来的时候观众席已经快坐满了，他专门掐着时间，才不会傻傻提前到场。看了看表，离正式开始只有五分钟，是时候了。他这才理了理西装，朝内场走去。不出五条悟所料，他刚一踏进去就收到不少侧目。

随着阶梯走下去，在阵阵窃窃私语中，他还听到有人讨论他是不是哪个明星。

五条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欣赏，毫不羞怯，大方自然地摘下墨镜，朝偷拍他的人微笑招手，接着款款走向第一排，那是杰专门给他留好的位置。

“如果意识到喜欢一个人，下一步就应该是表白吧。”落座后盯着还没拉开的帷幕，他想起前几天和硝子的通话。

“我真是没长教训，又接了你这白痴没有营养浪费时间的电话。”

“我说真的，硝子，我想我可能是真的喜欢杰。”

“噢噢，恭喜你发现了。”家入硝子打了个哈欠，没有感情地赞叹道，“不过即使你喜欢别人，你确定人家就一定喜欢你吗？表白失败了可能连朋友也做不了哦。”

“怎么可能？”五条悟没有丝毫犹豫，“如果我喜欢杰，杰肯定也是喜欢我的。”

“这么自信？”

“当然，因为我是五条悟嘛。”

“对对对，你是无所不能的五条悟嘛。”

没有机会对方的阴阳怪气，五条悟已经开始了计划：“有了，过几天他的戏剧就要演出了，到时候我稍微打扮一下，一定可以让他折服在伟大的五条悟大人的魅力之下。”

“虽然不想打击你，但你最好还是不要太浮夸。”

“硝子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不过如今，看见周围人的反应，五条悟很高兴自己找造型师的钱没白花。

随着帷幕缓缓拉开，《荒原狼》正式上演。夏油杰作为主演第一个登上舞台，今天他的造型也有点不一样。没有像平常一样梳一个干干净净的丸子头，而是半扎，把一些头发披在肩上。只消一眼，五条悟就能看出，夏油杰上台的瞬间便已经进入主角哈里，他没有把目光分给台下，也没有看到观众席第一排的他。

首先响起的是一阵钢琴乐，五条悟听出是莫扎特，但是想不起是哪个曲目。接着是杰的声音作为旁白出现。舞台上的杰行走在搭造好的街道上，沉默着，并没有开口说话。

“一个人就算不自杀，也能死掉。”

这是整场戏的第一句台词，由已经录制好的旁白念出。五条悟听后，稍微皱了皱眉。

“自杀者的显著特点是：其自我无论对错，在他看来都是极端危险、不可靠的，这辈子活着就是为了自我毁灭；他觉得自己总在冒特别的风险，就像脚跟刚好站在悬崖边上，被人轻轻一推一下，或内心稍稍软弱一下，就会让自己坠入无尽的虚空。”

五条悟没有看过《荒原狼》这本书，他也没想过要去看。他来看这部戏剧，纯粹抱着一种支持杰的心态前往。但他的直觉已经告诉他，他不会喜欢这部戏。

戏的内容并不复杂，但给五条悟一种故弄玄虚之感。哈里是个困苦的知识分子，他有两种性格，一种是人的个性，一种是狼的个性。两种个性反复撕扯着他，他一面用理智驯化着狼性，一面被欲望折磨着人性。哈里在忍受着俗世的痛苦中，在酒吧遇见了几个所谓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女主角赫尔米娜。他们给了哈里更强烈的欲望，让哈里对自己的痛苦认识得更加清晰。他们戳破哈里可笑的伪装，邀请哈里加入疯子的俱乐部。

“你现在就需要我，此时此刻就需要我，因为你绝望了。你正在死去，因为你缺个人推你一把，将你推到水中，让你再活过来。”赫尔米娜柔情地看着哈里，她有一个男孩子一般的样貌与气质，谈吐中有着让人移不开眼的独特魅力。她穿着紫色的齐膝包臀连衣裙，脚上是一双掉色的漆皮棕舞鞋，说话的时候翘着的二郎腿晃晃悠悠。

“当你爱上我，我就给你下达我的最后一道命令。”赫尔米娜如是说。

“是什么？”哈里问。他的眼神紧盯着赫尔米娜，似乎已经注定要爱上她。

赫尔米娜回答，眼睛盯着餐桌中央那株兰花：“这不容易，可你还是要做，你服从我的命令，然后——杀死我。然后——什么也不要问了。”

看到这里，五条悟已经频频皱眉，他看了看四周，大多没有这样的反应。不知道为什么，他很不喜欢其中情节的设置，这仅仅是一部戏剧罢了，即使知道这一点，可看夏油杰被这样的台词包围，让他更加不适。一种不详的预感在心里升起，那种预感过于真实，甚至接近于恐惧。这种恐惧的来由无从考究，但那着实让他慌乱了。

他立即起身，匆匆离开剧场，他大口呼吸着剧场外的新鲜空气，好像刚刚在那里差点窒息一样。

再次调整好进入剧场后，他没有回到第一排，而是站在门边静静地看着。

已经彻底陷入疯狂的哈里在磕药后进入了一场场混乱的梦境。梦境中他变成了杀人者，背叛者，他拿刀捅进了赫尔米娜侧乳下的心脏。赫尔米娜咽气后，哈里被推上审判台。骄傲的莫扎特嘲笑着他，宣读着他的罪状。

“先生们，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名叫哈里·哈勒尔，他用所谓的现实毁坏了我们的美丽的画廊，用一把刀子的映象捅死了一位姑娘的映象。我们判罚哈勒尔永远不死，他被取笑一次的责罚也不得豁免。先生们，我们一起来，一、二、三！”

尖锐刺耳的大笑声从音响里传来，持续了很久很久。舞台中央的哈里，或者说舞台中央的夏油杰仍埋首不发一言。

莫扎特趴在哈里肩膀，继续对着哈里说：“你听到你的惩罚了吧，你得学会大笑，这是对你的要求。你得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幽默，也就是断头台式的幽默。你愿意很庄重地被处死，你无疑还愿意羞辱、惩罚自己好几个世纪。我说得对不对？”

“我什么都愿意做。”哈里痛苦地哀号。不，在五条悟眼中他无法将夏油与他所扮演的角色剥离开，他眼中是夏油杰在哀号。

“你当然如此，你这个悲剧家！”莫扎特大叫，“你那些跟赎罪有关的浪漫故事在我看来就是一堆垃圾。你想被处死，想让人家砍掉你的脑袋。你这个疯子！你是个懦夫，宁愿去死，也不愿活着。但我不会让你如愿，我会让你活着，让你和你杀死的女孩结婚，继续收听你厌恶的音乐。”

“我要是不照做呢？”夏油问。

莫扎特掏出一支香烟，语气突然由暴烈转为平静道：“那就请你再吸一口我的迷人的香烟。”

夏油接过香烟，抽了一口，接着昏倒在地上。

帷幕拉起，全剧终。

在三秒钟的寂静后，掌声雷动。

五条悟没有鼓掌，米娅不知道什么时候看见他了，走到他旁边，业靠在门边，问：“不喜欢吗？”

“很讨厌。”五条悟毫不避讳地说，他看着剧组的各个演员依次上台鞠躬谢幕，眼神没有波动。

“真伤心呢，剧本可是我改编的呢。”

“烂透了。”五条悟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此时夏油杰和赫尔米娜的饰演者携手上到台前，向观众鞠躬。

米娅没有对此生气，只笑了笑，指了个方向：“员工通道从那边过去，你可以在那里等夏油。”

谢幕完成后自然就到了交流环节，不少观众都对夏油杰的表现给予不俗的赞叹，还有上去要联络方式的。夏油杰温温柔柔地笑着，一一给了，没想到成了最后一个离开舞台的人。

五条悟百无聊赖地站在后台通道等了他很久，浅蓝色的地灯沿着走廊延伸，夏油杰隔了一段距离就看见五条悟站在不远处，他的身影遥遥在狭窄的走廊中的另一侧，显得有些模糊。

还没走进，夏油杰就听见自己心脏加速跳动的声音，他深吸一口气，换上如常的神色，张开手走过去和他拥抱。为了保证演出顺利进行，他故意克制着没有关注五条悟的所在。还好一旦进入状态，便很成功地忽略了外界。表演结束后，他的心上卸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看见悟，又背起一块更重的石头。

走进了才发现五条悟今天是有好好拾掇过的，原来总是梳得随心所欲的头发今天用发胶好好做了个发型。藏青色的休闲西装外套外面胸针别了一只银色的蜻蜓，里面的衬衫解开了两颗扣子，一靠近，就闻到一股淡淡古龙水的香味。

“杰，祝贺你首演成功。”

夏油杰觉得自己耳朵发烫，脑也发热，只轻轻抱了一下便不着痕迹地将对方推开。

“你觉得怎么样？”他随即问道，与五条悟并着肩走向后台。

“看不懂。”五条悟答。

“悟这么聪明，怎么可能看不懂。”

五条悟没接他的话，反而凑到杰旁边嗅了嗅，说：“今天杰的身上有点香。”

“化妆品的味道吧。”夏油杰反驳，“你才是，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好看。本来平时就更好看的人了，这一收拾，就跟好莱坞的明星似的了。”

“杰也觉得我帅吗？”

“那是当然了，没人会否认悟很漂亮吧。”夏油杰诚实地给出答案。

“那杰喜欢吗？”

“嗯？”夏油杰愣了愣，还没等到杰的回应，刚一走进休息室，剧组的人围上前来。七嘴八舌地恭喜首演顺利，并提出马上去两条街外的披萨角好好庆祝一番。夏油杰被人群簇拥着，仍保持着平和的微笑。

“诶，你是叫五条是吧，要一起来吗？”餐厅的号码按到一半，米娅突然想起休息室里还有个编外人员，邀请他一起参加。

夏油杰想着五条悟打扮得如此精致，以为他是有别的安排，刚想替他回绝，五条悟却抢先答应下来，一时有些震惊。

“干嘛用这个眼神看我，今晚我的时间都是留给杰的。”五条悟轻描淡写地说。

到了披萨角，他们十六个人围坐在一张并不大的方形桌子四周，悟坐的位置离他很近，谈话中两人的肩膀时不时地碰在一起。

在点完单后，啤酒先上了上来，随着拉罐啤酒“吡”的一下被打开的声音相继响起，大家又开始三三两两地聊起天来。讨论的内容多是围绕首演的体验和经历。导演吐槽赫尔米娜扮演者上台前忘了别发卡，让他着急坏了。场务说今天开始前差点找不到装饰的兰花，还好及时买了支假花作替代。赫尔米娜扮演者说自己表演前过于紧张，喝了点伏特加后就好多了。莫扎特扮演者说自己演那场嘲笑哈里的戏时，因为笑得太用力，差点背过气去。

“夏油最喜欢里面哪一句台词？”看主演没有发言，席间有人问道。

“全剧吗？”夏油思考了一会儿，浅浅笑了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赫尔米娜的那句。”

接着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模仿女人的魅惑腔调念出那句台词：“这不容易，可你还是要做，你服从我的命令，然后——杀死我。然后——什么也不要问了。”

赫尔米娜扮演者笑了，举起手中的啤酒和他碰了碰，几份披萨和肉卷也在这时端了上来。

五条悟没有喝酒，他要的是瓶可乐，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他突然开口：“我实在不懂，赫尔米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里又为什么要杀死赫尔米娜？”

众人沉默了两秒。

“其实原作中，哈里（Harry）和赫尔米娜（Hermione）都是作者赫尔曼（Herman）人格的两面，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看作为一体。”夏油杰向他解释道，“哈里杀死赫尔米娜，或出于嫉妒，或出于爱。但我猜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哈里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

米娅点燃了手中的marijuana，吐出一口烟雾，说：“我的想法可能有点极端，不管他们两人是不是一体，我就认为爱的最高形式是甘愿亲手杀死所爱之人。这是赫尔米娜的请求，哈里也实现了，因为他爱她。”

她从烟盒里倒出两根卷烟，想递给五条悟和夏油杰，他们摆摆手拒绝了。

她继续说：“而且他的杀人目的是为了他的爱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等等，别给我这个，我是素食主义者，把那块分给我。”

几块披萨被分到了各自面前的盘子中。

”这就和因为财产纠纷、子女分配、或者是什么鸡毛蒜皮的矛盾而杀死爱人不同。真正的浪漫最高形式，是我爱着你，但我愿意为了你杀死你。”米娅总结道。

“疯子，狗屁不通，什么逻辑。”五条悟用日语骂道。

米娅歪了歪头，显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悟。”夏油杰小声提醒了一下。

五条悟使用英文说：“我不理解。”

“我想起了个例子，安乐死，”夏油杰接着这个话题说，“为了减轻所爱之人的痛苦，所以让他在舒适与幸福中死去。”

“难道杰也认同这种愚蠢的想法吗？安乐死

这个例子太极端，我不认同。若是爱人真的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那就去解决好了。轻而易举杀死所爱之人，那叫什么爱啊？”五条悟看向他，立即反驳。

杰笑了：“在悟口中，好像解决什么事情都易如反掌似的。”

五条悟有些生气地看着他。

“哎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说它不存在。”见他们快吵起来了，有人补充了这么一句。

“对啊，不同意见相互讨论很正常，真理都是越辨越明的。不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互相讨论，互相理解嘛。”

大家笑起来。

夏油杰突然这样说，脸上是一种宁静的神色：“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杰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被周围人劝酒的声音盖过去了，只有五条悟听见了。

他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此时的杰的侧脸与刚刚在舞台上的杰的形象重合在了一起。那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又袭上了心头。他从没有真正陷入过爱情，因此不知道此时他的感觉是否正常。如果说爱情的发端是酸涩与甜蜜的混合，为何他现在就已经开始恐惧了。

但他是五条悟，他不会怀疑自己，他只会通过做出行动来消除内心的紧张感。于是他便由直觉指挥着行动，伸出手，扳过夏油杰的下巴吻了上去。这一突如起来的举动使得周围的人一下子开始起哄，吹口哨的、鼓掌的，不绝于耳。

夏油杰先是愣住了，接着眼里涌起一瞬间的惊喜，悟似乎也是喜欢自己的。但这种雀跃很快又被不知道何处来的悲伤掩盖。似乎在五条悟亲吻他的那一瞬间，他就经历了和悟分别的痛苦了。明明反复告诉自己不要去喜欢悟的，可如果悟有那么一点喜欢自己，这样下来，他的所有意志力，他的所有理智，便溃不成军。

09.

几颗冰块被扔进酒杯，溅起浅浅的酒花。

他把倒好的生啤递给父亲，接着跪坐了下来。

母亲从厨房一边喊着“来了，来了”，一边把已经煮好的寿喜锅端了上来，放在了桌面的中间。

“我开动了。”他们一家三口双手合十，虔诚地说。

“我说，小杰啊，最近那个柔道部，可以不去了吗？”母亲把蛋清打在碗中，语气柔和地问道。

“为什么？我觉得——”他刚想开口说话就被打断。

“小杰，你追求你的兴趣爱好没有问题，但是也要考虑实际的东西对吧。你不可能成为职业的柔道运动员，你现在还每天参加部活，有什么意义呢？你的功课有好好兼顾吗，快升学了，不能那么天真了。”父亲喝了一口生啤，打了个酒隔，把玻璃杯放在木制桌面上。

“可是——”

“小杰啊，不要觉得妈妈啰嗦，只是你必须得考虑实际，你不能永远活在真空中。做一件事情，应该提前考虑到它的结果，如果结果对你未来有益，你做这件事才有意义。如果这种事对你未来毫无帮助，或者不及其他事有帮助，你应该懂得取舍。这是成年人的经验，你要认真听。”母亲在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前是个小企业的会计，在他上国中后，又重新当起兼职财务。她说话总是这种口吻，她应该习惯已经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衡量一切。

“…是的，”他低下头没再开口辩驳，此类的讨论他已不止经历过一次，以至于他心中也很清楚谁对谁错。或者说他已被父母传递的价值观不知不觉间驯化了，细细的筷尖戳着碗中的牛肉丸，却总是戳不中，他接着说“我明白了，父亲母亲。”

“我明白了。”他又重复了一遍，终于戳中碗中那颗不听话的牛肉丸，不知道是在向谁保证。

夏油杰疲惫地睁开眼。

他知道他不在自己的公寓，他对于昨晚的记忆一清二楚。在五条悟吻了他过后，夏油杰这么聪明的人也立即明白过来对方是什么意思，但整个人却像缩进壳里的乌龟，不想对于这件事过多的深究。在推开五条悟说了句“别闹了”后，他没多说便拿过桌子上别人点的伏特加，又咕咚咕咚大口喝起来，没喝几口便趴在桌子上没再抬起头。

他们二人虽然在亲吻时引起小小的轰动，但喝醉了朋友之间互相接吻的事也不是没有遇到，不管是恶作剧还是磕嗨了，总之并未引起席间其他人过多关注。

当然，趴在桌子上的夏油杰没有喝醉。这点酒不至于让他喝醉，他又不是五条悟。可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五条悟，便用这种最愚蠢的方式来逃避——把头埋进臂弯里，假装喝醉。

没想到事情后来会发展到这一步。

他整理了一下思绪，深吸一口气，推开卧室的门走了出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突如其来的光线让他揉了揉眼睛。落地窗外的地标性建筑物让他愣了好一会儿，接着走到窗边往下望去，渐渐意识到，这家伙的公寓竟然是在曼哈顿中心。夏油杰又朝四周看了看，发现推开卧室门外是一截不短的走廊，客厅在哪儿都还没看见。

这个公寓是有多大啊？

原来只猜到五条悟家有钱，没想到有钱成这个样子。那之前的种种行为都可以说真是颇为低调了。

而自己昨晚被半推半就着来到五条悟公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能是他们从离开披萨角后，就几乎一直在接吻吧。想到这夏油杰的脸烧得更厉害了，他接着想起昨晚招到一辆的士后，他和五条悟刚一跌进后座就开始亲吻，门都没来得及关，把司机还吓了一跳。

有时候，越是不想记起某件事，关于某件事的记忆便见缝插针地钻进脑海。越来越多的片段冒了出来，昨晚在披萨角吃得差不多后，剧组的其他人商量着去对面蹦迪，社长米娅行动力十足地联系好了卡座和酒水。

“你们去吧，这个人应该去不了了，我来照顾他。”五条悟说着指了指仍趴在桌子上不吭声地夏油杰。

米娅随便客套了几句，便爽快地提包走人。

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五条悟恶作剧似的戳了戳夏油杰后脑勺：“脑袋痛是不是？谁叫你把酒混着喝？”

没想到夏油杰一下子就醒过来了，坐直后看了看周围，神色清醒，吐词清晰地说：“他们都走了？那好，走吧。”

一旁的五条悟眨眨眼，有些不可置信：“什么啊，原来你没醉。”

“装醉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拒绝，跟他们去蹦迪的话不知道又要花多少钱。”夏油杰嘟囔起来，脸颊和耳根都红红的，站起来的时候身子还是不自在地晃了晃，被五条悟扶住了。

“杰都不问吗？”

“什么？”夏油杰径直往外走，装作没听懂的样子。

五条悟不给他装傻充愣的机会，一把拉住他，指了指自己的嘴唇：“问我为什么要亲你？”

“啊，谁搞得懂你在想什么啊，你这个奇怪的家伙。”夏油杰摆摆手，表示自己不想追究。

然后——这句话好像就惹悟生气了。

结果是：

虽然说没喝醉，但确实手脚有点没力气了。所以在被五条悟拉进出租车，拉进公寓大门，拉进电梯，拉进房门口的时候，都没能反抗。

找什么借口啊！明明就是成年人，怎么可能反抗不了啊。说实在的，还不是因为他太喜欢悟了。只要一遇到和悟有关的事情，他的立场就变得极其不坚定起来。

直到被压到床上，夏油杰还在犹豫。即使他的一颗心都快要 from 喉咙底跳出来了，他第一反应还是克制。可是悟的床真的好软，他的手脚一陷进去就找不到方向，好像进入柔软温暖的水流。酒精，一定是酒精，都是酒精的错！

“你确定要这样吗？”他问。

“都这时候了你在问些什么呢？”五条悟刚刚把上衣脱掉扔在一边，听到这番话实在有些气恼。

“我比你想得糟糕得多。”他闭上眼睛自暴自弃地说。见对方很久没有反应，又睁开一只眼，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俯视自己的五条悟。

“杰，你怎么总知道如何惹我生气呢？”他捏住夏油杰的下巴，自上而下地看着他。

“不过，倒是可以原谅杰啦。因为杰的眼神已经完全出卖杰啦。”

他俯下身，额头贴着额头，每次呼吸都像一次燎原。

“杰，是不是好爱我哦。”

什么嘛，竟然是陈述句，原来悟早就发现了吗？

啊——夏油杰捂着脸，停止了回忆。

“杰，干嘛在这蹲着？头还痛吗？”

五条悟的声音突然从上面传来，夏油杰吓了一跳，惊慌失措地抬起头。对方穿着一件滑稽的围裙，可是配上那张脸，怎么看怎么可爱。

“你在干嘛啊？”夏油杰平复着快速跳动的内心，装作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咳嗽了两声，问。

“给杰做早饭啊。”五条悟说着，挥了挥右手的汤勺。

他跟着五条悟穿过走廊来到客厅，客厅与料理台是打通了的，虽然中央摆了一整套沙发套装，但整个客厅仍显得极其空旷。更别提整个料理台的区域了，怕是比自己公寓的卧室都大吧。

灶台上的锅里咕噜咕噜冒着热气，夏油杰凑近一看。

“我看着网上的教程做了醒酒汤，”五条悟说着揭开锅盖，“那边桌子上是我点的外卖，鲜牛奶和碱水面包。我想你可能不爱吃甜的，买的都是些没味的。不过我倒是有好多树莓果酱，在这边柜子里，哦对，还有炼乳。”

夏油杰拿起汤勺吹了吹，小心翼翼尝了一点，浓重的姜味差点让他没吐出来。行吧，喝酒没喝吐，所谓的醒酒汤倒变得催吐了。

“你加了多少姜啊？”努力稳住表情后，夏油杰问道。

“啊，没多少吧。”五条悟挠挠头。

看着锅里几大块没有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扔进去煮的生姜，夏油杰有些无奈。

“你应该切成姜丝或者姜片啊。唉，算了，我来吧，你还买了红枣吗？”他说着便把五条悟挤到一边，自己熟练地抽出菜板，不知道发绳丢哪儿了，便抽出一根筷子随意把头发盘起。

看着夏油杰先是把锅里的几块生姜捞出来扔掉，接着又把红枣切片放进锅里，五条悟一边满意地点头，一边感叹道：“杰这个样子，好贤惠哦。”

“不要说这种奇怪的话。”夏油杰用着一本正经的语气说，脸却又热了起来，兴许是蒸汽熏的。

他一边忙着手上的动作，脑袋里还是无法停止胡思乱想。现在想起来他们两人关系的改变实在是莫名其妙，但回忆起来似乎从一开始他们的相处就充满了莫名其妙，只是遇上了五条悟，那么一切的莫名其妙都变成了理所当然。

“杰，你喜欢喝热的牛奶还是冰的呀？蓝莓酱要吗？”五条悟已经把外卖袋中的碱水面包拿了出来放在餐桌上，隔着一段距离大声问他。

“啊，都行。”他也提高了声音应道。

事到如今，似乎后悔也来不及了。那就先这样吧，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关掉灶台的火。他太喜欢悟了，能和悟在一起的每一天他都无比开心。

吃早饭的时候夏油杰才终于有空打开手机，检查起没来得及回复的讯息。昨天表演结束后好友列表里添了不少新的朋友，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他简单礼貌地对一些问候给予回复。看到其中一条讯息来自曾经帮过自己联系住宿的研究生学姐，便在和她的聊天页面多停留了一会儿，说了更多感谢的话。

“杰怎么一坐下就在看手机啊，在和谁发讯息啊？不会刚和我在一起就出轨吧。”本来是坐在对面的五条悟顿觉有点不满，搬着凳子坐到了他旁边。

“一个学姐，我的公寓就是她帮忙联系的，我刚到美国时请教了她很多问题，她听说我出演戏剧社的学期大戏了，问了我两句，我回复完她就没什么事了。”

“你那个公寓？”五条悟皱了皱眉，不假思索地说，“她给你联系的是个什么公寓啊，那么破。杰，别住那里了，搬过来和我住一起嘛。”

夏油杰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接着恢复自然：“太快了吧，悟。”

“哪里快了，难道杰不想和我住一起吗？”

夏油杰思索了一会儿，认识一个月成为朋友，两个月成为挚友，三个月后上床，接着马上提出同居。根据他们关系发展的一贯速度，好像还真的不算快了。

“不是这个意思，悟，”夏油杰仍旧推脱道，“我那个公寓离我打工的地方以及学校都比较近，很方便，我也都住习惯了。况且我那个公寓当时谈下来，是学姐花了好大功夫和中介磨破嘴皮子，才争取到的最佳租金，所以我打心底里很感谢她，悟就不要那样说了。”

五条悟见对方实在坚持，也没强迫。因为有早课的缘故，他匆匆吃了两口就急着离开了，走之前把门锁密码告诉了杰，还抱着杰亲了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并且询问了杰今天一天的行程，得知杰今晚又要去酒吧打工后，一张漂亮脸蛋又变得可怜兮兮皱皱巴巴。夏油杰只要看着这张脸就喜欢的紧，因此也滋生了一点点愧疚，保证后面请求店长少排一些班，多些时间来陪五条悟。又安慰了好一阵子，五条悟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

到了晚上八点，酒吧还没正式开始营业。已经换好工作服的夏油杰和当天兼职的另一名调酒师在针对一款新设计的鸡尾酒进行研究。

沾了一点液体倒在虎口，夏油杰舔了一口，道：“普通牛奶不太合适，是不是应该换成鲜牛奶？”

“其实我感觉它们差别不大。”

“要不再加点淡奶油试试？”他提议道。

“会不会腻啊，我想做清爽的口感。”同事有些怀疑，思考起来。

五条悟背着书包推门走了进来，看着两位调酒师面色凝重的样子，问道：“干什么呢？”

“哦，她在给我介绍她研究的新品。”夏油杰知道悟会来，朝他打了个招呼，“以白酒为基酒，然后配上绿茶，最后加点牛奶。”

同事补充道：“我用的是我家乡的白酒，中国的白酒和你们日本的清酒可不一样。”

“哦，这样啊，”五条悟对此倒是兴致缺缺，径直坐到吧台边夏油杰正前方的位置，快速转移话题，用日语问道，“杰假期是什么安排啊？”

“唔，离假期不是还有一个多月吗，还早吧。”

“想问问看嘛。我想的是可以去暖一点的地方，杰要回日本吗？回的话我们一起去冲绳啊。”

“不好意思啊悟，有其他安排。”回答这个问题前，夏油杰脑子里飞快计算着机票价格与旅行可能的各种花销，得出一个不可能负担的了的数字后果断选择了拒绝。只是拒绝的真实原因，他不准备告诉悟。

不出所料，五条悟又对他的反应不满起来，但也无可奈何：“什么其他安排啊，杰好忙哦。”

“我准备试试投一下麦肯锡这类咨询机构的兼职。”夏油杰说的也是实话，他是准备早点从事和专业相关的兼职和实习了。

“那你新年是不准备回日本了？”五条悟有些惊讶，他以为像杰这样注重礼仪与传统的人，新年肯定是要回到家人身边的。

“嗯。”夏油杰点了点头，对此没有做多解释。

“啊，你要一个人庆祝新年吗？”五条悟眨巴着眼睛问。

“别把我说的那么可怜，这又没什么。”

“其实我放假也不想回日本，但五条家那边破规矩多得很，尤其是一月，一堆繁文缛节的仪式，我又不得不去参加。”五条悟觉得自己委屈得要爆炸了，好不容易抓住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却不能带回家。他倒也不是想带回家给那群没用的弟弟妹妹炫耀什么的，他就是总觉得自己牵住了夏油杰的绳，可对方似乎还在天上飘似的。

“悟是什么时候回去？”

“还没订机票呢，我想想看，圣诞节左右吧。对了，杰那两天没事吧。”

“很遗憾，平安夜和圣诞节我都有酒吧兼职。”

“太可恶了吧，杰。”五条悟忿忿不平道。

“如果悟不急着想走的话，平安夜可以来我们这过，那两天店里都有活动的。”

“那……能点特殊服务吗？”五条悟眼睛一转，不知道又想出来什么鬼主意。说着说着，手开始不老实地爬上调酒师的腰侧。

夏油杰不客气地重重捏了捏五条悟的脸：“那得看你支不支付得起。”

10.

比起平安夜圣诞节什么的，更令夏油杰头大的其实是悟的生日。

虽然悟对于生日没有表现出任何期待和计划，但是生日说到底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怎么可能不好好准备礼物和惊喜。

可问题是一——想不到，完全想不到。想不到能送给悟什么，想不到悟还需要什么东西，他根本什么东西也不差。太贵重的东西自己肯定负担不了，悟应该什么好的都用过了，那他还能送些什么呢？他抓破脑袋也想不出一个好的方案。这让他不禁怀念起中学的日子，那个时候他也算是班级里极其懂得讨女孩子欢心的类型。其实掌握满足异性的技巧很简单：适当的分寸感、礼貌又不失体贴的问候，以及高中男生最缺乏的细腻。往往一个小猫发卡就能让班上最可爱的女生高兴好久。

但五条悟显然不是女子高中生，小猫发卡这种低级手段也绝对不可能让他满意的吧。

选对礼物的重中之重是投其所好，可五条悟好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好像对一切都充满兴趣，但对一切也都浅尝辄止。大概是因为不论拥有什么都轻而易举，所以都不甚在意。

夏油杰一边思索，一边在演算本上划掉原先写下来的几个选择。

这种困扰一直持续到五条悟生日当天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天正好赶上五条悟其中一门课结课考试，在交卷走出教室后，五条悟惊喜地发现夏油杰在门口等他：“这次是杰在门口等我呢，真难得。”

“今天你生日，你有什么安排吗？”夏油杰显然等了一会儿了，见五条悟来了便关掉手机，站直后说。

五条悟这才一拍脑门反应过来：“啊，今天起床就赶来考试了，手机也没打开看一眼，差点忘了。”

“悟对生日这么没知觉吗？我还以为悟会把生日看得还挺重要的呢。”

“没有啦，就是很麻烦，会有很多我根本记不住名字的人打来的骚扰电话或者发邮件短信。”说着，五条悟拿出手机开机，不一会儿手机就叮叮响个不停。

他不耐烦地啧了一声，爽快地一键静音后便把手机扔进书包。

“没事吗？这些人都是来祝你生日快乐的吧。”夏油杰稍稍有些惊讶。

“嘁，”五条悟努努嘴，“才不需要他们，那帮人都虚伪得很。”

接着他又转而倚着夏油杰，把几乎全身的重量放在对方身上，撒娇似地问：“那杰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呢？”

“你下午没课了吧。”夏油杰先确认这一点。

“没啦，都结课啦！”

“我其实没有很详细的计划，但你之前有提过想和我去一些地方，某些时候我因为时间原因没能陪你去，我就想在今天尽可能地一次性还清你之前的所有要求，”说着，夏油杰翻出备忘录，接着说道“10月6日的时候，你说你想去那家新开的意大利甜品店，我提前和店员联系，给你留了开心果味和草莓味的冰淇淋蛋糕，不知道作为你的生日蛋糕会不会有点小；11月3日，你说对面商场里开了家复古电玩城，我前天去看了，幸好还在营业，我们可以吃了蛋糕后去玩，服务员说三点前客流量比较少；11月20日，你说你喜欢的女演员的电影上映了，但是这附近的影院都没有排片，不过日本那边已经上线流媒体，我已经下载好了，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找一家私人影院——”

“不用，我家就有投影仪！”五条悟兴奋地打断，“可以回我公寓看。”

“好。”夏油杰见五条悟是满意的，便暗自松了口气。

于是在这天下午他们去了很多地方，乘的士乘巴士或地铁，除了夏油杰的规划外，还被五条悟拖着去了纽约一些著名景点。夏油杰本来以为五条悟对于这些所谓打卡地是会嗤之以鼻的，没想到对方还在时代广场比着耶拍了不少照片。到最后天黑回到五条悟公寓附近，对方突然说想吃杰煮的寿喜烧，夏油杰便陪着他在公寓楼下旁边的大型超商，推着车逛了一层又一层，终于找到日式酱油和所需调料。

在夏油杰在开放式厨房煮寿喜锅时，五条悟就在客厅鼓捣安装好就从没使用过的投影仪。这些设备都是五条家的人提前帮他布置好的，他只知道这些设备的存在，但以往一个人住时，也没想过使用。

把餐桌布置好后，两人便按下了电影播放键。

“感觉今天没有让你的生日过得很特别。”

他们对坐着，朦朦胧胧升起的白色烟雾在中间将他们隔开。

“杰怎么总是这样，好像肩上承担了很重的责任似的，我都还没说什么呢，你先开始责怪起自己了。”五条悟满不在意地说。

“是吗？”夏油杰把煮好的和牛放在蛋液里裹了裹，咬下一点，说。

“我今天很开心哦。”他顿了顿，接着说，“和杰一起逛街，逛超市，煮东西吃什么的。仅仅是做这些就很开心了。”

“悟是天使吗？”

“别了，你这话被我高中同学听了绝对会吐出来的。而且我确实没那么在乎生日什么的，那只是一个日期罢了，并不重要。”

“怎么会不重要，”夏油杰摇摇头，“我很感谢这一天的存在，感谢悟的家人，感谢上帝把悟带到我的身边。”

“啊啊，起鸡皮疙瘩啦，杰不要说这种老土的情话啦，”五条悟做出一副受不了的样子，“不过如果杰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多的话，我倒确实还有个愿望。”

“什么？”

他突然放下筷子，神秘地跑到一边，从柜子里翻翻找找，拿出一个黑色的小巧的盒子。

“这是我很久前就买下来的，想给杰的。”

“给我？”夏油杰很是惊讶，但还是接过了，打开看是一对黑色的银边耳钉。

“之前我注意到你好像打过耳洞。”五条悟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对，高中打过，”夏油杰摸了摸耳垂，“后来由于学校要求，就没怎么带耳钉了，肉就长好了。”

“我能给你再打一次耳洞吗？”五条悟搓着手掌，犹豫地提出这个请求。

夏油杰愣了下，接着笑得很开心：“当然可以，我还以为是什么要求呢。”

一得到许可，五条悟立马转身又从旁边的柜子里翻出一个耳钉枪，似乎为这一刻早有准备，不知道谋划了多久。等等，不会刚刚的以退为进就是为了这一刻吧？

“痛吗？”在耳钉枪穿过那处新肉时，五条悟的声音也在耳侧传来。

“不痛。”他回答，但还是不自觉地皱了皱眉，身体轻轻颤了颤。

瘢痕再次被洞穿，冰凉的酒精、温热的手指、越靠越近的气息。夏油杰稳住心神，不想让自己被如此简单的触摸就惹得方寸大乱。

在两个耳朵重新戴上五条悟为他新买的耳钉时，他侧眼瞥见五条悟有点兴奋的神色。

只听见对方轻声说：“我原来没有这种嗜好…”

“嗯？”

“刚刚杰忍着疼痛的样子，突然让我想在你身上穿刺更多的东西。”五条悟红着脸说。

“…你滚啊。”夏油杰朝他胸口不轻不重地揍了一拳。

生日后，时间溜走得飞快。除去期末各项事宜，很快便迎来假期。

圣诞要干什么，在五条悟原本的想象中，当然是要穿丑得要死的情侣圣诞毛衣，看圣诞电影马拉松，还有自制蛋酒。虽然说他不能喝酒，但是可以吃无酒精的蛋酒拿铁，蛋酒布丁，蛋酒冰淇淋。

可是现在这些想象通通不能实现，因为他的男朋友在这珍贵的假期偏偏要加班。

于是五条悟也只能先找点其他事打发时间，刚好之前五条家那边的人有说过，让他找机会去美国的子公司看看。他便趁此机会，反正考试结束了，作业和论文也都提交了，计划着前一天先飞硅谷去，第二天下午飞回来，刚好赶上平安夜，可以去酒吧找杰。

平安夜的营业时间比平常要早一个小时，他们白天便开始布置酒吧门外的圣诞树，天黑了便准备好要发的糖果和圣诞帽。作为调酒师，夏油杰脑袋上也戴着个圣诞帽，脸颊两侧各画了苹果和圣诞树，这是另一位节日加班的调酒师的主意，她偏说这样比较可爱。

“诶，你打耳洞了。”这会儿客人来得还不多，调酒师还可以聊上两句闲天。

夏油杰点点头：“嗯。”

“嘿嘿，你男朋友送你的。”同事趁机八卦。

五条悟刚好在这时走了进来，穿的还是西装三件套，应该是一下飞机就赶了过来。夏油杰之前听他说了白天有公事要忙，具体是什么他没来得及问。不过少见五条悟穿的这么正式，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活动吧。

他先是冲过来和杰拥抱，接着注意到另一位上班的，是之前见过的那个中国女孩儿。

“又是你。”五条悟在吧台坐下，来得多了，也算认识几个夏油杰的同事了。

“你懂的，圣诞节愿意加班的只有我们这些非基督徒了，当然得趁这个时间大赚一笔。“女孩儿捏着拳头，做出一副胜利在握的架势。她头上戴的是驯鹿的发卡，脸颊上画了星星和鹿角。

她给五条悟也发了个圣诞帽，并解释说是来店里的客人都可以免费领一个。

价值不菲的西装三件套配上稍显廉价的圣诞帽，实在是看起来有些滑稽。夏油杰忍着没有笑出声，帮五条悟好好调整了下圣诞帽的形状。

他先拿出了提前烤好的苹果派和可尔必思摆在五条悟面前。不能陪心爱的男朋友过节日，但是提前准备男朋友爱吃的甜品还是可以轻易做到的。

八点半后人开始逐渐变多，把盘中的苹果派吃完后，五条悟又拿了点曲奇吃。夏油杰只要没有调酒就会到他面前陪他说话，生怕冷落了他似的。

听着音响里连续放了好几首玛利亚·凯莉的歌，从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到I Stay In Love，好几首都是很有年代的节奏布鲁斯。

“怎么放这么老的歌啊。”五条悟的胃被照顾得很舒服，便没有多烦躁，只是简单吐槽起音乐。

夏油杰刚刚做完一杯血腥玛丽，拿毛巾把手擦干净，指了指酒吧另一边的角落：“那里是卡带点唱机，客人投硬币后就可以自己点歌。可能刚刚点歌的客人是玛利亚·凯莉的歌迷吧。”

“哇塞，好复古的装置。”

他点了点头：“我们老板是个有着复古情怀的人。”

夜更深后，酒吧里的座位也基本坐满。卡带点唱机在没人光顾的情况下，便是店内默认的经典爵士乐。整个酒吧的店面虽不能说很大，但除却靠窗的座椅和吧台的位置，中央有很大一片空地。老板说之前有国际级的踢踏舞者来这里表演过，不过夏油杰还没见到过。

或许是酒过三巡，客人中，一位红色过膝长裙，浅棕色羊角辫的女孩儿第一个站了起来，来到舞池中央，跳起了摇摆舞（Swing）。和着轻快的爵士乐，越来越多的人都放下酒杯，站了起来，开始跳起查尔斯顿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幸福的笑容，即使跳错了舞步也不会有人取笑。

五条悟看了会儿也跟着去跳，开始笨手笨脚，跟不上节奏。但或许是因为太过聪明，因此很快就游刃有余起来了。学会过后还转过身来对着杰兴奋地舞起双手，大声喊道：

“杰，你看我多厉害！”

夏油杰看着，一边晃着手里的摇壶，眼里满是柔情蜜意。

“瞧瞧你，脸都快笑裂了。”另一个调酒师轻轻撞了他一下，取笑他道。

过了一会儿，五条悟跳得有些累了，回到吧台，夏油杰给他倒了杯冰好的柠檬茶。五条悟仰着头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接着长舒一口气，朝杰比出一个大拇指：“杰是住在我的肚子里吗？怎么总是知道我想要什么。”

“悟想让我住进你的肚子里吗？那你要先把我吃掉哦。”夏油杰顺着他的话讲。

“啊，原来杰这么生猛的吗？”五条悟故作惊慌。

“哈哈，说起来，悟不在乎自己的生日，对这类节日应该也不在乎吧，但看你玩得还挺开心的，圣诞帽都跳歪了。”说着，夏油杰还伸手弹了弹对方圣诞帽的尖尖。

五条悟忙把脑袋上的圣诞帽扶正，义正辞严地纠正道：“当然不在乎，我又不是基督徒，耶稣的出生或者复活的时间和我和有什么关系。说到底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个大骗局吧。”

夏油杰连忙捂住五条悟的嘴：“悟，别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种话。”

“说什么？渎神的话吗？”他牵过夏油杰的手，轻轻咬了咬他的左手无名指的指节，“渎神的事我们干的还少吗？”

“不信当然可以，但这些事可以悄悄说嘛，你让那些基督徒听了这么想？”

“喂，你们真的在悄悄说吗？我都听到了哦。”同事飘过来悠悠地说了句，拿走一块抹布又飘走了。

“哈哈……”他们两人都忍不住快活地笑起来。

把柠檬茶喝完后，五条悟又放下杯子去中央跳起舞，夏油杰便继续招呼其它添酒的客人。

又过了会儿，五条悟挤过人群重新坐在夏油杰面前，从背后掏出来了一株不知哪儿找来的槲寄生，拿在手里晃了晃。

“搞什么啊？”夏油杰这样问，但其实心里知道对方什么意思，便止不住地笑。

“槲寄生下接吻的恋人可以永远在一起。”五条悟知道夏油杰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大方方地直言。

“明明刚刚还在跟我批判基督，怎么现在就开始迷信了啊，悟？”夏油杰一只手撑着下巴，眯着眼打量对方。

“闭嘴，这才不是迷信。”五条悟自知理亏，只能迅速让夏油杰闭嘴。

他站了起来，一只手高高把槲寄生举过头顶，另一只手扯过夏油杰的衣领，动作看似粗暴，吻落下的时候却很轻柔，像一片羽毛。

夏油杰情不自禁闭上双眼，感觉快要醉倒在这种甜蜜当中。

11.

因为前一天平安夜折腾得太晚，圣诞节当天连五条悟都罕见地睡了懒觉，一直到十点过才揉着眼睛，翻身起床。

原本睡在自己旁边的人已经没了踪影，五条悟边伸着懒腰，边走去拉开了遮光窗帘，室外光一下子投进了黑漆漆的房间内。他站在窗边看了会儿，觉得今天天气还不错，便哼着小曲儿走出了卧室。

他赤着脚走在地毯上，蹑手蹑脚地靠近在开放式厨房背对着自己的夏油杰，接着趁对方一个不注意扑过去抱住对方的腰。

“啊！”夏油杰显然被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接着有些羞恼地拿手敲了敲五条悟的脑袋。

“悟怎么总是这样，走路不出声音。”

“嘿嘿，杰在弄什么好吃的呢。”五条悟仍没有松开环住他腰的手，一边拿脑袋蹭人脖子，一边懒懒地问。

反正也做好了，夏油杰索性也不挡了，由着他看：“喏，蛋酒布丁。你昨天没吃到这个，好像挺遗憾的。我就搜了搜做法，发现还挺简单，你家里工具也和还挺齐全的，就自己试着做了做。”

五条悟眼睛一下子就睁大了，本来还留有的一丝丝困意顿时烟消云散，他迫不及待地往夏油杰脖子上留下一个响亮的“啵儿”，接着就端着装布丁的玻璃杯，兴高采烈地坐到旁边的餐桌边了。本来因为今天下午就要坐上回日本的飞机而心情郁闷，但有了杰亲自做的布丁，心情一下子就好很多了。

要是以后天天早上起来就能看到杰做早餐的背影就好了，杰的腰那么细，做饭时围裙在背后系个蝴蝶结就更好看了。

可恶的杰，不仅不和他一起回日本，还不愿意和自己同居。明明都一起过夜那么多次了，就是不愿意搬过来。

不过生气归生气，五条悟觉得自己还是大人有大量暂且原谅杰的矜持吧，再给他点时间适应适应，反正最后一定会明白五条悟大人的好，接着恨不得马上嫁进五条家的。等等，怎么自己就想到让杰嫁过来了？显得自己很迫不及待似的。不行，肯定不行，自己可不能那么迫不及待。杰一定要比自己爱的更多一点，所以会想这些事的应该是杰，而不是自己。

把行李打包好后，他们又磨蹭了好一会儿，换了好几套衣服才终于准备出门。五条悟也有些无语，杰非说自己的搭配不好看。真是的，哪里不好看了？有老子这张脸，随便穿块布也好看得要死好吗？

对于自己的这番反应，夏油杰倒也赞同。但还是一丝不苟地拿着几条颜色深浅不同的羊绒围巾比较起来，最后给悟好好挑中了一条勃艮第红的围巾，说这个和他外套颜色比较搭。低头看着夏油杰给自己系围巾的时候，五条悟越发觉得夏油杰天生就适合照顾人，或者说就是会照顾自己。陷入热恋的情侣总是忍不住在对方脸颊上留下成千上万个湿漉漉的吻，只有他们不觉得恶心。在系好围巾后，五条悟又亲了夏油杰好一会儿才放开，边亲边想，自己一点也不想出门，一点也不想回家，想就在这个房间，就在那张床上，和杰待上一辈子。

他自己吻得起劲，夏油杰倒是被弄得要窒息了，他费劲推开今天荷尔蒙有些旺盛的五条悟，喘了几口气平复下来。

五条悟氧气也不见得多充足，他脑子晕乎乎地，只想着回到家后，要问看看认识的裁缝，能不能做一米八的人也能穿的白无垢。

等到终于出门，把大件行李寄存后他们便先在街上闲逛，圣诞颂歌在每个角落都会响起，节日的气氛在这一天更加浓郁，好像空气中都飘荡着甜蜜的果香。他们逛着逛着就到了洛克菲勒中心，看到了那颗传说中的巨大圣诞树，但因为还是白天，这颗标志性的圣诞树周围人影寂寥，彩灯还没亮起，拍照的人也不多。

五条悟本想叫夏油杰一起自拍，手机都举好了正在找角度，夏油杰突然接了个电话走到一边，五条悟隐隐约约听出来那边恭喜他简历初筛通过，让夏油杰后天来面试。

电话挂断后，五条悟又迅速被一个路过小孩儿手里的巨型糖果棒吸引了注意，嚷嚷着要杰帮自己也买一个。夏油杰便追过去帮他问那个十岁的小女孩儿糖果棒是哪里买的，他们走出一段距离

后。五条悟才想起自己刚刚忘记和杰在圣诞树前合影了。他一边向前走，一边回头看了一眼那棵不知道是不是有十层楼高的圣诞树，想道——算了，它一直在那儿，明年圣诞再来就行了。反正这棵树又不会长腿，它跑不了哪儿去，杰是他的，杰也不会跑到哪儿去。

夏油杰把买好的巨型糖果棒递给了五条悟，看着对方眉开眼笑，自己也觉得开心，似乎分别也没那么令人难受了。今天白天的时间早就预留好了全部给悟的，上午他们吃吃逛逛，下午他便陪着悟值机，办托运，到最后送悟离开机场。到了要走的时候，五条悟又像往常一样，亲吻了他的嘴唇，脸颊，还有送给他的耳钉。

“杰要一直带上哦，不然肉又会长好了。”他笑着说，接着背着一个书包，挥挥手走远了。

夏油杰留在原地，也一直朝他挥手，直到五条悟走到自己看不见的地方，才慢慢停下手中的动作。悟唇上的触感似乎还留在他的皮肤之上，他摸了摸被吻过的地方，渐渐感到困意。昨晚睡太晚，今天又很早起来给悟做布丁。虽然和悟待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累，大概悟是自己的氮泵吧。可悟刚刚离开，他就觉得疲惫一下子涌了上来。他回到自己的公寓，一倒在床上便睡着了，他希望这一觉可以睡很久，久到醒来时就收到悟落地东京的短信，听着他在自己耳边吵吵闹闹。可夏油杰只短短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就被自己设定的闹铃吵醒，他从床上爬了起来，木然地换好衣服，用冷水洗了把脸。

醒醒吧，今天晚上还有兼职。

这么累是为了什么呢？他突然想到这个被他忽视已久的问题。

他看向镜中的自己，拿毛巾擦掉脸上的水珠。强迫自己去够远高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的过程，注定是承担巨大的苦痛的。如果苦痛的尽头是回报，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是失败了，没有回报呢？这样的苦痛是有意义的吗？他又如何提前预知他的结果呢？

往后假期的日子没什么大不同，只是白天的日程从上课变成了实习，晚上有空还是会去酒吧兼职。

有时自己打奶油时看见软乎乎的白色泡沫会想起悟，看到蓝色文件盒时会想起悟，想起的次数太多，似乎是到了分离焦虑的地步。他自己也没想到只是离开悟便会有这样的反应，显得自己很不争气似的。

悟倒是经常给他发消息，有时是几句吐槽，比如说自己好像比起开学时又长高了几厘米，又要去重新定制和服了；有时是一些照片，看起来应该是又有什么大型活动的样子，街道上张灯结彩很是热闹；有时就是好几条长时语音消息，絮絮叨叨地说着没头没尾的话。

只不过因为跨时区联络，相隔近12小时，当其中一个人享受清晨阳光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凝视着夜色。所以两人的互动没那么频繁了，发出去的消息，往往要等上半天才可以收到回应。

日本时区跨年那天晚上，五条悟打来电话祝他新年快乐，还祝他来年少所有事都能如愿。夏油杰的声音顿了顿，接着又轻轻笑了笑，说怎么可能所有事都能如愿。都已经成年了，早该明白这个道理了，根本做不到事事如愿，那实在太难了。

“唔，这就是个祝愿嘛，杰不要这个时候还这么理性嘛。”五条悟有些闷闷不乐。

“嗯，确实如此。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悟。祝你也新年快乐。”

“杰实习怎么样？”

“很好，没什么问题。”

“别太累了，酒吧那边的兼职你也还在做吧，要适当的休息。”

“没事的，都应付得过来。悟最近在做什么？”

五条悟想了想说：“嗯，其实我有在考虑转专业的事。”

“转专业？”

“神经心理的研究还是太简单太雏形了，不是我真正想研究的范围，上学期我还辅修了数学和计算机，觉得也就还行，我其实最近在看一些神经生物的书，有点想转到那个专业去。”

“悟好厉害啊。”他说这话没有半点虚情假意，他真的觉得悟实在是太厉害了，有时候厉害到他都有点恍惚。这样厉害的人，怎么会偏偏选中了自己呢？悟和他印象中的富二代不同，他对于物质的要求并不高，虽然性格顽劣，但本质十分纯良。不仅如此，悟对学习也是如饥似渴，即使他看似没有下很大功夫，天生有个聪明脑子，但杰也知道，五条悟对其感兴趣的新知识的汲取可以说是以一种疯狂的速度。

“怎么，第一天知道我厉害？”五条悟得意洋洋地说，即使没有见面，夏油杰也能想象他尾巴翘到天上的样子。

“没有，”他顿了顿，又轻轻笑了笑，“就是有种，不管自己怎么努力，在各方面都比不上悟的感觉。”

“什么，你自卑了吗？”

“才没有，就是觉得悟太强了。”

“杰也很强，我一直都很敬佩杰。”五条悟一字一句，十分郑重地说。

“真的吗？”

“我有必要撒谎吗？”

“嗯，我相信悟。”

而后来一切的转折，或许也要从这个假期说起。话又说回来，到底是特殊事件的发生影响了个人，还是个人本身的特质影响了他们对特殊事件的应对方式呢？夏油杰一直到很久以后都没想明白这个问题。作为假期短期兼职，本来公司也不会注重他们实习生的价值，往往是哪个部门哪个组最缺人手，就把实习生调配过去做些端茶倒水、复印文件的杂活。这倒也正常，他并没有觉得

这有什么不妥。自己分到的那个组的组长倒还算个体贴的人，不会特别为难他，自己如果有问题，对方也会乐于解决。

但总的来说，他与这位组长并不熟识。所以在经理问他知不知道组长的自杀原因时，他也只能沉默地摇头。

如果不是因为电脑U盘忘在公司了，夏油杰也不会晚上十一点回到公位，自然也不会尴尬地撞见组长坐在窗边，旁边地上放了个纸箱子，里面整整齐齐摆好了组长的私人办公物品。

组长也有些尴尬，他向夏油杰笑了笑，说自己被辞退了，没有对于辞退原因做过多解释，他想一个没见几面的实习生也不会关心。

他侧身坐着，一条腿已经迈出了窗外，笑容很是平静，不像是自杀的人，而是像坐在那里吹风一样。他说：“想要在金融这个行业生存下去，要么你手里本来就有足够的资源，要么你能把自己看得够贱。我想你两样都不符合，趁你现在还来得及，赶快换一个追求吧。在阶级流动性被固化的前提下，有产者拥有更多，无产者被剥夺更多。你努力一辈子，你的天花板都只有60分，你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你再废寝忘食，再不懈尝试，不过是从59分提升到60分。你应该看清你的天花板，你的终点，在你一出生时就固定好了。美国梦只是统治阶级构造的童话故事，努力能改变命运是上个世纪的寓言。放弃吧，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

接着组长的身体向后仰去，一瞬间便消失了踪影。那些没头没尾毫无由头的话却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攫住了他，令他的思绪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所捕获。

努力、意义、结果、虚无、欺骗……

他本不想考虑的这些问题突然开始撕扯着他，要在他理性的平原中斗出个你死我活来。组长的自杀只是一颗小小的火星，他的怀疑由来已久，此刻终于开始复苏。为了避免陷入更深刻的自我否定，他一直强制性地使自己远离那些诘问，但现在那些诘问似乎要主动跑到他的身边来了。

等夏油杰再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坐在经理的办公桌前，在接受完简单的问询调查后，对方递过来了一个薄薄的白色信封，里面装着几张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美元。

“这是这段时间的薪水。”经理说。

他的大拇指不自觉地用力摩挲着手中的信封，那信封的边角便不知不觉中被捏皱。

等到他再次回到公寓，室友邀请他尝试新煮的咖喱，他毫无胃口，但见对方盛情难却，他尝试着吃了一点，接着就马上跑到厕所吐了出来。

后面的日子他便没有再找实习，离开学也只有十天了，他白天待在房间里，有时一睡就是一整天，晚上天黑了才收拾一下出门做酒吧的兼职。就这样一直熬到悟回纽约，在接到悟下飞机的电话后，他立马从床上起来，几下收拾好后赶去机场接悟，在看到五条悟推着行李箱从人群中走出来时，就飞奔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

五条悟对于这种热情的拥抱很受用，笑着说：“杰原来这么想我啊，在电话里可没听出来。”

夏油杰没有回答，但心里已经知道，只有在悟回到身边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他的双脚又终于回到了地上，没有漂浮在空中的惴惴不安。

12.

五条悟回来后也没有很多时间和夏油杰见面，他一边在忙转专业的事情，所以额外多修了一门实验，一周里有大把的时间都待在实验室里；另一边，他每周还要坐飞机往旧金山那边跑，听说也是忙他家子公司的事情。

夏油杰知道悟很忙，他想悟都在忙很重要的事，所以也不想打扰他。各种事情耽误下来，两个人再次好好坐下吃上一顿饭，竟然是到了夏油杰生日的时候。

夏油杰对这一天其实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往年在日本，他生日的时候正值忙考试的日子，而生日的庆祝，也往往会挪到期末考结束过后。如果考试名列前茅，那么父母就会给他定一个6寸的奶油蛋糕，不过上面写的不是“生日快乐”，而是会用巧克力酱写的这次考试的偏差值。

五条悟倒是不知道这些，他问杰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夏油杰摇摇头说没有，五条悟思来想去便把他带到自己最喜欢的一家餐厅。本来看着餐厅的装潢实在华贵，夏油杰有点踟蹰，但五条悟说了：“反正杰也没有意见，干脆就好好听我的。”夏油杰只能无奈地跟着他进入那家一看就不是自己消费得起的地方。

五条悟应该是提前预定好了位置，在确认姓名后，便由侍者领着来到一处坐下。是个靠窗的座位，视角很好，可以欣赏到一旁的演奏台，现在已经有几名表演者拉起了小提琴和大提琴，这首歌夏油杰刚好听过，是《一步之遥》。

点完单后，五条悟撑着下巴好好打量起杰来：“你是不是瘦了？感觉脸都有点凹进去了，不会我不在你就不好好吃东西吧？”

“冬天没怎么运动，所以没什么胃口吧。”夏油杰平淡地解释。他侧头看着窗外的街道，路上各色行人匆匆，此时是晚上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

餐上上来后他们便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这家店做的融合料理还行，很少见把日料和西餐融合得不错的，我觉得杰这么久没回日本了，可以吃点日本产的东西。这份金枪鱼就是北海道的，你尝尝看。”

夏油杰用筷子夹起一片，裹了点芥末后蘸了蘸酱油，放进嘴里嚼了嚼，点头道：“嗯，吃着挺新鲜的。”

见他吃了，五条悟也夹起一片试了试，却皱了皱眉：“唔，它这个芥末感觉不怎么好吃，是用山葵磨的吗？这么个大店，总不可能用辣根吧。”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没吃出来。”

“山葵辣度不会这么明显，这个口感吃起来反正不太好，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磨好。辣根就是属于很便宜的芥末原料了，好的日料店是不可能用辣根的。杰难道不知道吗？”

“…也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吃高级料理店吃生鱼片吧，我没注意过。”

“也是。”五条悟没太在意，又叫来侍者，点了份另一样菜，把那盘只吃了两片的金枪鱼给撤了下去。见夏油杰盘里的东西没怎么动，他又把菜单递给杰，问他要不要换其它的。

夏油杰摇了摇头，只说自己最近没胃口。

五条悟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忽然听到餐厅另一边传来不小的惊呼声，他也被吸引了伸长脖子去看，发现是一场求婚。伴随着小提琴手演奏的音乐，侍者推来一个三层的裱花奶油蛋糕，蛋糕上是一男一女相拥的小人模型，另一位侍者手里拿着一瓶香槟。求婚者单膝跪地在女方面前，右手拿着一枚戒指，颤抖着声音向她问道：“亲爱的德洛丽丝，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向上帝起誓，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爱意，和我共度余生，那么我会用我的一生守护你，永远不会背弃你，无论贫穷、衰老、疾病，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

这一场求婚显然增添了晚饭的趣味，不少食客停下了手中的刀叉，开始期待起女方的反应。

五条悟也在兴致勃勃地看热闹，虽然看不清那对情侣的模样，但从那边人群中又一声欢呼以及接下来的掌声可以猜到，女方应该是答应了。

在众人的掌声中，男方站了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接着高高举起手中的香槟杯道：“打扰大家进餐了，如果可以的话，今晚在场各位的酒水都由我买单，bon appetit！”

这样的大方之举自然很受欢迎，其他不少人也举起手中的杯子朝他举了举示意。

五条悟觉得这人实在有意思，转头想问问杰要不要多点杯酒，反正有人买单，却陡然看见夏油杰冰冷的神色，这种神色他以往从未在夏油杰身上见过，杰好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一样。

夏油杰见悟回过头来，及时调整了情绪，嘴角扯起一个有些勉强的笑容，像没事一样，问：“嗯？悟你说什么？刚刚有点吵没听清。”

五条悟不会让夏油杰的逃避起作用，他直截了当地问：“你刚刚那个表情……”

“哦，不好意思，我看到婚姻，会觉得…”夏油杰顿了顿，皱着眉停下了手上切牛排的动作，似乎在搜肠刮肚一个具体的词语，最后找到了那个最合适的形容词说，“有些荒谬。”

“为什么？”

“那些誓言很虚伪。人类本质就是自私的，我们的基因也是自私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一辈子，这非常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小挫折，随便什么原因都可以轻易打败那些誓言。”他说这话时语气没什么起伏。

“什么誓言？你是说‘无论贫穷、衰老…’这种誓言吗？”

他点点头：“对啊，只有虚构作品才喜欢让爱战胜一切。真实的生活不可能是这样的。爱人冷酷地离开了染上传染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情人，人们很少与自己临死的伴侣一起自杀。强有力的、巨大的生命之流将我们分开，带着我们像动物一样缓缓而自私地前行。爱征服不了什么。”

接着夏油杰又说：“这可不是我说的，刚刚那段话是大卫格罗斯曼说的。”

“管他是谁说的，”五条悟毫不客气地反驳，“我不理解为什么杰要如此鄙夷爱。我们是人，不是动物。而人之于动物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人会爱。有爱的本能，有被爱的期望，有用爱控制别人的想法，有被控制的渴望。渴望关系，渴望束缚，渴望诅咒别人，渴望被诅咒。只要人活着就会不可避免地对爱怀有最圣洁最美好的想象，那些否认爱的人不是否认爱本身，而是否认那种神圣纯洁的爱会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可能。”

夏油杰又轻轻摇了摇头，喝了口茶，不置可否。

五条悟感觉自己被气笑了。

“那杰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干什么？吃饭啊。”他自然而然地回答。

“杰在装傻吗？”

“你想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吗，悟？”夏油杰低着头，斯斯文文地切着盘里的肋眼。三分熟的肋眼肉质十分鲜嫩，不用力就能轻松切开，银色刀叉拿开后，中间渗出浅粉色的血水。

五条悟静静地看着他，双手紧紧握着刀叉。

“我以为我们都心照不宣的，我们…只是各取所需。”见五条悟不说话，夏油杰接着说。

“什么意思？说清楚，杰。”

“我们没有确定关系不是吗？我们现在只是在玩，玩得开心就好了。”

五条悟的语气一下子降到冰点，夏油杰不用抬眼便能感觉到对方真的生气了。

“哈？杰，这么久了，你一直觉得我是在跟你玩吗？”

夏油杰埋着头，没有回答，也不敢看他。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出这种话，在感觉到五条悟语气的不善后，他立即就后悔了。明明最不想惹生气的就是悟，明明最舍不得伤害的就是悟。是自己冲动了吗？可他为什么要冲动？现在夏油杰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他又开始不受控制地用言语伤害别人了。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样的自己聪明，相反，他恨极了这样的自己了。

“悟，”他扶住额头，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感觉很疲惫，“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现在五条悟显然正在气头上，一时半会停不下来。他干脆把刀叉都摔到桌面上，抱着手臂靠在座椅的靠背上：“杰你想保持理性是吧，好啊，我们就来讨论理性。”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夏油杰抗拒地说。

不想去思考，不想去想。

可五条悟不给他跳过这个话题的机会。

“杰刚刚说觉得婚姻荒谬的时候，难道不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当你鄙夷爱情的时候，不也是怀着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吗？”五条悟冷笑着，“那我们这段时间算什么？哈？只是在玩？那杰把我当什么了？大款还是牛郎？杰不是很喜欢我吗？前几天在床上不是被我干得挺开心的吗？你不会又想说，性是性，爱是爱，爱与性是可以分得清清楚楚的吧？”

看着夏油杰的表情愈加难看，五条悟不知是不是因为占了上风，言谈也愈加放肆起来了：“对杰这种人来说，是不是对一切事物，都只想获得好处而不愿承受坏处？想要拥有某些事物，又想去除这些事物的本质？你谈性，却又去除爱的本质，你觉得只讨论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的话，你觉得在闪耀着你以为的理性主义的光辉的时刻，你的自洽不会受到威胁，你的效率不会受到威胁，你的平衡不会受到威胁。告诉我，你是不是这样觉得的？”

“悟！”夏油杰出声打断道。

接着，他又学起刚刚夏油杰那种事不关己的语气，模仿着说道：“哦对，刚刚那段话也不是我说的，是齐泽克说的。”

见夏油杰不说话了，五条悟乘胜追击道：“怎么？我说中了？你生气了？”

夏油杰没有给他任何反应，而是直接起身离开餐桌，五条悟这才意识到不对劲，留下几张钞票便赶紧跟着追了上去。夏油杰走得飞快，一直追到餐厅外的街道上，五条悟才终于抓住夏油杰的衣袖，飞快地问道：“到底怎么了杰？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吗？”

“对不起，悟。”令他没想到的是夏油杰忽然开始道歉，“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我不该把脾气撒在你身上的，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道歉？”五条悟刚刚才消下去一点的火气，立即又因为对方的道歉而燃了起来，使得他握住夏油杰手腕时不禁用了点力。夏油杰却像木偶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微微皱皱眉，没有喊痛，也没有要挣脱开的意思。

夏油杰继续说：“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那么说，我知道悟其实很认真，我只是……”

只是真的很难相信我们两个会有结果。而没有结果的事情，做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夏油杰深吸一口气，到底还是没有说出口。

“杰，你还好吗？”五条悟发觉自己有点搞不懂他了。

“我没事，我只是想好好休息休息，可能最近太累了。我先回去了，谢谢你悟，今晚又让你破费了，来这么高档的餐厅。”

“我送你。”五条悟说着就准备拦下一辆的士。

“不用了，我自己搭地铁回去就行了。”夏油杰这时倒甩开他的手了。

“杰。”在夏油杰又要走时，五条悟叫住他。

“嗯？”夏油杰刚刚走出几步，转过身来。他站在人行道上，两盏路灯正中间。前后的两盏路灯在他的身前与身后各投下长长的影子，好像要把他整个人拉扯分裂开。

“有事情要告诉我啊。”

夏油杰歪着头笑了笑：“我能有什么事啊？”

“认真点杰，我对你很认真，我对这段关系也很认真，我希望你也认真起来。告诉我，不管是什么顾虑还是困难，都告诉我。”

夏油杰愣了下，接着又笑了，然后点点头，答应道：“我想好了会告诉悟的。”

直到杰走远，五条悟这才想起，自己今天都没来得及当面祝他生日快乐。餐厅的侍者这时候跑了出来，把打包好的一个蛋糕交给五条悟，并解释道：“先生，还好您没走远。这是您之前预定了的蛋糕。还没端上来就发现您和朋友提前结账离开了，我这边已经打包好了，您看需要带走吗？”

五条悟沉默了会儿，接着点点头接过蛋糕。其实夏油杰不喜欢吃甜品，当然也不喜欢吃蛋糕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但是过生日，总还是得有蛋糕助兴的，所以五条悟便全按照自己爱吃的口味定制了这样一个蛋糕。不管杰在或不在，他都知道，这个蛋糕最终是会到自己肚子上的，而且杰不会介意这一点，杰还夸过他吃蛋糕的样子很可爱。

五条悟突然意识到，夏油杰对自己的喜恶了如指掌，可自己却一点也不了解杰的喜恶。大概是因为杰在自己面前总是表现得什么都可以的样子，导致不论两个人一起做什么，自己喜好的优先级总是第一。

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是不是自己对杰的关心真的不够？

他又掏出手机，翻到和杰的聊天界面，刚刚打出几个字又全部删掉。

算了，五条悟想。杰承诺了的，如果有困扰会主动告诉自己，那么自己还是相信他好了。

13.

生日那天的争吵，后来两人都默契地没有再提。他们仍像往常一样相处，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一样。

可是这样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新学期开始，电影研习社又开始组织新的社团活动，这次的活动倒没那么新鲜了，就是一次简单的观影交流会，选的影片是王家卫导演的《东邪西毒》。夏油杰之前并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但至少有所耳闻。这是一部在国际享有盛誉的华语片，他对华语片涉猎较少，但之前有听过它的名字，只不过它的日本译名是“楽園の瑕（天堂的缺陷）”，而这次放映的是英文版本，译名是“Ashes of Time（时光的灰烬）”。听说它中文原名又完全是另一个意思，一个电影搞出好几个意思大相径庭的译名，倒也侧面反映了这部电影的晦涩难懂。

夏油杰和五条悟不一样，他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喜欢电影的，所以一开始才会加入这个社团。因此当举办观影会这类活动时，他也乐于报名参加。

五条悟知道夏油杰要参加，便叫夏油杰也带上自己。他本身是对电影没兴趣的，但最近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想和杰多待在一起。

在阶梯教室里静静地坐了两个多小时后，电影结束。社长走上台前先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简单谈了谈这部电影，便开始邀请参加观影的各位同学分享一下自己的观影体验。五条悟看得困了，中途眯了一会儿，现在看灯打开了，便伸了个懒腰问杰要不要走。

结果他伸懒腰的动作被误认为举手，被社长看到后立马点到他的名字：“还有其他人有什么想说的吗？五条同学？你也是东亚人吧，应该和我们西方人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和理解不同，你有什么看法吗？”

五条悟看了看夏油杰，又看了看把头转过来看他的各位同学后，他有些无奈地站了起来，随便说了几句：“哈？没什么看法啊。就觉得这个电影性暗示挺多的，哦对了，还有，为什么又是那种爱了不说结果错过的剧情啊，好无聊哦。”

“悟你不会就看了点欧阳锋的剧情就睡着了吧。”夏油杰坐在他旁边，撑着下巴看他，半开玩笑地问。

“那个人是欧阳锋吗？没注意。反正整部电影都拍得奇奇怪怪、故弄玄虚，就这种电影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吗？正常人会这样说话吗？”接着他开始捏起嗓子模仿里面的几句台词，“像什么‘我知道如果你不想被别人拒绝，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拒绝别人’。还有什么‘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里的我，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好的时间，我爱的人不在我身边。要能重新开始那该有多好’。这些台词简直莫名其妙。”

夏油杰有些不赞同：“这是电影啊，悟。它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形式，你不可能要求部部都以生活化语言给你叙述的。还有，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无数个错过，就是这种错过才让人遗憾，电影才会美啊。”

“什么美不美的根本搞不懂，”五条悟摇了摇头，虽然是被选中站起来参与讨论，但却只面对着夏油杰，明显这场争论只针对他一人，“明明相爱却不主动说出口，最终彻底的错过，这种行为难道不是既愚蠢，又冲动，又幼稚吗？”

“悟说这种话未免也高傲了吧。”夏油杰说这话时不免带了点刺，“不是每个人都像悟这么聪明和勇敢，太爱一个人也会让人变得懦弱。”

“可不管是爱还是怨，不说出来对方怎么可能知道啊，没有人会读心术。”

他们两个人的声音越吵越大，整个教室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俩身上。站在台上主持的社长有些尴尬，因为这两人显然都不给别人插话的机会。

“本来这部电影就很莫名其妙，相爱却不出口，又不是哑巴。杰该不会觉得这样的情节很浪漫吧？你觉得错过很浪漫吗？你觉得爱而不得很浪漫吗？如果真的爱的话难道不应该一见到他就想

告白吗？杰难道不这样觉得吗？”

看着讲台上的社长疯狂朝他挤眉弄眼，夏油杰强压下心底的火气，把站着五条悟拉着坐了下来。

五条悟还有些不依不饶地问：“怎么了杰，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对，你说得对，你说的当然对，”夏油杰只是简单看了他一眼，“因为你是五条悟，所以你做的所有事，你认同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五条悟正准备反驳，被夏油杰一个噤声的动作给唬住了。

“我们不要争了，悟，”他压低声音说，“我不想吵架，尤其是和你。”

五条悟感觉到夏油杰有点不对劲。

“你怎么了，杰？”

不知道那句话触碰到了他敏感的神经，夏油杰突然语速飞快地说：“我怎么了？怎么一个二个都来问我怎么了？我看起来很糟糕吗？我不是一直都这个样子吗？”

五条悟愣了愣，接着问：“那你今晚还去兼职吗？我来找你啊。”

“不了，我上周就辞职了。”

“这么突然，为什么？”五条悟有些惊讶，“当然不是说不好，只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和我提过？”

“忘了说吧，我以为我告诉你了，”夏油杰说得云淡风轻，“没什么原因，就是太累了，觉得走不下去了。”

五条悟沉默了会儿，接着说：“嗯，休息也好，杰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了。”

后面的几天，夏油杰好像有意避开自己一样，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和他的见面。按理说辞去兼职后两人应该有更多时间待在一起，实际上见面的次数却更少了。五条悟虽然是正经地第一次谈恋爱，也知道这种情况是很不合理的。

两天后，在杰又一次拒接自己的电话后，五条悟实在坐不住了，主动到他公寓去找他。

给他开门的仍是杰那位印度室友，看到五条悟来了也没有很惊讶的样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给他指了指夏油杰的房间，便端着泡面回厨房了。

夏油杰的房间没有上锁，推开房门后，五条悟就闻到一股扑鼻的酒臭味，房间的灯大刺刺地开着，夏油杰却睡在地板上。他以一种婴儿的姿势蜷缩着侧躺，两只手虚虚抓握着，手边是一瓶已经空了的伏特加。

“杰！”五条悟以为夏油杰昏迷了，吓了一跳，连忙跪下去推搡着他。

夏油杰被人从睡梦中拉了出来，有些烦躁地睁开眼，发现是五条悟后，脑子还有些不清楚，反应了一会儿后推开五条悟，扶着一旁的床沿，坐了起来，背靠在床边。

“悟怎么来了？”

“你一直不接我电话，出什么事了，你怎么喝这么多酒？”五条悟有些急切地问。

夏油杰困得睁不开眼，低垂着头，黑色的长发披散着，抬起手在床上摸了摸，找出了被埋在被子里的手机，拿出来后看了一眼，接着笑了笑：“不好意思啊，悟，我开免打扰了，所以没听见。”

接着他撑着床沿又站了起来，捡起地板上空掉的酒瓶扔进垃圾桶里，接着走到五条悟面前，拍了拍他的肩：“我没事的，悟你可以离开了。”

接着他就转过身，旁若无人地清理起房间地板上的其它垃圾，看起来这里有一段时间没打扫过了，他收拾到一半，突然回过头来看看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五条悟，接着奇怪地问：“悟为什么不走，还有什么事吗？”

“我还有什么事？”五条悟不可置信地重复了一遍，向前一步，“杰你问我有什么事？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你像是没事的吗？到底怎么了？”

“是吗？这么明显吗？”夏油杰又低下头笑了笑，“所以说这段时间不想见到悟啊，因为我也觉得我不太好，想着把自己的情绪收拾好再见悟的。我不想把我这样不好的一面带给悟。”

“杰是不开心吗？如果有不开心的事情就应该告诉我啊。”

“没什么大事，说也说不清楚，悟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想打扰悟。”他说着，绕过五条悟，向房间外走去。

五条悟不明所以地跟在他背后，他很想说些什么，但原来聪明的脑子这时候却像转不过来弯一样，嘴笨得很，只能反复问着“你到底怎么了”。

夏油杰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径直走向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拉罐啤酒正准备打开来喝。

本来窝在厨房吃泡面的室友见夏油杰出来了，像躲瘟神一样，又马上端着泡面灰溜溜跑回自己房间了。五条悟察觉到这种诡异的气氛，接着看向没事人一样背靠着洗碗槽的夏油杰，在他正准备抬起下巴喝上一口啤酒时，被五条悟牢牢地抓住了手腕。

“别喝了，这种东西有那么好喝吗？”五条悟尽量想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没那么强硬。

夏油杰就保持着胳膊悬在半空的姿势，和他僵持着，说：“悟看到我这个样子，还不快点躲远点吗？”

“什么？”

“正常人都知道吧，不要和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接触。”夏油杰暗暗使着劲，想从五条悟的手中脱离，结果对方直接反手将那瓶啤酒打翻在洗碗槽里，看着啤酒一下子流进下水道，夏油杰有点失望，他撇了撇嘴，看向五条悟，“这一瓶要2.6美元，好贵的，悟要赔我。”

五条悟的眼睛紧紧盯着他，好像是要把他整个人盯出来个窟窿一样。他上前一步，伸出一只手来扶住上方的碗柜，将夏油杰的活动距离限制在自己臂弯下的有限范围。

“我的情绪也不太稳定，所以杰能不能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酗酒？”

夏油杰不敢看他的眼睛，便把头偏到一边，自顾自地说：“我这几天都没有回悟的消息，悟肯定生气了吧。我没有尽到一个恋人的责任，悟是要来和我分手的吗？”

“你在说些什么啊？谁要和你分手啊？”

“总有一天吧，不是今天也会是后面的任何一天，悟总是要离开我的吧。”他以一种冷硬的语调陈述着，似乎内心已经笃定这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啊？”

夏油杰推开五条悟又回到了自己房间，本想直接关掉房门，却被五条悟看准时机硬是挤了进来。

而五条悟再次闯进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像才苏醒过来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领地意识刚刚唤醒，与刚刚的冷静不同，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激动与亢奋的状态。他整个人在房间内不停地踱步，脚不停歇，手也挥舞着：“为什么人要喝酒？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酒精是一样伟大的发明，可惜你无法品尝酒精的美好了。你知道吗？酒，喝起来的时候身体会烧起来，喉咙会烧起来，脑子会烧起来，接着就不会想太多难过的事情了，因为我就这样飘起来了。”

“喝酒是能够让我脱离生活的最好方式了。它能让我的性格变得柔和，我会很容易开心起来，很容易笑。只要我脑子转不过来，只要我无法正常思考，只要我远离理性的平原，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我就不再难过了。”

五条悟站在原地，看着他像失去方向感的鸟儿一样在他自己的笼子里乱窜，问道：“杰到底为什么难过呢？”

“为什么呢？”听到这句话后，夏油杰的气焰又好像被一下子浇灭，他停住了脚步，接着背靠着墙壁慢慢滑下来，抱膝坐在地上，把头埋进膝盖，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完全没有头绪呢。我越想逃避那种悲伤的情绪，那些和悲伤有关的信息就会像潮水一样淹没我的头顶。”

他是认真在叙述他如今的感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时常觉得自己像漂浮在布满绿藻的死水上的奥菲利亚，身体的某些部位正在死去，精神以一种无法抗拒的方式衰落着。

他的话语有些没有逻辑，思维从一个极点跳跃到另一个极点。

“还有，你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这么喜欢笑吗？你记得我演的《荒原狼》吗？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莫扎特对哈里的判词，他是这样说的，”夏油杰清了清嗓子，正声说道，“你现在是在一

所幽默学校里。你要学会怎样大笑。听我说，当一个人不再把自己当回事的时候，真正的幽默就出现了。”

说完他又开始笑，笑着倒在了地板上，笑得眼睛里挤出了泪花。

五条悟没有被他这种诡异的样子吓到，而是一反常态地严肃起来，也跟着盘腿坐在了地上。他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杰。

很快，当夏油杰笑得没力气了，便收了笑容开始道歉，反复说着意思相似的话语，吐词含糊，大概意思是“对不起，对不起又麻烦悟了，我不想麻烦悟，我好喜欢悟的，对不起。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样。”

“杰这么喜欢我吗？”他抓住一缕散落的发丝，将它别到夏油杰的耳后，“杰是害怕我看到这样子的杰，就不会喜欢你了吗？”

夏油杰好像听到这句话了，又好像没有听到，他嘴里嘟嘟囔囔着：“悟是超人。”

“什么啊，”五条悟笑了，“杰觉得我是Superman吗？”

“不，不是漫画里的超人，悟是尼采笔下的超人。”夏油杰摇摇头，闷声解释道，“超人超越自身、超越弱者，超人是真理与道德的准绳，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

“哦，这么厉害吗？”

夏油杰点点头，像在背诵经文一样说道：“尼采说：一切物种都创造出超越自己的东西，人也必然进化到超人。超人高于人犹如人高于动物，超人与现代人类的差别甚至比现代人与猴子的差别还要大。‘超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上帝由于过分慈悲而死掉了，超人就是新的上帝。”

接着他顿了顿，抬眼看向悟，这是五条悟进门后，他第一次直视对方的眼睛。他语气极为认真，甚至可以谓之虔诚：“悟是这样的化身。”

五条悟没有立即回应，他只是捧起夏油杰的脸，用指腹轻柔地摩挲着他的唇。

“杰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呢？”

“第、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夏油杰想起电影社第一次活动时，虽然迟到了半个小时，一出现便占据自己全部视线的五条悟的样子。当时虽然是在黑夜，但五条悟却像月亮一样明亮。不，说月亮不对，月亮是借着太阳的光才明亮的，他的悟是太阳。

看来是真的喝醉了，终于开始坦诚了。五条悟看着杰对他表达爱意，却说不上多开心。

“真的吗？那杰藏得可够深的啊。”

“悟呢？悟…喜欢我吗？如果喜欢的话，悟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呢？”夏油杰说这话时故意用一种讨好般的眼神望着五条悟，像小动物一样用自己的脸颊去蹭了蹭悟的手心。

“杰是第一眼喜欢上我的话，那我——就是第二眼喜欢上杰了。”

五条悟说完坐得又近了点，把夏油杰揽了过来，夏油杰的身子轻轻颤了颤，接着便顺从地把头靠在五条悟肩上，任由对方轻轻抱着他。

夏油杰不说话，他便也不说话，两个人就静静地抱在一起。

夏油杰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如此悲观。按理来说他都不该是自卑的性格，从小到大他总是班级里最引人注目的优等生，无论是学绩、体育、社团活动，他总是样样都能做到最优。这样的他怎么会自卑呢？怎么会觉得悟一定会离开自己呢？在想不通这个问题的同时，他就已经陷入悲观情绪的反刍。他想或许他只是一直习惯了克制，习惯了以最理性的思维考虑一件事情的期望价值，不知道可以不顾结果地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没有这种习惯，也没有这种能力了。

是的，从理性的角度考虑，不管是地位，阶级，观点，还是其它各方面的差距，还有人性使然，大概率下，悟都不可能会一直这么爱他的。这是自然而然就能得出的道理。他一面清楚和悟的结果，一面又贪恋于悟的温柔。

他絮絮叨叨、没头没尾地说出各种顾虑，五条悟没有出声打断，直到他再次沉默。

“杰。”五条悟轻轻唤他的名字。

他轻轻嗯了一声。

“我想你就是太爱我了，所以才会有这种忧虑，但你这么爱我，当然也是件好事，我很开心。”

五条悟接着说：“我之前就说过，杰考虑事情总是从结果出发，似乎永远要以世俗的真理为准绳。但真理真的为人所知吗？你所得出的结论，难道不是一种虚假相关吗？不过既然杰喜欢从理性的角度思考，那我就按照杰的思路来想好了。杰知道薛定谔的猫吗？”

“你要开始给我讲量子物理吗？”夏油杰无奈地笑了笑。

“在打开盒子前的那一瞬间，猫是既非死也非生的，猫的生命是一种混沌的状态，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是这样的，且不说一段感情是否能够走到最后结局的概率未知，本来就是未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就要放弃呢？根本就没有这种说法。你是在借由世俗的经验对概率进行一个错误的估计，概率不是这样用的。”

“悟的概率论分数一定很高吧。”他打趣道。

“别打岔，”五条悟目光灼灼地看着他，“这个世界不是机械决定论，并不是宇宙大爆炸后所有事都决定好了，在关住猫的盖子打开前，波函数还没有坍塌，你怎么能在现在就说我不爱你呢？”

“你不懂的。悟不会懂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我们太不一样了。”

“你哪里不一样？为什么你这么肯定我不懂？”

夏油杰把头从五条悟的肩上挪开，再次背靠着墙，目光有些木讷，好像还在醉酒的状态中，视线盯着墙角：“因为悟没有失败的经历，没有得不到的东西，你会去尝试一切新鲜事物，因为你总能从中体验到乐趣，所以你的选择都有意义。可我不一样，我的试错是有成本的，所以我做事都是孤注一掷，必须要考虑好可能的期望收益才去行动。”

“悟的话其实很有道理了，关于真理与爱的讨论，我想我是辩不过你了。”他说这句话时仰着头，轻声笑了。

“我也知道悟尽力在安慰我了，我确实没那么难过了，但我还是无法相信我们能有一个好的结局，我也不奢望悟能理解我的心情。他们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你要听听我的孤岛理论吗？我反而觉得人人都是一座孤岛，唯一的联系就是整片无尽的海域，没人能真正理解彼此。只有平静下汹涌的海水充当着沉默的纽带，暂且联系着无穷孤独的岛屿们。”

五条悟张了张嘴，可看见夏油杰闭上眼睛，好像又睡着了，他便没有再开口说话。他把夏油杰抱起，把他放在床上，接着关掉房间的灯。他沉默地看着侧躺着缩成一团的夏油杰，最终执拗地把夏油杰挤到一边，自己也要睡在这张又矮又小的单人床上。他两只手紧紧抱住夏油杰。即使知道两个人只要稍微动一下，就可能一起滚下床去，他也仍旧坚持维持这样别扭的姿势，好像不这样做的话，夏油杰就会偷偷跑掉一样。

他睡不着，便只能凝望着天花板。杰的房间的窗帘并不遮光，屋外街灯车灯或者是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来，他都能看见天花板上团团黑色的霉斑。

他心里堵堵的，想扯着夏油杰的领子大声发泄自己的不满。

杰说我无法理解他，可他的痛苦分明已经感染到我了。

14.

“悟怎么在这儿？”夏油杰刚一醒来就觉得浑身酸痛，睁开眼就看见五条悟坐在床边，看起来已经醒了好一阵子了。

他太阳穴发胀，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捡起昨晚的记忆。

在失去兼职的填充后，他夜晚的时间变得格外漫长难熬，不知不觉间开始靠酒精充当时间杀手。多亏酒精让他轻松入睡，且睡眠时间也变长了，这样下来，一天24小时，清醒的时间变少了，思考的时间也变少了。昨晚他路过便利店看到一瓶伏特加特价出售，买来后本来只准备喝一点来着，不知不觉就把一瓶纯伏特加都喝光了。

接着，他短暂地失去了意识，再然后，悟就来了。

“昨晚……麻烦你了。”他刚撑着身子坐了起来，肚子就不争气地叫了。

“饿了吧，”五条悟递过来一个纸袋，“喏，这个，就在你们门口买的热狗，还挺好吃的。我刚刚已经吃了一个了。”

夏油杰愣愣地接了过来，展开包装纸袋，这种街边小摊卖的东西，悟原来也会喜欢吗？

吃食拿在手里是热乎乎的，面包夹心热狗上面挤了沙拉酱和黄芥末，吃了一口，他的舌头连着身体也暖了起来。

吃到一半的时候，五条悟突然开口：“杰要听听我的建议吗？”

这句话使得夏油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僵硬，哽在喉咙里的食物也在这时变得难以下咽。

“如果悟是劝我看医生的话就算了，我没有心理疾病，我只是情绪不太好。”他生硬地回答。

“你这样……不稳定的情绪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五条悟权衡着措辞，接着问道。

“不知道，”而夏油杰拒不配合的态度让人多少有些生气，“我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他静静地看着杰，想着，杰的情况比自己想得严重，这不像是简单的抑郁情绪，他应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可在夏油杰眼中，五条悟那种担忧关切的神情却让他浑身不适，好像自己被怜悯着一样。

他腾得一下站了起来，身体还有些晃晃悠悠，接着打开卧室门，做了个送客的动作：“悟该走了吧，今天周四，我记得你上午还有课吧。”

五条悟被他阴晴不定的态度搞得很是头大，但又不可能真的对他生气，只能压抑着心中的不满，也站了起来。

“如果你感到不适，就应该去求助，这是完全合理的，这又没什么。你总说我理解不了你，那你就去找能理解你的人啊，比如心理医师。”

“心理医生？一群骗子。”夏油杰冷笑着摇摇头。

他接下来的这段话语速飞快：“整个心理科学是一场巨大骗局，尤其在这里，心理科学与医疗产业狼狈为奸，你知道青少年间滥用精神类药物的现象有多普遍吗？好像他们每个人都有个黄颜色的塑料小瓶子，那种装药物的瓶子，比拼服用药物的种类和数量倒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了。我才不会陷入这种骗局之中，我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倔呢，杰？”五条悟上前两步，走到他面前。

“我不是倔，我是清醒。我太了解他们这种人了，他们会随意判断病症，最容易确诊的是抑郁、然后是精神分裂，接着是人格障碍，然后给你开各种各样会损害你神经系统的药物。”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努力使自己的立场显得坚定，于是他的眼睛也眨也不眨，直直地看向悟，门外的冷风刮进来，吹得他的眼眶有些微红，“这些病症都和我没有关系，我了解我的身体。请悟也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说过的，我没有问题。”

话说到这了，再继续下去又是一场难堪的争吵。最糟糕的结果是吵到一半杰又开始道歉，几乎可以预见这样的结果，五条悟选择了放弃劝说。

之后的日子，他尝试用各种方法使夏油杰打起精神，可收效甚微。他不仅不清楚杰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甚至对于杰的平淡反应毫无招数。不管他尝试做什么，都好像打在一团棉花上面。

周日的时候，他想着带杰去散心，于是专程去了布鲁克林的纽约水族馆，以约会之名。

他们行走在铺满灰蓝色灯光的走廊，两侧可以听到放大的水流声，五彩斑斓的鱼类穿梭其间。

在他们身旁有一群研学游的小孩，看着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样的制服跑来跑去，对着说明板上的介绍有模有样地读起来，遇到不认识的生词时，会睁着大大的无知的眼睛望着带队的老师。

夏油杰静静地站在那里，注视着里面绮丽的生物，从五条悟的角度看来，夏油杰和一层玻璃之隔的巨型海洋生物站在一起，好像已经在深海里。

他感受到五条悟的视线，侧过身来看看从礼品区走来的悟，开口问：“沉入海底是什么感觉？”

五条悟看着他壁灯下柔和的侧脸，手里握着两杯超大杯的可乐，摇了摇头。

“会死吗？”夏油杰又问。

手中的可乐加冰，手心接触着纸杯外渗出的水珠，五条悟沉默着。

“死也会死得寂静吧，毕竟在那里，没人听得到你的声音。”

五条悟上前几步，把其中一杯可乐递给他，说：“那在掉进海里之前，就要记得呼救啊。”

夏油杰接过了可乐：“如果不想呼救呢？”

五条悟没有回答。

这段时间为了顾及杰的精神状况，他缺了好几门课，甚至错过了几次周测验。后来他还找关系要到了相关专业人士的联络方式，问及如果有人提到有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意图，该怎么办。对方称，一般的操作就是把他关起来，目前的法律都会要求警察介入，或者会由精神卫生法庭介入，最终可能是会进行一些紧急监护。

“那不就是拘留吗？”五条悟皱了皱眉。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耸耸肩：“你或许可以这么说。”

看五条悟犹豫的样子，对方接着说：“而且你若真的确定要报告这件事，对应的还要支付警察和医疗介入的费用，我记得一次大概三四千美金吧。”

“钱不是问题，可这也太不合理了，怎么能直接进行收容……”

“你需要吗？我可以帮你联系。”

想了想，五条悟还是摇摇头拒绝了：“不用了，你当我没说过。”

杰才不需要被这些家伙收容，应该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放心。这种事你不主动报告，没人会在意的。”

听到这里，五条悟便转身离开了。

某日夏油杰生了场大病，虽然这个季节流感也实属正常，但更多的原因，应该还是得归结到过度劳累，精神忧虑，营养不良等各方面上。可他又拒绝去医院，一方面是觉得实在麻烦，小感冒挺挺就过去了，一方面是医院消费确实太高，他已经断了兼职的收入来源，接下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昏热中他一直躺在床上，也没有吃药。虽然裹紧了被子，仍觉得身体冷得要命，蜷缩着身体不停颤抖着。

在这样的煎熬中，他竟然又看到了五条悟的身影。

“悟……我不是在做梦吧，你又出现了。”虽然视线有些模糊了，但他还是一眼能认出站在自己床前的人是悟。

“对啊，我又出现了。”五条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计量经济学那门课结束后，我本来在门口等你，发现你不在，打电话也不接，我就来了。”

“怎么又麻烦悟了。”他轻轻笑着。

“知道麻烦我的话，杰就不要总是这样让人担心嘛。”五条悟低垂着眉眼看他，“回我公寓吧，我请了医生的。”

夏油杰没力气说话，顺从地答应了。五条悟也因此发现杰在失去大部分思考能力时总是顺从的，这种顺从让很多事都好办起来，可五条悟并不欣喜于这种病态的顺从。

“吊水可以吧，好得比较快。”在把夏油杰放到自己床上后，五条悟对他说。

夏油杰点点头。

请来的医生走后，五条悟端来一个椅子，坐在他旁边看书。

“悟在看课本吗？”

“缺了几节课，看看课本补回来。”

“悟怎么会缺课啊，是因为我吗？”

五条悟没说话，但眼神里还是夹杂着点委屈。

夏油杰知道这个眼神意味，便用扎着针的那只手去够了够五条悟，在开口前，五条悟先一步按住他的手，只是用小指轻轻勾了勾他的小指：“不想听你道歉啦。”

好好睡了一觉醒来后，针也拔了，吊瓶被收到一边。

五条悟小憩着，之前没有好好观察，夏油杰竟然都没有注意到，五条悟的眉宇间也浮现出疲惫。

超人怎么会疲惫呢？夏油杰心想。

看着悟手中的课本快要滑到地上，夏油杰连忙伸直过去帮他挡住了，五条悟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他甫一睁眼，见夏油杰也睡醒了，急忙问道：“杰，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夏油杰点点头，接着看向房间里的挂钟，“这个点了，悟晚上还有课吧，不用在这里等我了。”

“是，但是杰——”

“我没事的。”他这样保证，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说着还掀开被子下了床站了起来，“我现在只是还有点晕，其它都没问题了。”

“还有点低烧吧。”五条悟拿来外套替他披上，用手背感受了一下他额头的温度。

“低烧而已，没什么的。”夏油杰继续笑着安慰。

他看着五条悟把课本装进书包里，然后夏油杰靠在门口，和他笑着道别，看着五条悟离开的背影渐渐远去。

和五条悟在一起的感觉很好，或者说太好了。只要和悟待在一起，只要和悟呼吸同一空间的空气，只要和悟说话，或者说只要听见悟的声音，他都会感到无比的安心。在与悟交谈的时候，他会短暂的从自己悲伤的情绪中抽离出来，在悟面前他习惯性地忘记所有痛苦，以至于每次分别后的空虚就更加难以忍耐。就如同现在，悟只是走出去几步，他就又开始难过了。他已经了然自己步入危机的精神状态，但仍贪恋被悟对自己的爱，以及自己对悟的爱所填满。

他是个破了洞的气球，必须要外界不停充入气体，才能使他灵魂鼓胀。可惜他找不到破洞的所在，于是灵魂在离开悟后便迅速干瘪。

在如此痛苦下，身体先于理智做出了行动。

“悟。”他的嘴唇动了动，开口叫到。

五条悟转过身来看着他，就只需要一眼，他便三步作两匆匆走上前，将杰抵在玄关冰冷的穿衣镜上，顺手重重带上房门，深深地吻着他。

接着他尝到杰咸湿的眼泪，夏油杰用尽全身力气，毅然决然地将他推开。

他不能，绝对不能，利用悟的好，利用悟的爱来治愈自己。他不能如此自私。

“对不起，悟，我想了想。我们还是…分开吧。”

五条悟一愣，这句话来得那么突然，却冥冥之中早有预兆。他感觉浑身僵硬，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来。

这一刻他已然意识到夏油杰并不是不相信自己，困扰着夏油杰的问题比这个要复杂得多，他还来不及摸清，对方就试图从他生命中剥离了。五条悟也清楚，光是自己一个人努力是没有用处的。

过了很久他才好像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发苦的舌头，接着他听见自己说：“你先冷静一下，我也先冷静一下。”

没有听夏油杰回应的打算，他接着逃也似的走了。明明这是他的公寓，他倒走的那么狼狈。夏油杰盯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接着又在那儿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五条悟的公寓，整理好所有自己的东西，帮悟好好打扫了一遍公寓的卫生，接着也离开了。

说着彼此冷静，竟然冷静成了这个样子。学校不大，后面的两个月里，两个人竟然也真的没有再碰上面过。原来杰会去的图书馆、健身房、或者是社团活动，都看不到他人影。

五条悟只有通过和杰同专业的同学，才打听到一点对方的消息。知道课程他都有来上，不过下课后就再没有其它社交活动，好像要与现代社会脱离联系一样，社交媒体上也没再有任何更新。

五月的时候，五条悟咬咬牙还是给杰传了讯息，问他多久回日本，夏油杰过了半天才回他消息，说自己仍没有回日本的打算。

他看准时机立马发过去这样一条消息：“等我从日本回来，我们当面好好谈谈。”

“谈什么？”夏油杰总喜欢在各种时候不懂装懂。

“我们的关系。”他回。

那边隔了好久，才终于回过来一个“好”。

夏油杰本来也想着要振奋起精神，不能总是这样麻烦悟，看着悟为自己忧心，他的负担就更重了。他可以看着自己的精神衰落下去，但他无法忍受悟被他的情绪影响，也跟着衰落。

六月份的日本天气还不算太热，高中同学聚会上，五条悟一颗心扑在手机上，时不时就拿出手机来检查消息，家入硝子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五条悟有时会和她聊关于杰的事。

本来五条悟是不准备来参加同学聚会的，但实在是想和家入硝子当面讨论这个问题，后面硝子也有其他事忙，便只能借此机会见面。在和硝子叙述这段时间的所有经历时，旁边并不熟识的同学也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忍不住讨好似的插嘴说：“很明显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吧，这种精神有问题的人你还和他在一起干什么？趁早分手了算了，这种人根本配不上你。”

刚刚一脸苦恼的人一下子敛了神色，五条悟用看垃圾的眼神看向那位他根本记不住名字的高中同学，冷声道：“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我选择什么样的人，是我自己的事情。”

这一下子让聚会的氛围降到冰点，五条悟对此丝毫不在意，他只是瞟了那个说话不合时宜的人一眼，对方便好像被钳住了舌头，再不敢说任何话了。

“有时处理这种问题你不能一直穷追不舍，或许你应该后退几步，让他自己慢慢处理好。”硝子嘴里咬着吸管，尝试着安慰五条悟。

“再退？再退我都不知道退到哪儿去了。”

“你一直这个样子，我都想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怎么还扯到我来了？”

“亲密关系中两个人的精神状态本来就会互相影响，连二联性精神病都是真实存在的，你因为他的抑郁情绪而受影响也是正常的。”

五条悟仰起脑袋，突然感叹道：“要是我真的变成精神病就好了，至少能体验到杰的感受了。”

“别说这种话了。”家入硝子惊讶得吸管都从嘴边掉了下去。虽然仍然没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夏油杰，但能把五条悟搞成这个样子，那得是多特殊一个人啊。

在飞快处理完家族这边的所有事后，重新回到美国已经是一个半月后的事情了，刚一落地纽约他就尝试打夏油杰的电话，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突然袭来，他先是把行李扔在了自己公寓楼下，一边往夏油杰住的公寓赶，一边接着给夏油杰的辅导员打去了电话。

“啊，夏油吗？你不知道吗？他上个月才办理了休学。”

“什么？”他停下了脚步，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对面说的英文很简单，他却好像一个字也听不懂。

“休学。”对方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

“你没听清吗？我说他办理了休学——”

他放下手机，此刻只剩耳鸣，尖锐的耳鸣贯穿了他。

15.

五条悟感觉自己整个人要气炸了，他朝路边的垃圾桶狠狠踢了一脚，引起不少行人的侧目。

他朝那些投来不怀好意目光的人狠狠瞪了一眼，接着握着手机飞快拨通另外的电话，顺便拦下一辆的士，立即赶往学校。

在砰的一声推开活动室的门后，里面的人显然被吓了一跳。

看着五条悟喘着粗气走了进来，米娅立马拿着手机站了起来，朝他说：“我刚刚替你问了，夏油确实是上个月提出的休学，之后他就没有和任何人联系过了。”

“一点联系都没有吗？”

“没有，我问了和他同专业的学妹，说是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休学的原因呢？”五条悟接着问。

“办公室那边的人说这是个人隐私不能透露。”

“隐私？”他重复了一遍，右手握拳狠狠地锤向桌子，“我给了他空间，给了他时间，他现在一声不吭给我玩消失是吧。”

这是戏剧社的活动室，除了米娅还有几个上次戏剧表演见过的演员，他们看到五条悟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好在五条悟也没有和他们说话的欲望，在得不到他想要的信息后，他便准备走人了。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学校最近有个实验室出了事故。”见五条悟立即转身要走，米娅叫住他道。

五条悟不解：“什么东西？”

“也是上个月的事情，实验室事故导致几个学生受伤，好像还有个学生死亡，当时热度闹得挺大，还一度上了趋势，校园论坛里谁都在讨论这个事，后来就没风声了。”

五条悟在对方的指引下找到了网络上关于这场事故的只言片语，屏幕上，事故中死亡的研究生的名字有些眼熟，他费劲想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这是夏油杰之前提过的，帮他租房子的那位学姐的名字。

“虽然是在实验室中意外死亡，但她的导师拒绝赔偿，多名受害者联名举报，都被压了下来。”米娅接着说，“现在你能正常查到的信息都是被重新加工过的了，死者成了过错方，之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五条悟觉得自己应该隐隐约约猜到了什么。来不及道谢，他又匆匆打着电话走出了活动室。

他这次打给的是日本那边的人，情况紧急，他必须要动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在简单说明情况后，那边有些犹豫：“可是，悟少爷，我们没有权限查询非本人的银行流水。”

“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所以我是在用五条悟的身份和你对话。待会儿我把他的身份信息发给你，我需要他的出入境记录、银行流水、信用卡消费记录，所有可能锁定他行踪的信息。”说到这，

五条悟看了看表，“三十分钟，能办到吗？”

对方扭捏了好一阵子，最终只得接下这苦差事。

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五条悟又和所有自己能联系到的，可能认识夏油杰的人发了讯息，想得知关于杰的一切消息。他先回了自己的公寓，把行李随便扔地上后便打开了电脑，等到日本那边终于把自己要的资料都发过来时，他也爽快地划过去一笔钱。接着对着那些资料好好研究起来。

杰没有离开纽约，意料之中，这让他稍稍安心。他继续滑动着屏幕，往下看着。突然，其中一笔有些奇怪的提款引起了他的注意。

为什么杰突然取了这么多现金？

他想干什么？

五条悟越想越紧张，他仍旧尝试着拨打杰的电话，但那边始终提示关机。他先尝试着去了夏油杰的公寓，万幸的是夏油杰没有退租，但只有他室友在。根据室友的话，夏油杰应该是早上醒来就出门了，只是现在快晚上了都没回来。

学校也不在，公寓也不在，五条悟只能根据信用卡消费记录跑去夏油杰常去的地方碰运气。

整个下午，他感觉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诺大的纽约城四处乱晃。辗转于屏幕上一个个冰冷的坐标，追寻着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影子，一个虚幻的影子。

等到夜幕降临，他仍茫然地在街上走着。他的肚子此时不争气地叫了两声，他才想起自己从下飞机到现在没吃一点东西，也没喝过一点水。他难受极了，不论是身体还是心脏都难受极了，他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从没有人敢让自己找这么久，从来……都不该有他办不到的事。难道五条悟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他这样想道，从内心深处感到深深的无力，竟然就不顾他人眼光，直接蹲在了地上。

夏季七月的纽约，即使是夜晚了仍是退不去的暑热，五条悟穿着一件简单的短袖，已经跑了那么多地方，他也出了很多汗，T恤黏腻地贴在他的脊背上，他盯着脚边的蚂蚁，怎么想都想不通，为什么杰会不告而别。

他稀里糊涂地想了很多东西，从和杰的初遇到和杰的最后一次见面，接着想到杰是不是在和自己玩躲猫猫。于是他又想起自己幼时还在京都老宅时，五条家的旁系总喜欢把与他同龄的小孩送来老宅，美其名曰陪玩伴读，实际上极尽谄媚与讨好，或者说就是为了博他一笑。

老宅很大，至少对五岁的他来说，是一种无趣的大。从东门走到西侧门要走半个小时，从北苑走到南庭要二十分钟，别无二致的景观，相似的池塘和假山。那些房子终年只会散发一种陈腐的木制气息，不论是光脚还是穿上木屐，踩过地板，那些老木头都会发出难听的响声。

那些小孩儿也会陪他捉迷藏，但如果自己玩累了，不想找了，只用随便咳嗽两声，或者抱怨一句不想玩了，那些懂事听话的小孩儿就会从他们本就明显得不行的藏身之处探出脑袋来。

“悟。”

头顶传来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

五条悟猛地抬起头，怔怔地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夏油杰，几乎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悟怎么蹲在这里？”他这样问，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好像天底下他最无辜一样。

五条悟站了起来，拍了拍裤子的褶皱，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表情面对着现在的夏油杰的，一定很难看吧，他心想。

他伸出右手，只说了三个字：“交出来。”

夏油杰先是愣了愣，眼睛里闪过惊讶，接着又很快接受了，好像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好像他早有预感。

“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悟。”他低头笑了笑，“换个地方吧，在这里拿出来也不方便。”

于是他们就近找了一家看起来私密性比较高的清吧，这个点来喝酒的人还不多，他们挑了最里面的一个位置。

夏油杰刚刚坐下，就从衣服里拿出一个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但即使包得再严实，形状也很明显了，那是一把手枪。

“格洛克26，二手的，七成新。现金交易，我觉得对方开的还是一个不错的价格。”

“你想用他杀死谁？”五条悟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情绪，低声问。

“这个问题重要吗？反正我什么也做不到。”

“如果我没有查到的话，下次见到杰，是在社会新闻上吗？”五条悟直直看向他。

“哈，或许吧。”夏油杰的身体往后倒去，靠在柔软的沙发上。

“你不准备向我解释一下吗？”

“解释什么呢？解释有意义吗？”夏油杰大概能猜到，五条悟既然能找到这里，应该也已经知道了不少，自己还有再补充什么的必要吗？他沉默地看着头顶的吊灯，想起那位意外死亡的学姐。虽然只是点头之交，但他也知道对方是个对科研充满热情的人，在家乡还有个可爱的妹妹，家庭条件和自己相似，但学姐为人总是阳光向上，好像什么困难打不倒她似的。实验室的意外事故，真的是意外吗？那个实验室本来就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对此那些人所想的不是道歉和赔偿，而是怎么掩盖事实，把一场由安全隐患导致事故掩盖为学生的自身疏忽。

“所以说丢失了信仰过后社会发展也是跛足的。信仰的重新塑造十分重要。”夏油杰缓缓地说，“偏偏说年轻人没有信仰，我看年轻人是最天真的怀抱着信仰的。信仰苦难是有意义的，信仰努力一定可以带来回报……事实上，偏偏是那些已经掌握社会大部分资源的权贵们，他们是最没有信仰的。所有的学科都被金钱填满了。都是为了利益，都是金钱。量化科学的目的变成

了提供数据，比如帮大公司背书，帮产品研发背书。这世界烂透了，不如来一场大清洗。把没有信仰的肮脏的、罪恶的、低等的、愚蠢的人全部抹杀。”

“可笑的是，我没有这种能力进行什么大清洗。可幸的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所以没有造成更大规模的伤害。如果我是存在于超级英雄片里的人物，一定会变成超级大恶棍，杀死很多很多无辜的人。”

“杰……”五条悟尝试打断他，“你不要这样说。”

“其实我也有些羡慕那些蠢人，因为偏听偏信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他们不会去主动质疑。不管是质疑事情的真实性，还是批判这样那样的主义。你不能说偏听偏信的人愚蠢，相反，我还觉得他们很幸运。”

“我原来也很容易去相信一些什么，可现在已经完全做不到了。我连世界存在的真实性都想质疑。当一个东西，一个事件出现在我眼前，我第一反应便是从各方面予以质疑。这种理性与批判思维的习惯就像本能一样，我揣测每个人的意图，分析每个大事件的底层逻辑，质疑每个大众熟知的常识。我原来以为这样的我很了不起，很聪明。但是我现在发现这种本能的坏处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我好像活在一个时刻摇摇晃晃着倾斜的平面上，你知道我说的这种感觉吗？就好像一般人是用两条腿站在大地上，但我就站在大海里的浮木上，茫茫的大海，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什么也不去相信，什么也恨着，我找不到我的根，找不到我的土地。我始终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我已经什么也无法相信。”说到这里，他努力挤出一个抱歉的笑容。

“我不相信悟会爱我，就算相信悟现在爱我，我也不相信悟会一直爱我。我太害怕未来某一天悟会不爱我了，所以我要现在把你推开。”

五条悟沉默了很久，接着开口：

“可是我能怎么办啊，杰。”

对方没有反应，他又问：

“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帮助你呢？”

他的表情是藏不住的失落，夏油杰甚至觉得他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坐在对面的五条悟低垂着脑袋，完全没了之前的精神气。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固执地心想。悟会难过，但那只是暂时的。

“我该怎么办呢，杰？”五条悟放弃了劝说，反而向夏油杰求助。

“为什么，我原来以为我对所有人都有办法的。可是为什么，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呢，杰？我想要爱你，明明你也爱我，但你仍然坚持伤害我，伤害你自己。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杰？”

夏油杰平静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话，他说他已经无法相信这个世界，如果有勇气自杀的话他早就去做了。之所以没有真的自杀，一面是因为他本性懦弱，一面是因为他仍有愧于他的父母。他甚至

觉得，如果父母都死去的话，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他某一天躺在床上，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他想先杀死父母，然后自杀。反正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活下去的意义。如果自己死去，父母会很崩溃，那么自己杀死了父母，不也算一种仁慈吗？

可他仍缺少这种勇气。

五条悟感觉喉咙发痛，心口也连着发痛，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生气的，可他又好难过。复杂的情绪酝酿在他的胸间，他嘴唇止不住地发抖，声音微颤地问道：“那我呢？杰就不能想想我吗？杰如果自己自杀的话我也很难过啊，那杰要不要把我也一起杀了好好了？”

夏油杰又露出了那种自以为是的笑容，那种在五条悟看来残忍又愚蠢的笑容。

他轻轻摇了摇头，额前的发丝也晃了晃。昏黄的灯光开始在眼前模糊，夏油杰意识到自己开始流泪，便始终埋着头，没有看五条悟一眼。

“不会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杀死悟的。我太爱悟了，而且悟和我的父母不同，不会因为我的死亡而活不下去的。悟是超人，悟没了我也好好地活下去的。悟，我太爱你了，因此我太清楚，你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悟有更广阔的天地，而我就要腐烂掉了。悟请不要靠近我，因为我太爱悟了，悟越靠近如此腐烂的我，我就一面越是爱悟，一面越是痛苦。”他的语言开始失去逻辑，他的声音开始变得走调，他反复念着悟的名字，似乎名字是一个咒语，能让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所在。

他感觉已经把自己完完全全剖出来了，他好爱悟。可就是因为太爱悟了，才不能和悟在一起。

他甚至不想考虑说出今天说的所有话的后果。他知道这一定会吓到悟，悟不可能察觉到自己内心的如此恶意。悟是阳光，是蓝天，是白云，是青草，是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事物的大合唱。

“可…杰不是爱我吗？我也爱杰。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分开呢？”

事到如今，夏油杰仍旧觉得五条悟对自己较真的样子很可爱。于是他又想起他们之前曾进行过的关于真理与爱的数次讨论，那些讨论终究是没有辩出一个最后的结果，如今他们就即将要分开了。

“悟，爱只是爱而已。”他简单地回应道。

“我现在很生气，杰。”五条悟僵硬地说。

“对不起。”夏油杰一如往常地开始了道歉。

“我已经不爱你，”五条悟自暴自弃地说，末的又补充，“我开始恨你了。”

“…好。”

五条悟埋着头，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他们就这样正对着坐着，沉默了很久。接着夏油杰先一步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说道：“悟，我先走了。”

五条悟仍埋着头，没有说话。夏油杰离开后，他拆开了报纸，看了看那把手枪，里面没有一颗子弹。

在夏油杰推开玻璃门的那一刻，室外的潮热的空气打在他的脸上，但他已没有任何知觉。他就这样行走在只有寥寥数盏路灯的黑漆漆的街道上，以为自己变成了一具尸体。他没有喝酒，但脑袋像一团浆糊，似乎下一秒就会昏倒，他感到胃部疼痛，喉咙深处泛起浓重的恶心。

他强撑着身体继续走着，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了公寓。他眼瞎了，耳聋了，他的脸颊发热，耳朵发热，好像处于一场高热，然而手脚却冰冷。他粗暴地打开房门，那位印度室友正站在玄关，手里提着一包垃圾，应该是正准备出门倒掉。

看到夏油杰这个样子，室友被吓了一跳，接着赶紧侧身让开。

夏油杰没有和他对话，他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接着锁上房门，一头栽进被窝。

他想他大抵是生了一场重病，或者说刚刚进行了一场重型手术，主治医生和患者皆是他一个人，他切除了他整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他的一半灵魂。

此刻夏油杰才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他和悟彻底分开了。

他闭上眼睛尝试跌入睡眠，此刻的房间竟诡异地扭动起来，天花板上似乎传来吱呀吱呀的声音，但那好像又是自己弹簧床的噪音。他的四周都开始旋转，他紧紧抓住手里的棉被，好像这样可以不让自己被甩走。他好像是倒在床上的，又好像是飘在空中的。他就这样一个人在空中旋转着，像一张被风吹得四处飘荡的破碎的旗帜。

该死，他真的好想呕吐。

半梦半醒之间，他又感觉到老鼠在自己耳边发出吱吱的响动。可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起床对付那些可怜的只会蛰伏在黑暗中的东西了。他自暴自弃地想，算了吧，就这样吧，反正他已不再完整了，在和悟分开的那一刻他就将自己切割了，他现在仅是尸块的组合，那么就让他这具尸体被老鼠啃噬致死，或许是个不错的结局。

第二天早上头痛地醒来，推开卧室门又闻见浓重的香料味，夏油杰忍无可忍地冲到厨房和室友吵了一架。应该说是单方面辱骂了对方一顿。他全部的礼貌礼仪和行事规范此刻都被丢到九霄云外，他只知道自己太生气了，或者说太伤心了。负面的情绪在他内部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而离他最近的人便不幸地成为了一切的“替罪羊”。夏油杰开始口不择言地说室友的菜很臭，说他身上香水味很难闻，叫他多洗洗澡，及时倒垃圾，房间里的老鼠都是奔他来的。

在骂完后夏油杰就后悔了，又开始一个劲地道歉，解释自己情绪不太好，请对方原谅。

“是分手了吗？”他的室友并没有多生气，反而关心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昨天你那个样子，像个死人一样，吓了我一跳。你进房间后我出去倒垃圾，看到你那个男朋友，就是白头发那个。他也站在门口，脸色也和死人一样，把我又吓了一跳。”室友一边解释一

边手舞足蹈地比划着，“我问他是不是找你，要不要进来。他刚迈出一只脚，然后就收回，还后退了几步。说没事了，然后就转身走了。”

夏油杰明白过来，原来昨晚自己回去的路上，五条悟也跟了自己一路。

这个人怎么还是这个样子，走路一点声音也没有的。从一开始就这么觉得了，但现在竟然还是这样。

他先是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接着眼眶又开始湿润。他背过身去，抬起手背擦了擦眼睛，说了句抱歉。

16.

在沃茨走进办公室时，那个人已经在那里等了他一会儿了。

沃茨先说了句抱歉，解释上一个来访者的咨询刚刚结束，没想到他来这么早。

五条悟站在他办公室的窗边，双手插兜看了他一眼，没什么表情。

“五条先生，你好，联系我的人已经说清楚了，你有什么问题我都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你的。”

沃茨是个德裔美国人，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他见过数不清的来访者，无论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家庭主妇，还是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股票经纪人。这位客户介绍过来的时候，有人嘱咐过他，对方是日本非常有名家族的公子，必须要认真对待。见到五条悟第一眼时，他稍微愣了愣，不是因为对方出色的外表，而是对方的气质，比自己想象中要成熟得多。那种成熟是不属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的，这是一种不幸的成熟，意味着他的生命中，有人逼迫他突然成长起来。

五条悟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

“请坐。”在拉过办公椅坐下前，他先坐了个请的手势，让对方坐在自己面前的沙发上。

“不了。”他拒绝了，“我喜欢站着。”

对方明显不信任他，这很正常，大部分人和心理医生的第一次见面都很难建立信任关系。

五条悟打量着眼前这位衣着光鲜的心理医师。

在与夏油杰那次见面后，自己再没有听到对方的任何信息，或者说他也不想再听到关于他的信息了。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对杰只有怨气，一点爱也没有了。

当然，最初他是如此认为的，可在经过了两个月时间的冷静后，他发现自己还是根本没办法坦然接受这样的结局。

沃茨先坐了下来，打开文件夹，说道：“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你是为了你的朋友来的是吗？”

朋友？五条家的人转述的时候是这样形容的吗？五条悟在心里轻蔑地笑了笑。

“我的伴侣（partner）。”他纠正。自己没有承认就不能算分手，五条悟固执地想。

“嗯，好的。”沃茨记下了他说的这个单词。

“你知道我不是来心理咨询的是吧。”五条悟见他在一张白纸上写写画画，出声打断道。

“嗯，我知道，”沃茨点点头，“你是来找方法的。”

“对，杰……我的伴侣，他不愿意看医生，也不愿意服药。”

“你想拯救他。”

“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五条悟有些茫然，“我想让他振作起来，我想让他回到我身边。”

“他离开你了？”

五条悟抿着唇，说不出来是，他摇了摇头：“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知道他仍爱着我。我们只是不再见面了。”

“我大概明白了。”沃茨合上了笔帽。

“所以有什么建议吗？”

沃茨抱歉地笑了笑：“心理医生是不会提建议的，不过你不是来咨询的来访者，我可以把你当我的朋友，分享你一点我的经验。”

见五条悟没说话，沃茨便接着说：

“陷入精神困境的人就像玻璃瓶里的苍蝇，你再怎么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有很美好的东西，让他们学会关注生命中美好的东西，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其实也是明白的，所以那些劝告的话语只能达到第一序改变。第一序改变属于系统之内的变化，只能维持系统不变，达不到更高层次的改变。而苍蝇要想感受瓶子外面的世界，只有真正从瓶子里飞出去，让系统本身发生了变化，这被称为第二序改变。

“当我们不再局限于同一种类的选择，开始质疑并拒绝原本限制发展的逻辑，并重新思考解决问题的各种逻辑种类时，更大的改变就可能会发生，这就是第二序改变的本质。”

……

临走的时候，五条悟观察着沃茨办公室内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学书籍。

“有感兴趣的吗？你都可以带走。”沃茨大方地说道，虽然不是正式的咨询，但对方出手相当阔绰，他自然不吝于提供任何书籍。

“有用吗？”五条悟问。

“如果我说没有用，你会停止尝试吗？”沃茨笑着回答。

说完，他看着窗外的天，感叹道：“今年冬天可能会特别冷。”

“纽约会下雪吗？”五条悟也把目光投向窗外，街道边榆树的叶子开始掉了。

“谁知道呢。”沃茨耸耸肩。

他们的分离从夏季开始，度过了深秋，寒冬很快降临。

夏油杰不记得自己是从哪本书读到过，人类最早的分离始于从母亲的身体内出来的时候，从恒温且营养丰富的子宫来到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无知的婴儿需要哭泣和表达才能得到回应和食物，接下来的人生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分离。

休学的事情，他没有告诉在日本的父母。之前辞掉了酒吧的兼职，现在为了能够活下去，他又去找了几份零工，反正已经没有事干，做什么无所谓了。他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反正现在的他毫无目标，那就暂且这样活着吧，远离人群地活着。

很快又到了一年圣诞，熟悉的假日氛围又一次装点上了每一个商户的橱窗，只要是走在街上，就不免会想起上一个平安夜和圣诞节，最主要的是想起悟，想起爵士酒吧里五条悟跳起查尔斯顿舞步的样子。

是的，虽然时常会想念悟，但每一次想念他都会告诫自己，还是暂时不要去想念他了。于是孤独就一日一日地蚕食着他的灵魂。

如何具象化这种孤独。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开始对生活中一切无生命的细枝末节产生有生命的联想。就比如在饮水机面前接水的时候，随着水汩汩流下，蓝色透明塑料桶的顶部会节奏性地发出声响。如果把手放在上面，就可以随着水持续运出，感受着它的震动，像为供应血液而运动的心脏瓣膜。

圣诞那几天他又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哪里也不想去，什么人也不想见。还好，熬过了那两周后很快又是新的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倒计时结束，他木然地迎接着新的日子。又活过了新的一年，他凝望着沾在窗户上的雨滴的痕迹，每一次呼吸都像一声叹息。这一年他又该为什么而活呢？

一月一日他乘了很久的地铁来到东海岸，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重来一次”的时间，在众人齐唱颂歌，迎接新年，充满希望的日子，一种贴近死亡的吸引力召唤着他，使他步入海水里。

他观察了很久，选择了一处没人的海岸，脱掉了鞋子。冰冷的海水先是淹没了他的脚踝，接着是小腿、腰部、等到海水淹没到胸部的时候，他已经感到有些难以呼吸了。

他继续毅然决然地往前走着，拖着沉重的脚步，直到脚下再也踩不到实地，直到海水彻底将他淹没，他调整了姿势，往下潜去。

“沉入海底是什么感觉？”

在呛进第一口水时，夏油杰想起那天在水族馆里两人的对话。

“杰，要求救啊。”

悟的模样浮现在他的脑海，那个眼神让他心悸。

在真正贴近死亡的那一刻，求生的本能被唤醒了。

不解人意的浪潮把他再次送回了岸上。从岸上爬起来后，他浑身湿透，海水顺着他的皮肤、他的头发、衣物，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冷风刮过，他好像快要冻死了。与此同时一种奇异的温暖又在内部升起，那种温暖与疼痛相连，在他每一次吞咽尝到的腥甜，在他每一次呼吸间。

鼻腔、喉咙、肺部，没有一处不是痛着的，四肢是冰冷麻木的。肉体的痛楚使夏油杰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他仍旧活着，他又活过来了。

他脱力地躺在沙滩上，望着鱼肚白般惨淡的天空。

他活过来了。

他还不想死去。

他好想见到悟。

后面的几天，夏油杰本来想去找悟的，他知道这个假期五条悟没有回日本。虽然表面上他说着和五条悟断了联系，却实际上偷偷关注着对方社交媒体上的一举一动。这样的举动狼狈又羞耻，他自己都耻于承认。

可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去见五条悟。当初离开悟时，自己说了那么多决绝的话，悟一定恨透他了吧。而且，自己仍旧没有从糟糕的精神状态中彻底恢复，真的能去找悟吗？万一，悟已经不在乎了自己呢？

后来夏油杰偷偷去了学校几次，遥遥地看着五条悟。发现对方过得一点也不好，他瘦了，头发剪短了一点，看起来人也憔悴了，平时上课也总是孤身一人。

夏油杰在心底问自己，这是他希望的吗？这是他想看到的吗？

原来他只是希望悟没有他能过得更好，但是事实真的如他所愿吗？他有些后悔，自己当初做的决定是否太过草率，如果他的行为伤害到了悟，那才令他无法原谅自己。

或许他该找个时间和五条悟好好地道歉，夏油杰心想。

他又一次来到学校，今天悟在实验室，这种情况下悟一待就会是一个下午。于是夏油杰就坐在实验室对面的图书馆三层靠窗的位置，时不时地看看手机，再看看窗外。

突然，夏油杰的手机收到一条提醒信息，他随意打开一看，信息的内容却瞬间令他全身震悚。

“Emergency Alert: Report of Shots fired at (NEURO TECH). If you are in the area, ESCAPE if you can, HIDE if you can't, FIGHT if you must.”

周围同样在图书馆的其他同学显然也相继收到了这样的警告，顿时引起一阵骚动。校园内有枪击案正在发生，发生地点……悟，悟的实验室就在附近。

夏油杰来不及思考，他心里只剩一个念头——悟可能有危险，他必须要见到悟。

等他跑到实验室大楼时，发现正门的一面玻璃已经被击穿，碎片洒了一地。他快被吓坏了，但也来不及害怕，他依着记忆往悟常去的实验室方向跑，等赶到那边时，已经有几个穿着防弹服的特警站在外面。

他们看到突然赶来的夏油杰有些奇怪，只见过从枪击现场逃跑的，没见过往现场中心赶的人。

他们端着枪紧张地打量着夏油杰，确定他没有威胁后，让他赶紧离开，这里已经没事了。

“没事了？”夏油杰喘着粗气，他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这么拼命奔跑是什么时候，“控制住了？有人受伤吗？”

他话音刚落，里面又有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学生模样的陌生人走了出来，和旁边稳住现场的警察交流了两句。

“看吧，”其中一个警察对着夏油杰说，“人已经抓到了，没事了。”

肇事人被抓走后，只剩校警在维持现场秩序。躲在其它教室的学生，也在确认安全后纷纷来到了走廊，七嘴八舌地交流起来。夏油杰挤过人群往里走，想找到五条悟的身影。

他听到人群中的讨论：“这次事件解决得真快。”

“听说是冲着某个老师来的，开枪的好像是他的博士生。”

“诶，有人死了吗？”

“好像没有，就是玻璃碎了几块。”

“有仪器损伤吗？”

“这个就知道了。”

“校警来得这么及时啊？”

“不，开枪的学生最开始是被另一个学生控制住了。”

“另一个学生？谁啊，胆子这么大。”

“不知道，好像还在那边，校警好像还在问他什么事。”

夏油杰终于穿过了人群，来到走廊的另一头。

他果然看见了悟。

五条悟对面站着一位校警，好像在对他说着什么，五条悟点了点头，接着那位校警拍了拍他的肩就离开了。

五条悟顺着校警离开，视线转到另一边，发现了站在那里的夏油杰。

夏油杰正对上五条悟的眼神，半天想不出一个打招呼的语气词。

这是他们分手后第一次正面碰上，算算时间，已经过去快半年了。

五条悟的表情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他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慌乱的夏油杰，周围的喧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只不过眼神还是有些无奈与悲伤，好像在说：杰明明这么喜欢我，为什么还要离开我呢？

悟的左手自然垂下，右手抬在半空中，夏油杰突然发现他右手手心有血，立即上前几步，抓住他的右手手腕。

“你受伤了？”

“嗯。”五条悟任由夏油杰紧张地抓着自己的手，把自己的手心乖乖摊开来，让他好好看看。

“是你把那个开枪的人抓住的吗？”

夏油杰抬头看他，眼底是藏不住的后怕和担忧。

“因为他离我很近，在他掏出枪的那一刻，身体就本能地行动了。”

“本能地行动不是应该立马躲开吗？”

“好意思说我呢，收到枪击警告还往案发地跑的人又是谁呢？”

“悟！”夏油杰有些生气地捏了捏他右手小指指节。

校医这时提着药箱赶来了，她指挥着五条悟坐下，现场除了五条悟手心有一点擦伤，其余没有任何伤亡。她很快处理好了五条悟那点伤口，接着也离开了。

五条悟看着自己被包成木乃伊的右手，笑着说这简直是小题大做。

夏油杰坐在他的旁边，也觉得五条悟的手被绷带包扎得很滑稽，忍不住低声笑了笑。

等到笑够了，两个人便陷入沉默。

“杰现在还来找我干什么呢？”五条悟先开口，“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夏油杰刚想说些什么，五条悟打断道：“你要是再对我说一句对不起，我就立马走人。”

“悟。”他先是叫了一声他的名字，用着和原来相似的语气。

五条悟执拗地盯着前方，没有去看他。即使他喜欢夏油杰的声音，即使他尤其喜欢听夏油杰叫他的名字。夏油杰的声音总是温温柔柔的，像四月骀荡的春风一样。

“我想给你讲讲我这段时间的一些事，可以吗？”

五条悟撅着嘴巴说：“勉强听听。”

“那天早上我去了海边，趁没人的时候一个人走进海里。我之前听说，思考就像是一次潜水，越往下阻力越深。当我真的尝试潜入海底时，发现这个比喻真是太恰当不过了。我越往下潜行，越觉得吃力。等到快要感觉溺水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求生的本能促使着我用尽全身的力量扑着水上浮，最后被海浪送回了沙滩上。”

五条悟听着，没有出声打断。

“我没有成功死掉，虽然有点失望，但更多的是欣喜。我又活过来了，而且，当我意识到自己活过来的那一刻，我最想见到的就是你。”

五条悟的身体颤了颤。

“我也知道这样的我很自私，但我很想念你，所以我就在暗中观察着你。”

“杰这样不就是变态stalker吗？”五条悟撇撇嘴。

“你说对了，”夏油杰笑了，坦然承认，“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向悟道歉。”

“什么？”

“是关于爱的，我不该如此摒弃爱。不论是母爱，父爱，情人之爱，同伴之爱，民族之爱。爱从诞生那一刻就是反理性的。爱和欲望相伴相生，但又不同于欲望。自从第一个人类把爱的目光投向他者时，人脱离了纯粹的动物性，人与动物不一样了。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折磨，所有的痛苦与幸福，通通都与爱有关。”

“这就是束缚，这种束缚让人能够活下去。”爱的束缚让我活下来了，夏油杰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

“如此说来，爱简直像诅咒了。”五条悟突然开口。

接着，他抬起头望向远方，“杰，关于爱，我原来也错了。我原以为爱就是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我现在发现了，爱是世界上最扭曲的诅咒。”

夏油杰愣住了，他看着五条悟冷峻的侧脸，又收回目光，轻轻笑了笑：

“悟，突然又说出了很了不得的话啊。”

17.

“你来了，”沃茨推开办公室的门，这次他看到五条悟已经坐在办公桌前的沙发上了，“每次都让你等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你有提前约定时间到达的习惯吗？”

“有吗？”五条悟好像突然才意识到这一点似的，“其实我原来一直是个喜欢迟到的人。”

“那让我猜猜，因为某个人的缘故，让你不再迟到。”

五条悟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这次还是为你伴侣来的吗？”沃茨坐了下来，拿出上一次谈话的记录来。

“嗯。”他点点头，“昨天，我们见面了。”

沃茨推了推眼镜：“然后呢？”

“我虽然很想他，但我对他还是有些生气，当他真的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又变得冷漠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了。”

“他是什么反应？”

“他倒是主动对我说了很多话，也很关心我。”五条悟说这话时耳朵有点红，这让沃茨对自己上次的判断有些怀疑，今天的五条悟显然没有上次看起来气质那么成熟，“所以我更有底气了，他肯定爱我爱得不行。”

“那很好啊，”沃茨笑着说，“那么今天你来是想聊些什么呢？”

“嗯……昨天我们聊了几句后，他就走了，我也没挽留。然后，我们就又没联系了。”

“你想主动联系吗？”

“我当然想，”五条悟急切地说，他一向不是个犹豫的人，可唯独面对夏油杰，他常常举棋不定，“可我不知道会不会又刺激到他。他那个人，有时候还正常，有时候又喜欢钻牛角尖。一钻起来就没完没了，我越是站在门口喊他出来，他越是不听劝。”

沃茨被他的比喻弄得有点忍俊不禁，接着他看向桌面上的几本五条悟带过来的书：“这些都是你上次借回去看的。”

“嗯。”

“你觉得有用吗？”

“我不知道，我还没来得及施展我的所学，杰他就又跑了。”

“其实你们两人的行为模式也很有趣，你发现了吗？你一直前进，他就会一直后退，而当你退缩了，他便向前了。”沃茨站起来，从书架上又拿下来一本书，“这样的状况在家庭疗法中很常见，简单来说，就是当抑郁、精神分裂等病症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时，原先患病的配偶，会奇迹般地自我康复起来。”

五条悟静静地听着。

“还记得上次我对你说的，要真正解决一个人的精神困境，他必须要达到第二序改变吗？听你的表述，你的伴侣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第一序改变，他开始主动向你沟通了。但如果你只局限在这样的改变，他还是会陷入负面情绪的反刍，最终又选择远离你独自处理这样的循环。我们都知
道，正常的逻辑是，当我的配偶陷入精神困境时，我应该更加坚强。但如果把这个逻辑反过来呢？”

“反过来？”

沃茨点点头继续说：“不知道你没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女公爵奉命攻打一个城堡，这个城堡位居峭壁之上，地势易守难攻。但是这位女公爵已经把城堡团团包围了，接下来，只需要等待城堡里的人把粮食耗尽，他们就会获得胜利。时间就这样过去，在围困城堡的日子里，女公爵的部队里也出现了很多怀疑的声音‘到底能不能胜利’，‘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如此种种，公爵也有其它地方的要务处理。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城堡里的所有存粮只剩下一头牛和两袋麦子。此时城堡的将军做了个看似愚蠢的事情，他把那头牛杀了，把两袋麦子剁碎后塞进了牛肚子，接着把牛的尸体扔到敌人的营地前。女公爵发现牛的尸体后，就撤退了。”

“听起来和空城计很像。”五条悟想了想说。

“是的，在东方语境下，或许用《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更好理解这个故事。”沃茨看他听懂了这个故事，欣慰地笑了。

“我猜你想说，将军违反了正常的逻辑，他欺骗了女公爵，用一个肚子里装满麦子的牛的尸体告诉她，我们城堡里面还多的是粮食。”

“没错，对于惯用理性思考的逻辑思维者，运用反逻辑的手段破坏他们的思维方式，有时往往有很神奇的效果。”

五条悟思索着：“从应该，到不应该。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我不应该做的事。”

“我想你应该懂我意思了。”

五条悟眯着眼睛，心中已然有了计划。

另一边，那天虽然一口气说了很多自己这段时间新的感悟，回到公寓后的夏油杰又开始抱着手机叹气。

悟最后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悟为什么觉得爱是诅咒？悟不爱自己了吗？

而且，都已经是第二天了，为什么悟还没有联系自己，是真的不想联系了吗？还是说自己应该主动去找悟？可万一悟就是不想和自己见面了呢？如果悟真的想远离自己呢？

他躺在床上，觉得自己思绪又成了一团浆糊。明明答应了自己要开始好好生活了，结果仍然是没有丝毫长进。该去找的兼职仍然没找，之前打工的酒吧老板还发信息问过他情况，说有不少他的熟客都在打听他的去处，希望他休息好尽快回来。可他还是总是打不起精神，原先唯一一点强撑着打起的精神，也是为着悟的。

这样忧虑的情绪困扰着他，倒使他分不出太多精力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了。

他一遍一遍刷着五条悟的社媒，发现没有任何更新。如此的日子又过去了三天，直到他突然收到一条新的好友申请，申请中对方用日语备注，说是五条悟的好友。

夏油杰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对着那几个白底黑字看了好一会儿。

悟的好友？悟还有其他朋友？

不，不能这么怀疑，悟这么优秀，肯定身边是不缺朋友的。他点开对方略显朴素的纯白头像，发现对方个人资料少得可怜，倒显得很有神秘感。年龄和自己同龄，性别女，地区日本。是悟的高中同学吗？他心里直打鼓，但还是点了通过。

对方好像就等着他通过一样，立马发来一条消息。

“你好，是夏油杰吗？”

夏油杰忙回了个是。接着又问，是有什么事吗？

对方很快回复：“我叫家入硝子，有急事，是关于五条悟的，你现在方便打视频通话吗？”

一看到和悟有关，夏油杰忙不迭地回复说可以，那边也立马打来一个视频。接通后对面是一个模样秀丽的短发女生，就是神情看起来很是疲惫。

看到夏油杰出现在镜头里时，家入硝子微微挑了挑眉，接着迅速调整好表情：“你好，夏油，我是五条的朋友，你最近一次和五条联系是什么时候？”

夏油不解，但见对方神情紧张，且黑眼圈重得快成熊猫眼，便老老实实回答：“五天前，我和他在学校见了一面，发生什么了吗？”

“是这样的，我其实也不想因为这种事麻烦你，五条悟也不想我告诉你，但是你的联系方式完全是我自己通过特殊手段查到的。”家入硝子一边表面上背着台词，一边在心底翻白眼，这种话傻子才会信吧。

可对面的夏油杰一个劲地点头，看样子是真的信了。五条悟不会喜欢了个傻子吧？家入硝子心想。她咳嗽了两声，继续说：“我不知道五条有没有告诉过你，他几个月前就已经确诊双相了。”

“双相？”夏油杰听完脸色大变，又重复了一遍。

“对，双相情感障碍，也就是俗称的躁郁症。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也很震惊，你知道的，五条家还是非常传统保守的家庭，他们对于自己的继承人有精神疾病这一点讳莫如深，带他去看了全日本最好的精神科医生，得出的都是一样的结果。”

“不……不可能，怎么可能，悟怎么可能会得精神疾病呢？”

“是的，我们也很震惊，”家入垂着头，努力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双相这种病，一旦得了，自杀率极高，而且很难彻底康复。虽然说普遍看来既有遗传因素又有环境因素，不过据医生说，五条的病情是因为受到事件刺激后才产生的。”

“不可能啊，”夏油杰还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悟怎么会……等等，你说他是什么时候确诊的？”

“七月底的时候吧，他突然回了一趟日本，接着整个人就很不对劲，好像丢了魂一样。我知道你和悟的关系，你对他身上发生的事有什么头绪吗？”

去年七月，那明明是自己当时和悟分手的时候，难道这件事给悟留下了很大的刺激吗？自己对此竟然毫不知情，还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个人情绪中。他是不想要伤害悟才离开悟的，怎么现在反而真的伤害到悟了呢？

“我和悟的关系，他是怎么说的？”夏油杰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他恋人啊，他一直都是这么说的。”硝子这句话说的很顺，因为这确实是实话。

“一直……他没有说过我们分手的事？”

“什么！”家入硝子装作大惊失色的样子，“你和他分手了？他从来没告诉我们。”

观察到镜头里自己的表情有些浮夸，她又稍微调整了一下，努力显得自然：“咳咳，那真是抱歉，打扰了，我确实不知道。打扰到你了，我这边先挂断了——”

“等等。”夏油杰赶忙喊住她，“悟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这么着急？虽然，虽然我们分手了，但如果我可以帮上忙的，请一定要告诉我！”

“你，我，唉，你们分手了，这种事本来就不该打扰你了，但是，唉……”家入硝子吞吞吐吐，故作犹豫的样子成功引得夏油杰上钩了。

此时夏油杰已经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知道悟的情况。他急得站了起来，对着镜头鞠躬：“拜托了，请告诉我吧。”

要不是只拿着一部手机，家入觉得对面鞠躬都得鞠到地上了。看逗得差不多了，她也说明来意：“夏油，我们也不想打扰你，但实在是联系不上其他人了。五条的情况很严重，因为他人在美国，所以日本这边的医生只能对他定期进行线上问诊。据医生所说，两天前五条就错过了一次问诊，而且到现在也不接电话，不论是五条家的人还是我们这些朋友，没有一个打得通他的电话。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才想到联系你，看你知不知道五条的行踪，或者说打得通他电话的。”

“我不知道，我得先试试。”

他二话不说地挂断了家入硝子的通话，接着马上试着拨打悟的电话，可打了三个对方都是无人接听状态，他还一连发了好几条短信，询问悟现在在哪里，可不可以回他电话，但也都没有回音。

于是夏油立马又拨通了家入硝子的视频：“不行，我也联系不上他。”

“这可怎么办啊？”家入硝子拿着手机看天看地看草丛，“他不会出什么意外吧，他最近有没有又受什么刺激，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了，就是五天前学校发生了枪击案，他当时制服了歹徒。可他那个时候看起来还很冷静，我没察觉出来他有什么异样。”夏油杰一边回忆，一边在房间内来回踱步。

“没察觉出来是正常的，五条他太会伪装了。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听他医生说过，如果病人面对突然性的暴力事件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正面面对。反而说明病人内心有直面死亡的欲望，也就是结束自己生命的欲望，尤其是如果周围人同样有这种负面情绪，会进一步激化这种倾向。”她说得有理有据，自己都快信了。

“什么？”夏油杰已经被吓得脸色惨白，“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悟会自杀？”

家入硝子看对面整个人都要垮掉的样子，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骗下去了，但还是硬撑着把最后的一点台词讲完：“不好意思，我要去联系其他人了，刚刚打扰到你了。如果五条和你联系一定要告诉我，他现在很危险，我们都很害怕他走上不归路。”

再次挂断通话后，夏油杰觉得自己有些站不住。他已经无暇再顾及那些别扭的想法，他只有一个念头，他必须马上找到悟。

他一边继续拨打着悟的电话，一边冲出自己的公寓。

对于如何寻找悟他毫无头绪，便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先去悟的公寓。

当门打开的那一刻，看到完完整整站在自己面前的悟，对方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一副刚睡醒的模样。

夏油杰气得想往那张漂亮脸蛋上狠狠来上一拳，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因为对方虽然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样子，但眼底却是一片青黑，看起来确实憔悴。他把拳头砸向旁边的墙壁，一边平复着急促的呼吸，一边问：“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看着狼狈的杰，看着额前的头发被汗打湿的杰，五条悟很满意。他在对方察觉不到的时候勾了勾嘴角，接着沉默地往房间里走。

“悟，回答我。”夏油杰看对方不回应，心里又急又气，只能跟在五条悟背后。

见五条悟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夏油杰也急了，他抓住五条悟的手臂，不让他继续往前。

五条悟先是顿了一下，接着回过头，神色淡漠地看着他：“放手，杰。”

这句话却让夏油杰抓得更紧：“我不放，你告诉我怎么了。”

五条悟甩开夏油杰的手，继续往客厅里走。夏油杰也不知道怎么的，脑子一热，再次抓住五条悟左侧的手臂，让他转了个身，接着把他扑倒在了地毯上，两只手撑在他的脑袋两侧，双膝跪地，死死盯着他。

这个举动让五条悟也稍微愣了愣。他是料到自己的举动会激起夏油杰的反应，但没想到对方这么主动，一上来就投怀送抱。

只是夏油杰还没开口说话，他的眼泪就先滴在了五条悟的脸上，刚刚的所有担忧，在此刻都全部变成了委屈，接下来的所有话语都变得毫无气势：“为什么要避开我，悟不爱我了吗？”

五条悟看到夏油杰哭的样子，就知道这场戏是怎么也演不下去了，索性放弃了扮演这位冷漠的恋人，满含柔情的注视着眼前的恋人。

“你觉得呢？”他捧住杰湿润的脸，拍起身子，一点点吻去他所有的眼泪，杰却哭得更厉害了。

他张开了双臂，把夏油杰揽进了自己怀里。

夏油杰这么聪明的人，自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自己中计了。可情绪还沉浸在刚刚的担忧和恐惧当中，而且悟的怀抱是如此的温暖，他一点也生不起气来。

“悟是故意的，悟想看我笑话，”他抽泣着，说话时总是一顿一顿的，于是他又接着补充，“悟一开始就想看我笑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这样，后来也是这样。悟好坏啊。”

五条悟被无端指责，心里也有点委屈：“明明杰最坏好吧。杰明明这么爱我，还自作主张要推开我，我能怎么办，如果我一直对杰步步紧逼，杰只会更排斥我吧，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对待别扭的杰了。杰比起自己，原来更在乎我吗？”

“一直都是这样，我很在意悟。”夏油杰擦掉脸上的眼泪，撑起身子看着悟喜笑颜开的表情，“所以关于悟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

五条悟不说话，就笑着看着他。

“悟根本没有生病，他们说你得双相，我吓坏了。”虽然知道了悟已经没事，可眼泪就像决堤了一样，根本停不下来。他一边用手背擦着不停掉下的眼泪，一边诉说着不满。

“当然没有。”五条悟笑了笑，“可是如果杰再离开我久一点，我也不确定我会变成什么样。”

他拉着杰躺在地毯上，就这样两个并肩躺在一起，相邻的两只手十指相扣，紧紧握着。

五条悟说：“别再伪装理性了，杰。有我在，你稍微笨一点，考虑的事情少一点，也没关系的。毕竟你说过的，我可是尼采笔下的超人啊。”

夏油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碰了两下，算是一个回应。

他接着又说：“杰，这次回到我身边后，就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夏油杰嗯了一声，闭上了眼睛。

是的，夏油杰想，唯一比承认自己的所有何其贫瘠更难的事，是承认自己其实多么渴望拥有更多。那些虚伪的理性都可以作废，他此刻可以坦然承认，他渴望悟的爱，他无法离开悟的爱。

第二天早上是从五条悟的床上醒来的，夏油杰估计是自己昨天在地毯上躺着睡着后，五条悟把他抱上床了的。

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也被换了，应该是悟的衣服。

推开卧室门出去，他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五条悟，他正在晾衣服，他把昨天杰被汗打湿的衣服都洗了。几乎没见过五条悟做家务的样子，夏油杰有些吃惊，一时间忘记了说话。

过了一会儿五条悟才发现夏油杰站在旁边，扭头看见杰的样子后，五条悟突然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

夏油杰百思不得其解，只听对方毫不留情地说：“谁叫你昨晚哭那么厉害，你眼睛现在好肿，现在看起来更小了。”

夏油杰生气地冲进洗手间，用力地甩上洗手间的门，看着镜子里眼睛肿成核桃的自己，觉得快丢脸死了。五条悟一边憋着笑，一边敲门说抱歉，夏油杰本来就经不住五条悟撒娇道歉，很快就开了门。开门后夏油杰有些怨怼地瞪着他。五条悟便捧着他的脸，亲他哭肿的眼睛，言语间是藏不住的雀跃：

“之前不知道，原来杰也会变成爱哭鬼嘛。”

“闭嘴。”听到这三个字夏油杰更生气了。

“我很开心的哦，杰终于愿意把完完整整的自己展现给我看了。”

“我不想在悟面前暴露这个样子的我。”夏油杰说这话时声音还有点小，但还是被五条悟捕捉到了。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五条悟点着头。

“可我不是因为杰完美或者体贴才喜欢杰的，我是因为杰的本身而喜欢杰的，所以你狼狈的样子我也喜欢。”

18.

马上又要到了开学的时间，五条悟带着夏油杰重新回学校办了恢复上学的手续，也帮着夏油杰把行李搬到了自己公寓，算是正式开始同居。在等待正式上课的日子里，夏油杰偶尔去图书馆看看书，有时就在校园散散步，校园很大，但之前他还没有好好走完过这个地方。或者在五条悟公寓附近逛逛，他们会牵着手，从中央公园走到联合广场，从白天一直走到黑夜。

原来以为休学后，时间会慢下来，一直压迫着他的焦虑和忧郁可以消散，他能慢慢找到自己。事实上，休学的日子很难熬，大概也是因为他无所事事吧。人一旦从忙碌的状态脱离，反而更容易掉入精神困境的陷阱。他原来就是这样，以为逃避可以解决问题，以为远离人群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事实上他的症结不在于此。

现在慢慢回到原来的节奏，虽然谈不上回到正轨，但至少是比前些日子有精神些了。本来夏油杰准备立即回到兼职的工作，五条悟劝他再多休息休息，这些事都不用急，他也都听了。有些事情确实急不得，就像他不可能一夜之间便痊愈，只能慢慢飘在人生的河流上，努力减少思虑过重的负担罢了。

在一月下旬的时候，五条悟突然告诉他，因为寒假没回日本，还有些事情要处理要回日本几天，但一会定在杰生日前回来，这段时间就由夏油杰就好好帮忙看家。

上飞机之前，五条悟依依不舍地缠着他说了好久的话，最后要走的时候又说：“杰可不要趁我不在又逃跑了哦。”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夏油杰笑了，刮了刮他的鼻子。

五条悟扑闪着双眼，半抱怨半撒娇地说：“因为杰总是喜欢用逃避解决问题嘛。”

五条悟走后，夏油杰就一个人待在公寓里，闲来无事就帮忙打扫卫生，然后学一些课程内容。专业之外，他也探索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开始不限制地进行广泛地阅读。总体来说，这样的生活虽然平静，但也有些无聊。好在每天五条悟都会给他打视频通话，还会互相汇报一日三餐吃了点什么。

二月一日的时候，悟说飞机晚点了，本来应该下午抵达纽约，结果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了。本来都准备好晚餐迎接悟，食材都买好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夏油杰只能遗憾地把解冻好的牛肉又冻上。自己一个人的话，晚上随便吃点什么就好。

等到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他又给悟发了消息问现在上飞机了吗，五条悟发来语音大吐苦水，说不知道什么原因，飞机还是不能起飞，让杰不用来机场接自己了，先好好睡个觉，明天起床后再联系。

夏油杰也跟着悟说了一下航空公司的坏话，接着看了会儿书，便先睡下了。

他醒来的时候看了看时间，是第二天的早上八点，他伸长胳膊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发现没有什么新的讯息，一时间有些失望。把手机放下后，他又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没有悟在身边，好像连起床都没力气了。

就在他准备再睡个回笼觉时，突然听到屋外有些响动，这使他整个人猛地清醒过来。

是悟吗？可他现在应该还没到美国啊。是小偷吗？不不不，怎么想都不可能吧，这栋公寓的安保完全不可能出问题的。难道是悟认识的人？可如果有人来的话，悟也应该提前告诉他一声啊。

一旦捕捉到门外的声音，紧张感便使得耳朵更加敏锐起来。夏油杰从床上下来，把衣服穿好后又把耳朵贴在门后好好听了一会儿。

声音听不真切，但确实是有人在公寓里面，而且肯定不只一个人。

他感觉自己手心有些出汗，但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夏油杰大着胆子推开了卧室门，就在这时他的鼻子就捕捉到一股熟悉的食物香气，接着声音越来越清晰，几乎可以确定声源是在客厅的开放式厨房那里。

只要再过一个拐角就可以来到客厅，可是他的脚却突然迈不动了。

厨房里有三个人，那三个人的声音对他来说都太熟悉不过。

“欸，这里面还要放柠檬汁吗？”这是五条悟的声音。

“是啊，小杰喜欢酸口一点的。欸，孩子他爸，面应该煮得差不多了，捞出来冷在旁边吧。”这是……妈妈的声音。

“哦哦，好的。”这是爸爸的声音。

夏油杰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似乎要确认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他狠狠掐了自己一下。在通过疼痛确认那就是现实后，他急匆匆地往前又走了几步，拖鞋踏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引起了厨房里几人的注意。因为是侧身站立，悟是最先看到他的。五条悟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碟子，像是正在尝试酱汁的味道，在看到夏油杰后，他倒是自然而然地打了个招呼，笑着说：“杰，早上好。”

他这下看清了站在面前的三个人，不是幻觉，在五条悟旁边的，正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他的父母也说暂时停下了手中忙活的事，妈妈转过头冲他笑着说：“杰，你起床了。今天早上吃荞麦面怎么样？”

夏油杰感觉眼睛有点痒，鼻子也有点痒，看到夏油杰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五条悟了然地放下手里的碟子，走过去抱住了他，把他的身影挡住，擦去了他眼角溢出来的一点泪珠，若无其事地说：“杰，我也学会怎么弄笼屉荞麦面了，下次我煮给你吃啊。”

“杰，你先坐着，这里马上就好。”爸爸正把煮好的面挑出来放在笼屉上，也不忘对着夏油杰说道。

“我……”夏油杰伸了伸手想帮着做点什么，话还没说出口就被五条悟打断了。

“不用你帮忙，你坐下来就好了。”五条悟强硬地把夏油杰拉到餐桌边坐下，自己又回厨房那边去了。

不一会儿，冷好的荞麦面就端了上来，上面撒着掰碎的海苔，旁边的碟子里是妈妈调的蘸汁。他们四个人围坐在餐桌旁边，五条悟坐在自己旁边，不知道是不是在飞机上没有吃饱，现在已经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夏油杰感觉喉咙有些痛，但努力忍住流泪的冲动，朝坐在对面的父母笑了笑，拿起手边的筷子，将蘸了酱汁的面食送进嘴中，在咽下去的时候，眼泪还是滑了下来。

“还合口味吗，杰？”妈妈坐在自己正对面，小心翼翼地问道。

夏油杰只能埋着头，不停把荞麦面塞进嘴里，不住地点头，说不出一句话。

“你原来很喜欢吃荞麦面的，不知道你在美国有没有吃到，”妈妈像是松了一口气，语气也没那么紧张，虽然没有抬头，夏油杰也知道她仍旧注视着自己，“有一年半没见了吧，杰。你在这边也没怎么联络过我们，我们也知道你学习辛苦，所以从来不想打扰你的学习。”

确实如此，在离开日本后，除了节假日的问候，夏油杰便没有和父母有过多联络。在以为自己就要因此受到责备的时候，妈妈的声音轻飘飘的落下：“你瘦了啊，小杰。”

吃完后夏油杰自然而然站起来准备洗碗，却被五条悟一把抢过，一个人端着碗盘就跑去厨房了，留下夏油杰和父母面面相觑。

他只能再次坐下，局促不安地看着父母。他尝试着开口想谈一些轻松的话题，但却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在他开口道歉的那一刻，妈妈也同样说了句对不起。

“妈妈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夏油杰愣了愣，不解地问，“悟对你们说了些什么？”

“其实没什么，”爸爸也摇了摇头，“我们就是觉得……作为父母，我们太不合格了。”

“怎么可能，没有这回事，”夏油杰立即反驳，“不论悟对你们说了关于我的什么事，你们一定要相信，这都是我自己的事，不是你们的错，是我自己的问题。”

妈妈在这时无奈地笑了笑：“那孩子说得没错，你果然会说这句话。”

“什么？”

“五条那孩子，当时就说，不论我们说什么，杰一定会把所有过错都归到自己身上。”

夏油杰转头看向认认真真洗着碗的五条悟，抿了抿唇。

三个人又沉默了好一阵，接着母亲开口说：“杰，我和你爸爸的住的酒店就在旁边，你能送我们走一段路吗？”

“好，”夏油杰答应了下来，“等我先收拾一下。”

等换好衣服从卧室出来后，五条悟正好在卧室门口等他，夏油杰向他说明自己要送父母回酒店，五条悟笑着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并说自己也要好好睡个觉倒倒时差。

在往酒店走的路上，夏油杰走在父母的中间，但走在微微靠后的位置。他们都走得很慢，形成一个钝角三角形。

“杰，这次我们过来，大概待三天的样子。”

夏油杰嗯了一声。

“你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事，我想你也累了，如果你不想谈，我们也不会要求你谈，”妈妈斟酌着措辞，这样说，“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都爱着你。”

“我知道的。”夏油杰十分肯定地回答，“我当然知道。”

妈妈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心疼。

“其实，我们多少也是知道的，子女的行为都是由父母造成，只是我们倾向于逃避这个结论。对你的苛刻，实际上是因为我深知我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有时也会偷偷的怪自己说，为什么你不能生在一个更好的家庭，为什么你是这么一个优秀的孩子，在我这一个普通的家庭，如果你遇到一对优秀的父母，或许你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痛苦。你可以有更多选择，你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你可以活得更自在……”

“不，不是这样。”夏油杰拼命摇着头，“请不要说这种话了，妈妈，我从来没怪过你们。”

“我知道我知道，”妈妈握住了他的手，“我知道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你一直以来都是那么上进和努力，根本不需要我们的鞭策，你总是能取得令我们骄傲的成绩。我和你爸爸都很自豪，有你这样优秀的孩子。但你也要知道，你并不需要一直完美，也不需要一直优秀，你可以变得糟糕，就算你是个坏小孩，我们也仍然是爱你的。”

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也突然伸手握住了他，夏油杰觉得自己好像变小了十岁，或者说二十岁，他好像一下子变成了小孩，在父母手心传来的温暖下，他想，这下他没办法擦掉眼泪了。

将父母送到酒店后，夏油杰看得出他们也有些困倦了。东京到纽约十四小时的航班一定也让他们累坏了，又这么早赶来给他做荞麦面，不敢多打扰父母，想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在他准备离开

时，母亲又一次叫住了他：

“杰，不要对父母都这么懂事啊，对我们你是完全可以任性的。不要什么事都一个人承担，你看，如果这次不是那孩子来找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你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或许，我们也是能预料到的，毕竟在这样的陌生的环境下，你面临的挑战都是全新的。但是我们想装作不去在意，自作聪明地以为你都能应付，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确没有能力为你付出更多，我们只是非常普通的家庭。而且你也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你接触。有时候孩子成长就是这个样子，你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会越来越看不懂你。这让我很难受，但是你必须清楚，杰，我并不需要你回报什么，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已经是一件大事了。”

夏油杰听完后，向父母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了，关于五条悟……”走之前，夏油杰突然想起来，他还不知道五条悟怎么向父母自我介绍的。

父亲点着头，板着一张脸说：“他是个很好的人，他很爱你，我们活了这么多年，自然都看得出来。”

“那你们不介意？”夏油杰稍微有些惊讶，想到五条悟一身惹人生气的本领，竟然连一向死板的父亲都松动了。

母亲笑着说：“那有什么，只要你开心就好。”

看着夏油杰离开的背影，他的父母对视而笑，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个叫五条悟的人来拜访时，他们之间的对话。

面对这个没有邀请的客人，但听说是杰的朋友，夏油杰的母亲端来茶水，为他斟满后，听五条悟道明他的来意。

五条悟对她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杰前段时间的情况，听完后她一时之间无法接受，甚至有些恼怒，觉得眼前这个人是来欺骗她，看她笑话的：

“他从小就一直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从来不用大人操心。街坊邻里都羡慕有这么个优秀的孩子。当时高中的成绩，上日本顶尖大学完全没有问题。但他给自己的压力很大，他想去更好的地方所以选择了留学。他一直都在追求变得更加优秀，其实我们对他没有什么要求，都是他自己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这样的杰，怎么可能会休学，甚至意图自杀呢？您搞错了吧。”

“真的吗？”五条悟突然问，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天然的自信，使他的话语听起来更不像作假。

“当然，我们不会像有的家长一样，逼着他学习，他的所有选择都是自己做出的。”她坐直了身子，梗着脖子坚持说道。

“有时候孩子的性格塑造，并不只是由逼迫造成的，你们对他的关注程度，你们的一言一行，你们的一个眼神，都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小孩子是很敏感的，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只有乖巧懂事，优秀上进才能得到更多的夸赞和关注，他便会不自觉把自己套进优等生的牢笼中，不停

为了达到更加完美而逼迫着自己。而当心中的完美出现裂痕时，强迫性倾向的小孩便会走向另一个自暴自弃的极端。”五条悟说得很是诚恳，并无任何指责之意，“我没有想要讨伐你们的意思，每个父母都是普通人，都不是天生的教育专家，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眼中坚强又懂事的杰，其实比你们想象得要脆弱得多。”

“父母塑造了孩子，却对此毫不知情。”

五条悟来了几次，最后她和孩子他爸商量后，决定相信对方的话，去到美国见上夏油杰一面。

在去往机场的路上，五条悟坐在副驾驶上，他们夫妻坐在后座。说实在的，他们哪里有拒绝的道理，在答应了五条悟过后，对方迅速安排好了一切行程，就连本以为要几周甚至一个月才能搞定的签证，也被轻松解决。

在到达纽约前，杰的母亲一直在反复思考五条悟对她说过话：

“我在一本书里面读到过，儿童的心理发展轨迹很是独特，顽皮、好奇、不懂事，甚至撒谎、‘偷’东西，才是他们健康心理的表现。可在错位的家庭中，父母不能履行成熟父母的职责，孩子就会像个大人，懂事、乖巧、善解人意。但这样的孩子内心极度压抑，总是考虑别人而忽略自己，抑郁、焦虑会成为他情绪的主流，甚至会自杀。”

候机的时候，五条悟就在旁边和夏油杰打着电话，言语间充满了甜蜜。在他挂掉电话后，她主动坐到了五条悟的旁边，尝试与他搭话。

她清了清嗓子，说：“因为你之前说的那些话，我也想了很多。我想起杰从小就很懂事。我和他爸爸原来经常吵架，都是他当我们的粘合剂。他好像天生就能够体察人心，总是知道怎么照顾我们的情绪。又好像天生又一种责任感，要去处理别人的情绪问题。”

五条悟点点头，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这不是天生的。如果从小需求就得不到回应，那么他只会否认自己的需求，一味满足他人的需求。”

杰的母亲疲惫地笑了，接着说：“原来如此……小时候，杰很喜欢吃炸猪排，于是我说，如果这次考试拿到第一，我就带你去吃。我以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现在想来，我已经无形间给他传递了这样一个公式。只有优秀才值得奖励，只有优秀才值得被爱。”

“是这样的，只有符合家长制定规则的行为才被允许，未被允许的则被禁止，这样的依恋关系把孩子物化了。孩子成为父母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工具。情绪需求不能被满足和看见时，不安全型依恋就在你们之间形成并固定下来。而如果你们又经常对孩子表达担心，就会给他形成更大的枷锁。他便只会用优秀来掩盖你们的失望和痛苦，形成一个假性自我。久而久之，他便习惯将那个不优秀的自己隔离起来，追求完美变成了他的安全区。”说到这里，五条悟话锋一转，“不过，我见了你们，很确信你们是爱杰的，杰也同样爱着你们。只是他把爱当负担，把被爱当作一种愧疚来消化。这次你们去美国见他，也不用提太多这些事情，好好陪陪他，和他多说说说话，多听他说说话就好了。”

“五条……悟是吗？”

“是的。”

“你这孩子，和杰同龄吧，怎么讲起话来这么成熟。看事情，比我们这些老头老太还清楚。”

五条悟听到这倒是开心地笑了：“可能因为我是旁观者吧。而且，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懂得这些的，因为我想让杰振作起来，所以我才会去了解，才会学了很多新的知识。在认识杰前，我也不会在意任何人的心理活动，不会在意任何人的过往经历。杰之前还说，很羡慕我这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自信自得。可那种心态也该过去了，和杰在一起，我也成长了很多。”

他说得很轻松，但表情却很认真，像是回想着什么。

“那可真是太好了，杰能认识你，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也很高兴能认识杰呢。”五条悟笑了笑，“或许命中注定，我们要使彼此更加完善和美好吧。”

在抵达纽约后，五条悟把酒店也早就替他们订好了，这对夫妻看着这金碧辉煌的酒店诚惶诚恐，还是杰的父亲豁了出去，下定决心地说：“这个机票钱还有酒店钱一共多少啊，我们待会儿转给你。”

“我不会收你们的钱的。”五条悟帮他们按了按电梯。

“这怎么行？我们是大人，你还是读书的学生。”夏油杰父亲忙摇头。

“你们果然和杰一样，只要别人对你们好，你们会觉得亏欠。但我无所谓，反正我不会收你们的钱的。你们就觉得亏欠好了，反正后面亏欠得还多呢。”五条悟觉得自己的回答已经够有礼貌了，如果换在以前，他会直接说，我家就是有钱，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让杰嫁进五条家你们就偷着乐吧。但他现在变得礼貌了，所以他不会这样说，他可真是进步太多了。

在电梯上升的时候，五条悟突然说：“不过，如果说爱是常觉亏欠的话，那杰亏欠我越多，会不会就更爱我呢？”

夏油杰的母亲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忆着说道：“菩萨说上辈子互相亏欠的人，下辈子一定会还给对方。”

五条悟笑了，斩钉截铁地说：“那我会和杰一辈子在一起的，这是他上辈子欠我的。”

“那你可不要欺负杰哦。”夏油杰母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我怎么可能欺负杰呢？”他不满地撅起嘴巴，“都是他一直在欺负我，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我。”

19.

从酒店离开后，夏油杰很快就回到公寓，时间还是早上十点，他准备就在客厅坐着休息一会儿，有什么要说的都等到五条悟醒来再说。

他先去卧室看了一眼，黑漆漆的房间内只能看到五条悟躺在床上，正当他准备关门离开，五条悟突然出声叫住了他。

夏油杰走到床边，打开夜灯，发现对方睡眠惺忪的样子，看样子是真的挺累的了。

“杰，过来。”可即使是这么困，他也努力半睁着眼，朝夏油杰伸出双手。

夏油杰闻言坐在了床侧，低头笑着看他：“你不好好休息一下吗？下飞机后你就没休息吧。”

五条悟嗯了一声，抓住了夏油杰的手：“好困，杰陪我睡一会儿。”

“好吧。”夏油杰把外套脱掉挂在一边，上到了床的另一侧，五条悟把被子掀开，等夏油杰睡进来后又帮他将被子盖好。

夏油杰自然是睡不着的，但想到看五条悟的睡颜很有意思，于是他便侧躺着面对着五条悟，饶有兴致地观察他的每个小表情。

他放轻了声音问道：“你刚刚没睡是在等我回来吗？”

五条悟点点头，皱着眉头，一副委屈的样子：“其实还有点担心，杰会不会怪我自作主张。”

“我确实很惊讶，”夏油杰实话实说，他主动回握住了五条悟的手，“惊讶都不足以描述，我当时整个人都吓傻了一样。我完全没想到悟会把我的父母带来纽约。”

“杰的生日不是要到了吗？我想了很久应该给你准备一个怎样的惊喜。杰不会因为我瞒着你生气吧。”

“其实我也很想念他们，只是……”夏油杰想起自己还在五条悟面前说过自己想杀死父母的想法，不知道当时五条悟又是怎么看自己的。

五条悟打断他：“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他又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杰一直都是很温柔的人。杰很爱自己的父母，他们同样爱着你，只是你们感情的交流错位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杰不用为此感到愧疚或是什么的，不管你之前对他们的感情有多复杂，这都是很正常的情绪。”

“悟怎么突然变这么聪明了，连人心都可以轻易看透了。”夏油杰戳了戳他的脸颊。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我原来不聪明吗？”五条悟装作有些恼怒的样子，把身子转到另一边，用背对着夏油杰。

“怎么可能，”夏油杰笑着扶住五条悟的肩安慰他道，“我就是突然觉得，悟也太温柔了吧。”

五条悟哼了一声，动了动肩膀，小声说道：“杰快感激涕零吧，你要知道，我真的只对你一个人这样温柔哦。”

之后两人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两句，不知道是不是感知到自己进入了安全区域，五条悟很快就睡着了。夏油杰也没变换姿势，就这样侧躺着，静静看着他。

睡了大约两个小时后，五条悟容光焕发地醒来，看着仍躺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夏油杰，开心地笑了。

恢复了精神后，他们离开了公寓。中午又和夏油杰的父母一起在坚尼街的一家广式餐厅吃了顿中餐，渐渐地，夏油杰和父母的交谈也没那么生硬了。大概是在一点酒精的助兴下，他们不知不觉地聊了很多，从杰的童年趣事聊到大学活动，用完午饭后，他们四人又在下午一起逛了逛曼哈顿南端的一些景点。夏油杰对这边的著名景点之前本就了解过，这次倒像导游一样带着父母好好逛了逛。五条悟就在旁边拍照，有时只顾着自己自拍，有时候也帮着拍几张合影。

在把一些景点都打卡完后，夏油杰的父母也有些累了，便主动提出先回酒店，晚餐就不用考虑他们了，等到明天杰的生日再见。

在一起把杰的父母送回酒店后，五条悟便拉着夏油杰继续在外面乱逛。

2月份的纽约仍旧很冷，即使系着围巾，还是会为迎面吹来的寒风还瑟瑟发抖。因此两个人必须要靠得很近，他们手牵着手，十指相扣，放在五条悟羽绒服的口袋里。五条悟今天出门时穿了个纯白色的羽绒服，人长得也高，如果从远处看，就跟个白乎乎的雪人似的。

走着走着，夏油杰突然开口：“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悟为我做的一切。”

“哦？”五条悟转过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那就多夸夸我。”

夏油杰了然地笑了，他继续说：“我知道，悟思考了很多，为了我也去了解了很多。我那天看到你书架上的那些又厚又大的书，差点以为你要转专业去心理学去。”

“那你现在没有理由去怀疑我的爱了吧？”

“不会了，”夏油杰肯定地回答，“不过，我也想知道，悟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嗯？我的父母？”

“对啊，悟这次回日本，肯定是把我的家底都查了个透吧，我对悟的家庭还一无所知呢，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夏油杰说这话时还故意甩了甩他的手，装作一本正经生气的样子。

“哈哈，这些当然都是可以告诉杰的，那都没什么。杰如果想完完整整了解五条家的话，光我嘴上说肯定不够，你还是得到我们五条家实地考察一下——呀！那打我干什么，我好好说行了吧，好好好我认真说。

“我嘛，和杰不一样，杰生活的家庭是一个很小的三元结构，一个你时常会感觉到逼仄的家庭。但我比较特殊，之前也给杰提过的，我来自一个大家族，父亲是家族领袖，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在我的身边。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宅子里，是那种大到，想抬起头看看天上飞的大雁，都会往后栽倒的程度。我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仆人和侍从，同时也与其他歪瓜裂枣的兄弟姐妹

们一起长大。你可以想象，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照顾我的人太多了，父母的作用反倒显得极其微小。所以，你要问我的家庭，我说不出具体，问我的父母，我更说不出个什么。”

“这样啊。”夏油杰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哦，对了，说起五条家，我这次回五条家的时候，还让我的那些弟弟妹妹们录了一个视频，你看一下。”说着五条悟掏出手机，翻出相册，点开里面的一个视频来。

夏油杰把头凑过来，视频点开，六个脸蛋冻得红彤彤的半大小孩儿站在庭院中，和服上和头发上落了一层薄雪，看得出拍这个视频一定废了他们不少时间。

五条悟伸出手指，挨个儿介绍这个要哭鼻子的是谁，这个脑袋上扎了个冲天炮的是谁，这个这个有什么坏习惯，那个那个一天到晚东想西想些什么。

“这些都是悟的弟弟妹妹？”

“对啊，不过不是亲的，只是姓五条罢了。”

视频中，几个小孩儿被指挥着站成一排，背挺得直直的，七嘴八舌地说着“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等祝福语。这时视频的角度一下子升高，应该是举着镜头的人站了起来，画外音传来五条悟的声音，他急切地说着：“对不对，那些节日都过去了，你们是傻子吗？要说生日快乐啊。”

小孩儿们被呵斥得很不开心，但估计心底还是怕着五条悟，只能撅着嘴不敢发怒。悄咪咪地瞪着镜头后的五条悟，只是这样的神情被记录了下来，倒是十分明显。

在五条悟的指导下，他们终于统一了节奏，齐声唱着生日快乐歌，唱完后，为首的女孩儿估计胆子比较大，喊着悟哥悟哥，问他拍完没有。五条悟的声音又从画面外传来：“着什么急啊，这首歌是送给谁的你们还没说呢！”

于是那帮小孩儿只能又加上夏油杰的名字，重新唱了一遍生日快乐歌。

没想到五条悟还不善罢甘休，继续追问道：“这个夏油杰，是你们悟哥什么人啊？”

为首的小女孩受不了，大声叫道：“是悟哥男朋友！”

她旁边的男孩又纠正道：“不对不对，悟哥说那是他老婆。”

“男的怎么可能当老婆呢？”

“怎么不行，悟哥之前说了，等悟哥当家主了，那个人就是家主夫人呢。”

听到家主夫人后，几个小孩儿又突然战战兢兢地对着镜头鞠了一躬，不太整齐，但毕恭毕敬地祝着未来家主夫人生日快乐。

视频就到这里，五条悟举着手机乐得不行，得意洋洋地说：“本来想明天放给你看的，今天就提前让你感受一下吧，不用太感动。”

见夏油杰不说话，他转过头来看他，发现对方的脸红了个整，连耳朵都红得跟快要滴血似的。

“杰……你是害羞了吗？”

“悟到底对你的家人是怎么描述我的啊！”夏油杰实在憋不住了，甩开五条悟的手，大步往前走着。

五条悟一边笑着一边小跑着上前再次抓住他的手，夏油杰虽然别扭地把脸偏到一边，但还是乖乖地任由五条悟牢牢握着他的手。

他们继续走在街道上，逛到洛克菲勒中心的时候，看到空落落的广场，五条悟有些失落：“前年圣诞的时候，本来想和杰在这里的巨型圣诞树合影，当时错过了。去年的时候，杰又不在我身边。现在好了，圣诞树都被撤走了。”

“毕竟是二月了，总不可能一直庆祝圣诞吧。”夏油杰无奈地说。

“哼，杰就是欠我的。”

“好啦好啦，今年圣诞，我们在这里拍个够好吧。”他讨好地轻轻撞了撞五条悟的肩。

五条悟骄傲地仰着下巴：“那是必须的，不仅要拍好多好多照片，杰之前欠我的，伤害我的，都要一点一点补回来。”

拐过洛克菲勒中心，他们很快看到一个天主教大教堂。

走进教堂后，他们选了一个靠后的位置坐下。在前面，有很多前来祷告的人，他们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小声地念着什么。

五条悟把头枕在夏油杰肩上，问：“杰有什么愿望吗？”

夏油杰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很快说出：“我想让悟永远快快乐乐，无忧无虑。”

“听起来像妈妈祝福孩子的话语。”

“悟要做我的宝宝吗？”夏油杰眯着眼笑着看他。

“咦，杰好恶趣味啊。”五条悟做了个被恶心到的表情，吐了吐舌头。

他们在那坐了很久，不知道怎么的，对着不远处的圣母像，夏油杰突然开始静静地流泪，这使得夏油杰不禁认为，这两天他大概是把前半辈子没有流的泪都流尽了，或许还透支了下半辈子的泪。

“悟，我仍是这样的我。”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五条悟把头从他肩膀上抬了起来，看向他。

“我已经…丢失掉全部的信仰了。悟，我看到神，我只会想质问，我想问为什么。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全是虚无，为什么努力的尽头仍是空。我已经无法再信仰任何大他者，这并不使我清醒，我反而更加迷茫。我以往觉得，只要付出努力，道路尽头总有奖杯。可现在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的天花板，可我不愿意接受，不想流于世俗，拼命想证明自己不同。可我一面又觉得，那是愚蠢的，无法实现的，不由我做主的。信仰是虚假的骗局，任何信仰都是如此，都是由统治阶级虚构的巨大骗局，所有都是假的。努力没有结果，我无法做到我想要的事。可最悲哀的是，我一边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一边又向死而生般执念地走着那条不归路。悟，我想你肯定无法理解，我努力想要好好活着，和我对这个世界的恨意做斗争，尝试去关注生命中美好的事物。我真的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在去做了。

“曾经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盛放悲伤的容器，任何东西折射进我的体内都会蒙上一层忧郁的色彩。我总是感觉到难过，但是我也真的在尝试变得积极。我会好好生活下去的，为了悟，为了我自己。这不是什么誓言，这就是我的决定。”

五条悟紧紧地抱住夏油杰，一字一句语气坚决地说：“杰如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杰也应该相信我的爱。杰应该相信我，杰应该爱我，最重要的，杰应该学会爱自己。”

夏油杰听着，嘴角总挂着若有似无的笑意：“当然，即使我知道人生的尽头是死亡，死亡是虚无，人生就是虚无，可我还是爱着悟。如果没有对悟的爱，我想我真的走不到这一步。”

五条悟帮他眼泪一点点吻掉，他已经学会不再质问杰关于对世界对人生意义的悲哀，他接受杰的悲哀，就如同他接受杰整个人一样。他笑着说：“虽然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提出人生意义的诘问这个行为是有意义的，它冲破了命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束缚，我永远不会因此嘲笑杰。”

“我知道你很努力了。”他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太阳下山了，教堂里的人渐渐变少，很快就要到他们停止对外开放的时间。夏油杰先站起来，转头看向悟，示意他该走了。

五条悟倒是没有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反而狡黠地笑了笑：“杰想不想恶作剧？”

“恶作剧？”

“反正杰也说自己丢掉信仰了，我们就在教堂过一夜怎么样？”

“什么？”

在五条悟突发奇想的提议下，他们偷偷躲在教堂的阁楼，心惊胆战地看着打扫卫生的人路过，接着紧紧抱在一起偷笑。等着夜幕降临，他们小声地聊着天，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睡着了。早晨很快到来，天光透过教堂彩色的玻璃唤醒了五条悟沉睡的眼眸。

他慢慢睁开眼睛，在彩色的光晕下，看着无规则运动的扬尘，它们小小一粒，偶有一次碰撞，却分得更远。

在这样的时刻，五条悟突然如有神助，领悟了关于爱与真理的究极命题。

他想——杰告诉我，人与人之间不可能相互理解，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我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我不同意。

杰可以做他的孤岛啊，那我就做环绕他的海洋。

心里充盈着极大的欢欣与满足，他想告诉自己爱人这个伟大的发现

于是他侧过头，随着目光旋移。他先是看见爱人的发旋，接着看见他爱人的鼻尖抵在他肩膀上，压出一个小小的凹陷，他的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充满香气的，却同时奇异地散发着那彩色的光。

他把怀里的爱人搂得紧了紧。他想他此刻已经不必要再说些什么了。

-FIN-